

南 華 大 學  
公共行政與政策所碩士論文

東石養蚵業的生產與勞動之研究

Study on the production and labor of oyster-cultivating industry  
in Tungshih



指導教授：許雅斐 博士

研 究 生：潘文欽 撰

中華民國 九十二年 六 月 十六 日

南 華 大 學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公共行政與政策 研究所

東石養蚵業的生產與勞動之研究

Study on the production and labor of oyster-cultivating industry in Tungshih

研究生：潘文欽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張雅仲

許雅斐

陳怡伶

指導教授：許雅斐

所 長：許雅斐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92 年 6 月 16 日

## 謝 誌

十多年的求學過程一路走來，期間所需的不匪耗費，在父母與兄弟們的支持下，讓我能夠作為一個專職學生，以順利拿到這學位。然而，在這求學過程中，與家人發生過許許多多不愉快的經驗，也在他們的包容與見諒下，成為過往雲煙，但也因此使得筆者對家人懷有更多的愧意，在此一併跟他們說聲感謝與抱歉，期望能夠與家人和睦相處。

對於在南華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所的二年求學經歷，筆者的指導教授許雅斐老師，從研一不斷的引領、教導，乃至最後對本論文的啟發與鞭策，使得筆者體驗到學術產出過程的投入與辛勞，增加筆者的人生經驗。另外，感謝莊雅仲老師與陳怡伶老師於百忙中特地抽空，替筆者進行口試，讓本論文在兩位老師溫文儒雅的提問與建議下，開拓學生了對本文的視野、省思方向。再者，許任老師、許禎元老師、沈玄池老師、吳冠輝老師、吳東野老師於課業上的指導與啟發；翟本瑞老師課外的幫忙，以及諸位大哥、大姊平日的照顧、指教，讓個人增長了各方面的見聞。促使筆者求學過程所遇到的問題與爭執，在老師、同學（長）與朋友的引領與幫助中，一一釐清與化解，成為個人背後的驅使動力，好以完成本論文的寫作。

此外，平日一般生同學的兩年上課相處，穎超、皇華的借宿、資助場所，為大家開火做飯外，還須接受我們的挑三檢四；衛佐，於老師的狂電後，依然微笑地作為班上彌勒佛；聖凱，課內外的相互討論與切磋；凱雯，突發觀點與迥異見識，爽朗笑聲的回盪於耳，深烙印象中；佳靜，熱心班上的各項事務，都已成為個人研究所求學生涯過程中，難忘的損友與益友。

當然，大學時期的同學，嘉誼、鎮文、柏聰、偉舫於我北上上課、參與研討會時，提供協助與幫忙；時常轉寄郵件的好同學與打工孰識的好朋友，讓我平日能夠減低寫作論文壓力，以宣洩或轉移痛苦的注意力。最後，最佳的好友於我寫作不順遂或煩憤時，聽聽我的抱怨與撈叨，並有時提供個人會被我打回票的意見與看法，來幫助個人論文寫作，真是感謝你了。

潘文欽 辭於南華政策所功能性教室

2003/07/09

## 摘要

本文主以區域發展的研究角度，探討東石地區的發展過程概況，在何種特殊的自然環境、人文背景、國家政策、地區文化因素相互配合與決定下，成為一個養蚵業的專業生產區。然東石養蚵產業的固有特性，讓居民產生了何種生產與勞動意識，而形塑著居民每日的生活行為，使其脫離不了初級產業的生產。

在華勒斯坦的論證中，國家化與全球化的進展下，當愈來愈多的區域被納入資本主義體系中，彼此間的生產關係也趨向於高度階層化，高度密集且集中的生產程序，成為資本與技術集中的製造業，因而技術成為資本累積的關鍵因素，至此中心與邊陲地區的發展關係更趨向兩極化。相反的，一個地區可藉由長期的努力，使其技術與資本達到積累，進而向上晉升。但是本文所探討的東石區域，在作為專業生產區的長期發展下，擁有相當程度的養殖技術，卻未能擺脫邊緣發展的命運，逐漸轉變為核心地區，而驗證了華勒斯坦的說法。

處於資本主義市場區域剝削關係中的東石地區，在邊緣發展政策、超長與緊湊的高強度勞動工時、養蚵產業的固著、技術控制權難以掌握的因素下，失去了對資本的主控權力，造成養蚵逐漸成為邊緣的產業，東石變為邊陲的地區。故，停滯與貧窮在邊緣地區揮之不去，國家意識須有所介入之時，以邊緣地區為主要取向的研究議題，也需要更多的關注，來作為問題意識的背景。

關鍵字：東石、養蚵業、生產、勞動、中心、邊陲

# Abstract

The research is beginning from area development to probe into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in Tungshih. What kinds of “natural environment”, “humanity background”, “national policy” and “area cultural” insurances could make Tuneshmith become a specialization production area. The connatural characteristic of oyster-cultivating industry in Tungshih, development out of kinds consciousness of production and labor militate local people action everyday.

Under the Wallerstein's argument, during the process of nation and globalization, more and more areas go into capitalism system. The production relation of areas tend to highly hierarchical, the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highly congestion and central became industry of capital and technology. Thus, the development ration of core and peripheral tends to polarization. Inverse, an area could go ahead by hard endeavor to accumulate technology and capital. But, the example of Tungshih, under the specialization production area for long time development doesn't out of peripheral development to be a core.

Tungshih is in the area exploitation relation of capitalism market. Under of insurances “Policy of peripheral development”, “labor-times of longer and highly compass”, “infelicity of oyster-cultivating industry”, and “out of technology control”, to loss power of capital control by itself, let oyster-cultivating industry became a peripheral industry and Tungshih became a peripheral area. So, peripheral areas don't out of standstill and poverty, and when national-consciousness will intervene the issues study of peripheral area needs more and more careful to become the background of question consciousness.

Keywords : Tungshih, core, peripheral

#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3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5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	7
第二章 東石區域發展概況 .....	10
第一節 區域歷史發展沿革 .....	11
第二節 清末前與日據時代的發展 .....	16
第三節 光復後的轉變 .....	22
第四節 多重矛盾的地區發展 .....	32
第三章 養蚵產業的勞動世界 .....	35
第一節 東石地區養蚵產業的在地性與封閉性 .....	37
第二節 商品價格鏈與利潤的控損 .....	47
第三節 區域產業文化下的資本積累與運用 .....	52
第四章 在地生產的侷限與突破 .....	58
第一節 商品「關鍵技術」的控制權 .....	59
第二節 「權力」的體現 .....	66
第三節 養蚵產業的固著化 .....	71
第五章 結論 .....	75

參考書目 .....	83
附錄一：東石蚵仔生產過程 .....	88
附錄二：東石蚵仔銷售過程 .....	89

# 第一章 緒論

牡蠣（蚵仔）為我國淺海養殖漁業中重要的一項，根據文獻記載，台灣地區養殖牡蠣已具有超過三百年的歷史<sup>1</sup>，養殖的品種以類似真牡蠣（*Crassostrea gigas*）為主，現今養殖區域主要分布在台灣地區的西南沿海 - 北起新竹縣之香山，南達屏東縣之東港<sup>2</sup>，外島為澎湖及金門等地<sup>3</sup>。尤其以嘉義縣布袋與東石的海域，因外有外傘頂洲作為天然屏障、沿海地區的無工業區設立，海域污染相對較少，牡蠣受到污染情況也就相對較少，故最適合發展牡蠣養殖<sup>4</sup>。

據漁業年報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地區牡蠣年產量在民國六十一年為 14,948 公噸，至七十三年產量高達 29,042 公噸，此後產量有逐漸下降的趨勢，在八十年的時候為 24,990 公噸<sup>5</sup>，然至前年（九十一年）的牡蠣產量為 19,573 公噸，產值將近 22.4 億元。其中嘉義縣牡蠣產量為 7,021 公噸，佔三分之一強，產值為 9.8 億元<sup>6</sup>。如此的高產值支撐著嘉義縣東石、布袋一帶從事養殖牡蠣的人家，以及與牡蠣養殖相關的產業活動 - 貨運、生產原料的供給者、浸水、盤商、冰廠、日常生活必需品、剖蚵者 ..等，形成一個嚴密的產業網絡。

然而，為何自民國七十三年之後，牡蠣的產值直線上升，產量卻呈現下滑呢<sup>7</sup>？簡單地說，牡蠣產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在於，隨著國家經濟建設的

---

<sup>1</sup> 養殖起源主要說法為二：一、為相傳在三百多年前，由大陸地區傳至彰化鹿港；二、據萱場三郎（1899）的調查，在三百年前（原寫 180 年前）由大陸泉州人至台灣從事漁業，而將牡蠣養殖首先帶至嘉義地區，是為台灣養蚵事業的開始。胡興華，「台灣海洋養殖的先驅 - 牡蠣（上）」，*漁業文化*，第 106 期，1995 年 7 月，頁 44。

<sup>2</sup> 曾文陽，「淺海養殖牡蠣」，*中國畜牧雜誌*，第 7 卷第 2 期，1975 年 7 月，頁 18。

<sup>3</sup> 原本台北縣的淡水地區，亦有牡蠣養殖的事業，然後因淡水航運的商貿的頻繁，環境氣候不如中南部，無法與其他地區競爭而逐漸萎縮。胡興華，「台灣海洋養殖的先驅 - 牡蠣（中）」，*漁業文化*，第 107 期，1995 年 8 月，頁 34。

<sup>4</sup> 尤其以嘉義縣之布袋與東石一帶，有外傘頂洲之天然屏障，較少污染，最適合發展牡蠣養殖。黃政賢，「台灣『淺海養殖 - 牡蠣』之現況與問題」，*產業經濟*，第 67 期，1987 年 2 月，頁 30。

<sup>5</sup> 劉莉蓮、宋克義 主筆，陳章波 指導，「台灣牡蠣養殖改進的可能方法」，*中國水產月刊*，第 472 期，1992 年 4 月，頁 5。

<sup>6</sup> 請參閱：漁業資訊服務網，*漁業統計年報 91 年版*，(<http://www.fa.gov.tw/tfb7/2002c/08cc.htm>)。

<sup>7</sup> 由民國 58 年 1 億 2 仟萬元至 64 年增加到 8 億元，平均每年產值增加一億元，成長非常迅速，到現今的 22.4 億元。陳清春，「台灣牡蠣養殖之經濟分析」，*台灣土地金融季刊*，第 15 卷第 2 期，

發展，區域人口流向都會區，造成該產業的勞動力不足，使得牡蠣產量的下降；再者，各縣市工業區的設立，廢水排放至河川，造成養殖海域的污染，牡蠣進而受到污染，使得牡蠣污染事件的相關報導或研究，層出不窮。如香山、金馬牡蠣污染嚴重<sup>8</sup>；英學術期刊披露台灣牡蠣致癌風險為美國標準 500 倍<sup>9</sup>；牡蠣污染報告、重創交易價量<sup>10</sup>..等報導；香山養殖牡蠣重金屬含量和生長環境之關係<sup>11</sup>、茄苳海域牡蠣養殖研究<sup>12</sup>、台灣西部近岸海域重金屬之研究<sup>13</sup>..等研究；另外，由於養殖海域環境的變化，使得某些區域不再適合養殖牡蠣，如上述的淡水地區、高雄的近岸海域。但是，隨著國民生活水準的提高，以及牡蠣零膽固醇、高蛋白質的消費形象下，牡蠣的需求量逐年增加，致使牡蠣價格上升<sup>14</sup>；因此，牡蠣的單位價格相對上升，使得牡蠣產值也相對直線上升，至九十一年已有 22.4 億元。

自民國六十七年起，在「中央加速農村建設計劃」輔導嘉義漁民從事深水牡蠣養殖以來，外傘頂洲的天然屏障、漁民的投資意願<sup>15</sup>、區域內無工業區、牡蠣價格的上升..等等因素相配合之下，成為全國牡蠣產量最高的縣份，佔有三分之一產量與近一半的產值，其中，布袋、東石即為此養殖海域內最重要的兩個養殖區，而以「東石蚵」更是聞名全台。如浸水工人所聲稱的 - 「像台南的蚵仔，這兒的人去台南買，再載來這兒處理，也有別縣市載來處理的，高雄來的也有。」<sup>16</sup>，牡蠣不怕出身低，藉由東石泡水一遊的經歷，拉抬價格，也顯示『東石蚵』的不凡身價。

---

1978 年 6 月，頁 82。

<sup>8</sup> 曹以會，「香山、金馬牡蠣污染嚴重」，*中時晚報*，2001 年 1 月 09 日。

<sup>9</sup> 曹以會，「英學術期刊披露台灣牡蠣致癌風險為美國標準 500 倍」，*中時晚報*，2001 年 1 月 09 日。

<sup>10</sup> 地方新聞新記者，「牡蠣污染報告 重創交易價量」，*聯合報*，2001 年 1 月 11 日。

<sup>11</sup> 曾鈞懋、魏慶琳、毛鵬程，「香山養殖牡蠣重金屬含量和生長環境之關係」，*台灣海洋大學學刊*，第 31 卷，1993 年 9 月。

<sup>12</sup> 李宗霖、莊美英，「茄苳海域牡蠣養殖研究」，*漁業推廣工作專刊*，第 10 卷，1993 年 6 月。

<sup>13</sup> 洪楚璋、蔡敬弘，「台灣西部近岸海域重金屬之研究」，*中華民國環境保護學會*，第 14 卷第 2 期，1991 年。

<sup>14</sup> 何雲達、郭仁杰、陳鴻議，「牡蠣養殖之生產經濟分析」，*水產研究*，第 6 卷第 1 期，1998 年，頁 55。

<sup>15</sup> 世征，「牡蠣深水式養殖成功」，*今日經濟*，第 183 卷，1982 年 11 月，頁 23-25。

<sup>16</sup> 轉引自：柯呈枋，*非正式經濟之部份工時勞動者—嘉義東石漁村之個案分析*，(嘉義：中正大學勞工所，1998 年)，頁 94。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一、 研究動機

區域常被視作居民與特定地區之間文化關係的一種特別集合空間，且此空間為社會關係運作、社會內部的支配與作用力下的產物，在各種因素互動下，成為一個變遷的社會動態過程。因而在一個地區的社會變遷過程中，其地區產業發展、居民意識、地區文化、國家體系的運作，皆可對地區社會的發展變遷，產生相當影響性，因而可就這些因素的探討來加以釐清一個地區的發展與變動。

對應於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的變動，華勒斯坦（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World-System）論可算是理論研究的先驅。他認為，資本主義世界乃是一個由「階層性」（hierarchical）的經濟體系所建構起來，且在該經濟體系之內，所謂的邊陲（peripheral）地區或國家能可經由一段長時間的努力，而達到技術與資本的積累，進而使其本身往上一層級晉升，以擺脫「低層次性」的生產與「剝削」（exploitation）的情況。相對來說，核心地區挾著不斷進步的科技、雄厚的資本與廣大市場，與邊陲地區所生產的初級性產品，藉由各種不同的交易形式來進行不平等交換（unequal exchange），從邊陲或落後地區獲取大量且低廉的日常必需品、初級的加工產品或低價位的各式勞務；邊陲地區或國家，從先進國（地區）進口各式技術（先進國「地區」淘汰的技術）、高層次的工業產品或接受跨國公司在當地建立或投資生產，在不平等的交換關係下，進而使邊陲地區（國家）的勞動者或生產者，持續從事「低層級商品」生產活動，或僅提供初級的原料與農林漁牧產品。

東石養蚵業所呈現的，是否就是邊緣地區與初級產業無法掙脫的不平等壓迫？近一、二十年內，台灣地區有近三分之一以上的牡蠣，主要產區為嘉義縣，其中又以嘉義縣的東石、布袋兩地最為集中。做為一個高產量與高產值的專業養殖區域，為何東石「必然是」落後發展的區域？是否有如華勒斯坦所言，東石地區在不平等的交

換關係下，它不斷陷於低度發展的循環中？果真如此，那麼東石地區與國家資本主義市場的成型，又有何關連？

再者，國家公共建設對一個地區的投入，使一個地區的發展，足以產生重大效應。東石地區「港口」的設立，又會對此區造成如何的影響？國家經濟的轉型，資源的集中，對於一個低發展的地區，對當地的社會產業的發展，是否又更進一步造成經濟、社會、文化資源分配不均呢？

然而政府目前於當地設有一所國民中學，與數所國民小學，可知對於地區的基礎教育，所投入的心力與資源亦不在話下，提供的教育機會亦為平等，但這樣的教育投資，是否能有其相對產出！？對於地區居民而言，可否有實質的助益？於地區的發展過程中，政府對於當地居民教育重視的程度為何？

## 二、 研究目的

嘉義縣東石地區的開發，早在明末清初之時<sup>17</sup>，已有漢人自中國大陸渡海來墾，先人更是早以養蚵作為重要生計來源的收入。所以，對於此地區的開發與地方產業的發展，我們不得不承認其有相當長的一段歷史。然而在如此長時間的發展與開發下，東石地區由目前的情況來看，其仍然是處於國家體系中的「邊陲地區」。專業養蚵的興盛，是否就是區域衰亡的源頭？在地文化的凝滯固著，是不是註定了它的貧乏與老化？

故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從文獻或是訪談資料中，找出東石地區，處於何種特殊的人文、自然、社會環境，使得居民從事養蚵為業；再者，尋找出東石地區的「專業化生產」是在何種的時空背景下養成？為何在長時期的發展下，卻仍然無法擺脫一級產業的生產模式，而只是停滯在所謂的一級產業的養蚵生產上。

此外，本論文也試圖在台灣資本主義社會中，邊陲地區的蚵仔生產者，是如何因應核心地區的消費者、販賣者，透過商品的價格鏈，以造就生產者的資本積累，而生產者又將其積累的資本花費在

---

<sup>17</sup> 請參閱：東石鄉公所，*源起*，( <http://www.tungshih.cyhg.gov.tw/> )

因科技的發展，所運用的新技術，促使該產業的勞動者「願意」再投入一級產業的生產關聯因素，也就是所謂促成養殖者「再生產」的勞動「內部」與「外部」因素。

同時，本文也探討當地養蚵產業，具有何種在地產業特性？在地產業的特性，又如何形塑當地養殖者的勞動意識與時間？且在地化產業的專業分工下，所產生的當地社會網絡與結構為何？對當地養殖業者產生何種影響？

再者，東石地區作為國家體系當中的一環，國家政策在核心與邊陲的關係發展、邊陲地區勞動者的勞動保障、政府的相關法令與政策應扮演了何種角色？國家政策是否導引了在地產業發展的方向與方式？這些都是本論文試圖探討的主要課題。

另者，政府在東石地區對於教育的投入資源，在這資本主義的社會體系中，居民能否由教育中習得相關技術或技能的訓練，而跳脫初級產業的生產勞動？在當地居民眼中，「教育」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又為何？教育能否提供了實質的助益？居民對於教育的需求，又將帶來何種的意義！？

##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一、 研究範圍

現今台灣地區的養殖區域主要分布在西部沿海 - 北起新竹縣之香山，南達屏東縣之東港<sup>18</sup>，外島為澎湖及金門等地<sup>19</sup>。養殖區域分布之廣，西部靠海的各縣市幾乎都有養殖牡蠣此一產業，產業相關勞動者，為數不少。本論文的研究設定在東石地區，主要是為了筆者的地利之便，可對此區採實地觀察與田野訪談。訪談所做的田野筆記，則有助於以第一手資料直接瞭解此地養殖勞動者，以及她們對此種產業與勞動方式的看法，分析他們為何繼續從事此一產

---

<sup>18</sup> 同註 2。

業的主要因素；再者，其所從事勞動所獲得的蚵仔（產品），是如何透過資本主義商品鏈的運作，從而鏈結到國家的主要消費市場（核心地區），使蚵仔成為全國核心地區的消費品。再者，作為全國三分之一牡蠣產量、二分之一產值的嘉義縣濱海地區之一，比起相同臨海的布袋，東石擁有更多從事一級產業的生產者，其中海面養殖也高出布袋，因而更適合選為此一產業的分析地區。

## 二、 研究限制

本文研究主題的設定，在於能夠呈現當地民眾的勞動生活型態，從事經濟生產活動的概況，以求能完整詮釋當地民眾的日常經濟、社會、文化的各個面向。然而，採取了訪談的研究法，最容易被挑戰的不外乎「資料解讀的價值中立」問題，因而筆者採取訪談的方式為，輔以錄音的方式，期能在整個訪談過程能不出現過大的瑕疵或減少語意的理解與認知；但在此又將面臨到文字的謄寫與轉換的爭議，故採取「音同」的方式來表達出受訪者的原意，期許「原意」不被扭曲，能更加完整呈現訪談者的語意表達。

在訪談的另一個問題，訪談樣本的取得與代表性，因而筆者採取的方式將為實際的觀察，輔以資料，以避免所謂的代表性不足問題（因有些人職業是登記為漁業，然而與真正養殖蚵仔的生產者，其中又有極大的差異），並尋求地方的長者，以做為先前地方發展實際情形的反映。

一般而言，在訪談過程中的一大重要步驟，是先行紀錄受訪者所說的話，然後本身對訪談的資料再進行小心地解讀與分析，力求達到最高的可信度，貼近研究主題的分析。

再者，對於公務機關的打擾，除感謝其合作與資料的借閱，能讓筆者取得或閱讀了保存不易，歷史年代較為久遠的書籍，以能夠對地區早期的發展狀況與相關資料，可有一較為深入的了解與剖析；但也非所有的歷史資料與早期書籍，皆可完整的保存，如有破損或失頁，亦是使得資料會有所彌失不足之處，是令人惋惜之事。

---

<sup>19</sup> 同註 3。

筆者本身所通曉的語言亦為研究上的一大憾事，對於日文資料、或更早的典籍，如荷據時代、或古文書籍語意上的解析，令筆者無法知曉全意，取得較為完整的資料、書籍其中之意思，只能從筆者易懂與易於了解的部份加以研讀或為取用；亦或是採用二手的資料，減低了本研究地區更早期或更詳盡的歷史發展資料。

在此研究主題的設定之下，大環境的轉變，經濟的發展，人民的勞動意識與在地文化形式等，也都會對整個產業的長期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力，然而這些因素，又非筆者能夠透過文獻的分析即可完全的體現的。所以，對於這些大前提的影響因素，於本文的寫作與真實體現，則又是另外嚴重的外在限制因素。

###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 一、 研究方法

在國內，關於研究或採用世界體系（World-System）理論的研究論著，可謂相當繁多廣泛，如許嘉猷對世界體系理論的評介<sup>20</sup>；胡克威理論上的傳承<sup>21</sup>；林志遠論理論的方法與內涵<sup>22</sup>，然而將世界體系的理論運用在區域專業化生產（regional specialization）的研究，相形之下，又可說是少之又少，如國立師範大學的曾繡吟<sup>23</sup>，也只有少部份心力著重在專業生產區上，卻未連結到與區域發展關係的互動上。因而限於研究資料的取得與參考問題，所以筆者將採取以下的方法來進行。

#### 1. 文獻分析法：國內由於在世界體系的研究論著可謂相當多，但

---

<sup>20</sup> 許嘉猷，「世界分工與國家發展 - 世界體系理論的評介」，*思與言*，第 20 卷第 1 期，1982 年 5 月。

<sup>21</sup> 胡克威，「世界體系理論初探 - 學術傳承與基本論點」，*思與言*，第 21 卷第 6 期，1984 年 3 月。

<sup>22</sup> 林志遠，「試論華勒斯坦其世界體系理論的方法與內涵」，*社會研究*，第 1 卷，1989 年 6 月。

<sup>23</sup> 曾繡吟，*五井鄉芒果產業之地理研究 - 專業生產區的形成與運作機制*，（台北：國立師範大學地理學系，1997 年）。

大都是著重是理論的評論、大範圍的研究、或是運用在高科技產業的研究上。但因本文將適度運用世界體系理論，所以在理論的認知與詮釋，將可藉重於先前學者的研究。然而本文的另一重點在於東石地區專業化生產因素的探討，所以對於在地產業的歷史資料、產業統計、相關文獻等方面，先有廣泛的收集，爾後深入的解讀與分析所收集的資料與文獻。找出地區的歷史發展與沿革為何？分析地區整體的自然環境狀況為何？產業的發展情況為何？

2. 訪談與觀察法：由於本文的研究區域設定在東石地區，針對當地養殖牡蠣的生產者的看法與認知，筆者將在研究場域中，採取隨機的方式，尋找幾位東石地區的牡蠣養殖生產者，加以進行訪談與深入了解當地在日據時代或更早之前的生活環境為何，地區爾後的變遷情形，找出東石地區從先前的清領時期、日據時代，到後來的台灣收復至今，整體的公共建設、教育情形、家庭狀況。

另者，筆者實地的觀察紀錄當地養蚵產業特性、生產者的勞動情形、生產者兼業的勞動機會、產業分工情形、地區的文化認知。以瞭解當地養蚵生產者的勞動有何特質？何以有如此的特質？產業何以如此的分工？

3. 比較研究：台灣在歷經五十幾年的經濟發展，從開發國家將邁入所謂的已開發國家，然而我們在這一過程中所慢慢浮現的經濟、社會、福利等問題，在所謂的先進國家如英、美、法、日等國，也都早已經歷過與我國相同或是雷同的問題，因而這些國家的學者的研究成果，將可藉為我國在處理或是研究相同或相似問題的一個參考點，以使得我國所產生的問題更能夠真實的呈現出來，解決方法的更加多元化，釐清本人思考的疑點...等。

## 二、 研究步驟

由於本文題目的選定，所選用的研究方法，以所謂的文獻分析

法、訪談法、比較研究法等方法來進行。故筆者在對於本文的研究，所採取的步驟主要為：

1. 首先，對於東石地區的養蚵產業人口數概況、地區的開發歷史起源、教育發展的概況、養蚵的歷史起源、產量、銷售情形等作一分析與解讀，用以釐清東石地區自開發以來，地方的產業結構與人力運用情況，轉變為何，目前地區發展又是為何。
2. 再者，對於世界體系理論中的核心/邊陲（Central-peripheral）概念的國內相關研究，進行深入的研讀與轉用，用以回顧與找回理論的侷限性何在，釐清哪些著作可供筆者的論文寫作資以參考；並於文中以利理論與研究實例的運用，檢視東石地區的發展，達到本文的研究目的。
3. 針對文獻深入分析後，用以找出東石地區為何人民專以生產牡蠣作為主要的生計來源因素，其在地環境侷限，地區各級產業發展狀況；並試圖釐清東石此一邊陲地區的發展是否有受核心地區（消費市場）的牽引或影響，找出用以形成所謂的養蚵專業化的生產因素。
4. 對於東石地區的養蚵產量，由原本全國第一，到後來養蚵人數的減少，產量也相對的銳減，其中的沒落因素何在，也希從文獻的分析探討中，了解在地產業的勞動特性與內部分工。並且筆者實地的觀察紀錄，養殖者的勞動情形、產業的在地化狀況、地區整體的環境；隨機訪談地方長者，深入解讀訪談所得資料。
5. 對於東石地區在地專業化生產因素，與世界體系的連用，用以檢視華勒斯坦的不平等交換關係，於東石地區的研究是否可行？再者，探討國家政策介入地區產業的發展，所引發的相關問題。區域發展內部所潛藏的衝突矛盾有其複雜的生成背景。但是，無疑地，在國家化的過程中，區域之間的差異被強化，社會資源的分配不均，往往使得邊緣者更邊緣，甚至陷入貧窮落後的困境。

## 第二章 東石區域發展概況

東石庄內一年一度的全庄性大拜拜又再度來到，全村進入準備拜拜的繁忙景象。午後，廟前的廣場上擺滿桌子，貢桌上置放了玲琅滿目的貢品，種類與數量之繁多，有的是傳統物品，如土豆酥、魚塊、蕃薯餅等；或是現成的餅乾、罐頭食品、飲料、水果等。往廟裏走去，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各是手中一炷香、或為雙手合十，面朝本次慶典的主神拜了再拜，嘴裡念念有詞，鞠躬又鞠躬，好不虔誠，人潮川流不息，形成人擠人的場所。向慶典主神祈求完後，居民也會順便再向一旁其他的神明，合十祈禱，祈求平安順遂。等所有的參拜儀式完成，居民拿起放在桌子一旁的紙錢，往所謂的「金爐」而走去，將個人供獻予神明的「錢」，往火爐中丟去，或放置於一旁，堆積如座小山，以等待此次的慶典中，少許「義務」幫忙的民眾處理焚燒，然而抬頭往上一看，金爐上方的排氣口卻早已冒出熊熊的火光。

這景象反映目前台灣一些濱海地區的地方宗教活動，訴說著台灣早期西南部較早開發與發展的地區，承襲至今的文化脈絡。這些地區依靠著「天然港口」的地理因素，再加上來自大陸地區拓殖先民的「人文條件」，或是與鄰近地區的「需求關係」，而發展出興盛一時的貿易交易，然在歷經甲午戰爭與國共內戰的時代趨勢後，台灣地區原本興盛繁榮的早期開發區域，變成今日的落後地區，如艋舺、鹿港、安平。然而這樣的轉變，其促成因素何在，只因是其天然的地理環境因素不再？兩岸地區的交流斷絕？還是地區人民的不能思變？一如蔡詩萍所謂的「不正是各種投資投機的管道，才讓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流動，變得更為快速而多元嗎？」<sup>24</sup>也就是為何地區社會無法經由其他管道或方式，而呈現出「多元性與多樣化」的資本主義社會或開發，卻任由地區的沒落或是經濟沉淪。亦或是投機（賺錢）在一個要求人人安於本分的傳統社會，很不自然要蒙上不道德色彩<sup>25</sup>的話，透過社會的「集體性」，對於地區人民產生作用，起了約束之效，讓民眾不敢去嘗試更快速的

---

<sup>24</sup> 安德烈·科斯托蘭尼 著，唐岫 譯，*一個投機者的告白*，（台北：商智文化，2002年4月），頁21。

<sup>25</sup> 同前註。

積累資本方式嗎？

再回顧現今台灣地區的其他地方，屏東縣的「東港」、雲林縣的「濱海地區」、台南縣的「玉井鄉」、「安平港」，這些地區的發展過程中，也都有過輝煌的漁業產品外銷出口紀錄或發展歷史，如西元九十年代東港與雲林的「鰻魚」外銷日本，促使地方繁華一時，如今也因此一產業在他國的蓬勃發展或本國內的養殖成本因素，造成這些地區從彼時的繁華，到現今的地方沒落，產業發展毫無生機可言。

位於嘉義縣西部濱海地區的東石，是否也面臨著上述的類似狀況呢？由清代著稱的三大港之一，對外（以大陸地區為主）的貿易量並不在少數，曾經繁華一時的地區，變成今日滄桑衰蔽的「邊陲」漁村，兩相對照，今非昔比。與其他地區相同，因泥沙的淤積，貿易的斷絕，也逐漸地走下坡。在這沒落的轉變過程中，是因國家體系公共建設對此地區的忽視？還是本地區的人民不思改變？地方就業機會的缺乏？再者，在這地區的轉變過程中，曾轉型為一「專業化生產」的區域，而以「東石蚵」的美名聞名全台，然而現今又面臨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國外產品的進入台灣相競爭的困境，牡蠣（在本文中將與「蚵仔」同時混用）的污染事件<sup>26</sup>與區域性的二、三級產業的發展不足，對本區來說，更是雪上加霜。此一轉換為「專業生產」的發展過程究竟為何？轉變過程因素為何？

## 第一節 區域發展的歷史沿革

一個地區的發展源起，拓殖先民的來處，闡釋著居民賴以維生的生活技能，與其代際相傳下來的生存知識與經驗。當其地區人民為「生存」而奮鬥之時，原本的技能或技術，將會是他一個出發的重要起點。但是這也明示出「為生存」，生活在特定文化環境者，沒有能力提煉出更為複雜細膩的視野，其原因在於他們必須全神貫注，解決他們物理上的存活問題<sup>27</sup>。

除了「在地積習」之外，另一個侷限則來自國家化過程中的資源分配。

---

<sup>26</sup> 相關報導可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這絕對是合理的懷疑-香山牡蠣污染事件*，  
(<http://life.nthu.edu.tw/~labtcs/1s2143/Green.htm>)

<sup>27</sup> 轉引自：湯林森 著、馮建三 譯，*文化帝國主義*，(台北：時報文化，1994年)，頁 205。

然而國家政策的發展與公共建設，也將是意味著一地區在國家體系中所佔的位置與其重要性。因而一個地區公共建設的發展與否，除了表示出國家「控制權力」的延伸性之外，更是攸關一個地區未來的發展性。

## 一、地名的來源與演變

明末清初之時（西元 1683-1722），有吳、黃兩姓的先民，由福建晉江縣「東石」渡海移殖來台，以捕魚養蚵為業。而先民為表示對故土的眷念，因而將拓墾之地，名為「東石」<sup>28</sup>，與福建的晉江縣「東石」血緣相連，卻隔海相望。但也因先民對於故鄉事物的不能忘卻，無形之中增加兩地物品交流的機會與貿易量。在此情況下，跨區域流動者若為無資產者，勢必將其原本在大陸地區，已熟悉的生活技能，出售其勞動，一併帶來台灣，做為生存下去的重要手段。

昔日東石地區墾殖之前，雜林與荒草叢生，而聳矮茂列，其間有幾株高樹露頂形狀如猿，迎風搖動幻同山猿嬉樹，帆船之把舵者卻以此雅景作為認識航路入港之幟，故又稱為「猿樹港」<sup>29</sup>。

依據歷史資料的記載，東石地區自西元 1683 年起才有漢人大規模自大陸渡海來此拓墾，在此之前，此地區可說尚無所謂的正式發展。然在明鄭時期<sup>30</sup>，其被劃歸為天興縣所轄，但卻無墾殖的事實（未派有關官兵進行屯墾），故也只為一蠻荒之地，相關的發展直待清初「納入」版圖後，才謂有正式的展開。

時至清朝，康熙二十三年（西元 1684 年），台灣版圖收歸於清朝，置台灣府，隸屬福建省，下設鳳山、台灣、諸羅三縣<sup>31</sup>。自此以後，東石地區已被「納入」國家體系的正式管轄範圍之內，須向統治當朝「納稅」<sup>32</sup>，遵守當朝所訂的相關法令，當朝若想加強對此地區的「控

<sup>28</sup> 嘉義縣政府，*嘉義縣綜合發展計劃-鄉鎮發展綱要計劃（三）*〈〈新港鄉、六腳鄉、東石鄉〉〉，（嘉義縣政府出版，1997 年 7 月），頁 9-1。

<sup>29</sup> 同前註。

<sup>30</sup> 明鄭時期乃自西元 1661 至 1684 年，其在台期間設有一府（承天府）二縣（鳳山縣、天興縣），於西元 1664 年將二縣陞為州（即鳳山州與天興州）。

<sup>31</sup> 賴子清、賴明初等纂修，*台灣省嘉義縣志（二）*，（嘉義縣政府：成文出版社，1977 年 3 月），頁 6。

<sup>32</sup> 清初三縣比照鄭氏時期徵收漁稅，蠔以條計，每條收稅八兩四錢，台灣縣 9 條、鳳山縣、諸羅縣各 8 條。同註 1，頁 43。

制」或徵納「稅賦」，則需加強對當地的基礎建設，才得以達成其目的，否則將極其不易。

甲午戰爭<sup>33</sup>後，台灣治權轉於日本帝國，日本為便於對台的統治，故對於台灣的行政區劃更加積極（由其區劃名稱的更迭快速可見一斑）。明治 29 年（西元 1896 年）時，分台灣為台北、台灣、台南三縣及澎湖廳，將東石地區改為台南縣嘉義支廳下的大坵田西堡所屬<sup>34</sup>，下轄頂東石庄、塭港庄、三槐厝庄..等 30 個庄<sup>35</sup>，所轄的範圍達三十三方里<sup>36</sup>。明治 30 年（1897）時，又將雲林與嘉義支廳合併為嘉義縣，東石轄於嘉義縣樸仔腳的大坵田西堡內<sup>37</sup>。相隔 12 年後（1909），將東石改為由嘉義廳的「東石港」支廳所管轄<sup>38</sup>，可見在日據時代，對於地方行政劃分之細膩，東石地區在此時的國家體系當中，也因其作為一「天然港口」的因素，再加上地區貿易的關係，在國家編制中慢慢以港口因素漸露出頭角，而佔有相當的地位。

再者，至日大正九年九月（1920）時，總督田健治郎改廳為州，將東石郡改為由台南州所轄，東石庄下屬於東石郡中，面積為五 0 五方公里.七 0<sup>39</sup>。直至日本投降之前，東石地區的名稱與其上屬機關，就已無任何的變化，可知在此時期的發展上，東石地區已經呈現出停滯狀況，並未因「港口」因素的發展，而在國家體制的編排中，又更往上一層級。

然日本戰敗（1945）投降後，1950 年 9 月依據簽訂的舊金山合約內容，日本放棄對台灣的主權，也意謂著將其歸還於中國（先接管後談合約，並本文不談相關的國際或國家政治問題）。故台灣的地方區劃，自 1945 年之後，又改以接受中華民國的制度劃分，因而東石地區的名稱與上屬機關，自此為另一番面貌。

光復之後，依據「台灣省省轄市組織暫行規程」，將日據時代的

---

<sup>33</sup> 甲午戰爭為西元 1894 年 7 月，清廷與日本所發生的一場攸關台灣五十年歷史的一場中日戰爭。

<sup>34</sup> 同註 31，頁 73。

<sup>35</sup> 同註 31，頁 22-23。

<sup>36</sup> 東石郡役所編，*東石郡要覽*（一），（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 年 3 月），頁 1。

<sup>37</sup> 同註 31，頁 73。

<sup>38</sup> 同註 31，頁 75-78。

<sup>39</sup> 同註 31，頁 78-79。

五州、三廳、十三州轄市區域，劃為八縣、九省轄市及二縣轄市。東石屬於台南縣，並把原本的「庄」，改為「鄉」<sup>40</sup>。自此之後，東石鄉的名稱正式出現在中華民國的國家體制當中，意謂著地區被「納入」體系的成員之中，遵從相關的國家「法令」，接受國家體系的公共發展安排，經濟發展的規劃。

然到「縣市地方自治時期」，也就是 1950 年後，國民政府將原本的台南縣合為嘉義市，並分出台南、嘉義、雲林三縣。嘉義縣轄嘉義市及東石二區，東石鄉屬於東石區內<sup>41</sup>。從此以後，「東石」的名稱大以底定，爾後並無更動名稱，然有變動者，大抵是轄區的面積，依地方區劃的情況，而面積有所增減。換言之，地區只停留在「鄉」的層級，人口與發展並未因時代的變遷，而與時俱進，使得地區的發展未能加以突破或有所改變情況。相反的，地區人口外流嚴重，使本區呈現人口高齡化現象，勞動力不足<sup>42</sup>。

## 二、區域治權的更替、行政區位的升降

東石地區自先民的拓殖命名之後，每依執政的朝代的更替，名稱而有所更換，或是其在國家體系的地位而有所升降。由上述文中可以得知，在清朝之時，東石只是當權者所注意到的發展地區中的一個「邊陲」之地（可由清朝正式文獻中無其名稱的出現而可得知），對地區的發展，當朝主要是採行「自行發展」的一種作法，並未對地區的發展有所干預，而也就是人民的發展性是不受限制的；再者，清朝對於台灣的統治，意重於「稅收」<sup>43</sup>，所以人民在只能半飽的情況下，持續的工作。故對於台灣地區的發展來說，更遑論是東石地區，清朝並未有太大的建設<sup>44</sup>，直到清末，以劉銘傳對於台灣地區的建設，最具

---

<sup>40</sup> 同註 31，頁 79-80。

<sup>41</sup> 同註 31，頁 80-81。

<sup>42</sup> 請參閱：嘉義縣綜合發展計劃，*東石鄉綱要計劃 第六題課題與對策*，  
([http://gis4.cpami.gov.tw/CPIS/cprpts/chiayi\\_county/total/txt%5Ct6-1.htm](http://gis4.cpami.gov.tw/CPIS/cprpts/chiayi_county/total/txt%5Ct6-1.htm))。

<sup>43</sup> 可參閱：賴子清、賴明初等纂修，*台灣省嘉義縣志（四）（經濟志）*，（嘉義縣政府：成文出版社，1977年3月），頁 1-3。

<sup>44</sup> 由「彈丸之地，得以無所知，不得無所損」、「化外之民、蠻荒之地」之詞，可知清朝對於台灣的輕視與不認同，更遑論對於台灣會想加以好好建設；但到清光緒十一年（西年 1885）正式宣布台灣改設行省，積極建設，成效最大。

成效。然而這樣的積極發展下，在歷史資料中的記載，也未曾提起此地區的名稱，可見其在清朝正式發展史或詳細而具體的開發規劃中處於空白階段。

然清朝甲午戰爭的戰敗，台灣地區轉由日本政權統治，也是台灣進入「較」現代化的時代。由於日本為對台灣進行殖民與控制，故對於台灣的地方區劃與調查，既為積極與相當認真，幾乎每換一位總督，即更改一次地方制度、地方轄區或名稱；或因人口的增減，區域發展的變化，而須加以調整地方事權。然而這也充分的表現出，日本想積極的將台灣「納入」其日本的國家體系中。因而東石也就憑藉著「港口」因素，在日據時代後期出現「東石港」的支廳的國家體制編列，以港口的發展目標來建設此地區，可見當時的地理環境因素，造就了東石在日據時代，佔有相當程度的經濟地位。

「那時，阿麥起港，籐阿雖在人停、在人放，阿沒人管」<sup>45</sup>，可見在日據時代的初期，日人對於台灣的基礎建設，未有重視之，放任地區產業、相關建設自行發展。到日據尾聲之時，由地方的人士向日方請益，希能建設為港口，以繁華地方<sup>46</sup>。

而港口的建設與發展，也意謂著要為此地區的人民，提供一個海上謀生工具的保障與照顧，使其免於天災的侵害，也便於統治者對於海上謀生者的管理與控制。而人民在此一港口條件下，對於從事其原本的海上謀生，也會更加安心的繼續來往。

光復之後，政府基本上是承襲日據時代的制度，只是將名稱稍加改變，並未有太大的更變。名稱的未變動，代表著此地區的發展，並未有向上積累，處於一個停滯狀態，人民在此從事生產活動的工作，只足以其溫飽而未有驚人而明顯的成效，也未能吸引更多人口的進駐，因此，在地居民所受到的外來刺激也就相對的稀少與封閉，而激發不出人民的冒險性與投機性，習以為常的觀念就是「海口人那有什麼輕鬆的可作！海口人就做這個而已。」<sup>47</sup>日復一日做同樣的工作。

---

<sup>45</sup> 村中老者，八十多歲，2003.05.03 訪談資料。

<sup>46</sup> 請參閱：同註 43，頁 192。

<sup>47</sup> 轉引自：同註 16，頁 101。

不能與「船仔頭」<sup>48</sup>相類似，無法開拓其他的發展可能或改變。

## 第二節 清末前與日據時期的發展

自清朝的統治開始，此地區未有過正式而詳盡規劃的發展計劃，任憑地區人民的恣意開發與利用，對於地區經濟並未有強力的介入與安排。然清末甲午戰爭的失利，台灣地區 1895 年起轉於日本，東石地區因此也接受日本帝國五十年的統治，在這五十年期間，接受日本的制度與文化過程中，日本對於東石地區的經濟也未有過全盤的改變計劃或是轉變的改革。然此五十年期間的後期開始，東石地區也接受著日本對台灣的基礎建設，如學校、道路、水利設施，以進行著「現代化」的工程，用以加快經濟發展與地區治權的控制<sup>49</sup>。

在日據時期，對於台灣經濟的發展與開發，日本人注重於地區利用當地的「天然資源」（如林場的開發），或是「地理因素」（如港口）來加以利用，並未有重大的投資與貢獻，除了在進入統治的後期，投資於初級的加工產業<sup>50</sup>。

### 一、東石地區的自然與人文

東石 - 位於嘉義縣的西端，西臨台灣海峽，北以北港溪與雲林縣的口湖鄉毗連，南臨布袋鎮，東接朴子市<sup>51</sup>。鄉區標高在 4-10 公尺之間的平原區<sup>52</sup>，可屬平野之區，雜林與荒草叢生，而聳矮茂列，在明末之前，尚為一無漢人墾殖的區域<sup>53</sup>，可說是保持著極原始的風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其能發展的土地與範圍，有其可擴張性與侷限性。因其屬尚未拓墾之區，故土地的發展與墾殖並不受侷限，如此人

---

<sup>48</sup> 同為嘉義縣境內的「船仔頭」，在謝敏政先生的辛勞推動之下，目前已有一個基金會在推動「船仔頭新故鄉運動」。

<sup>49</sup> 請參閱：東石郡役所 編，*東石郡要覽*（四），（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 年 3 月）。

<sup>50</sup> 可參閱：丁庭宇、馬康莊主編，*台灣社會變遷的經驗 - 一個新興的工業社會*，（台北：巨流，1986 年），頁 59-64。

<sup>51</sup> 同註 28，頁 9-3。

<sup>52</sup> 同註 28，頁 9-3。

<sup>53</sup> 若以西元 1683-1722 才有漢人的拓墾，則在此之前，應可說為一無墾殖的區域。

民能夠拓殖之區就能盡其能力的延伸；然而，此區因地處於朴子溪與北港溪的下游，為一沖積平原，區內沼湖遍佈，無法形成一個完整的平原區。再者，因地處沿海，土地大多為河流沖積，境內土壤成分以鹽土居多<sup>54</sup>，所以較不利於稻作，故居民將湖沼改為「塭」，以飼養司目魚或其他魚類<sup>55</sup>。可見地理環境的因素，對於一級產業的生產活動，也早已作了一次的「納入與排除」淘選動作，居民只能被動選擇較適應於此地環境的作物或生物，以利其適應而生存。

在日據時代，東石地區下屬於「東石郡」中，位居此郡的極西之區<sup>56</sup>，地處相對偏遠之區，與當時的郡治所在地「水上庄」，相距三至四里，然與澎湖群島相隔二至三十海浬<sup>57</sup>。區域屬於河流泥沙淤積，海岸升起的沙洲，土壤成分以鹽土居多，因而不利於耕種水稻，故以旱作居多<sup>58</sup>，產業產值也就相對較低。

然本區冬季之時，風沙強大，日據時期，在此區廣植防風林，以衛農產與土地，不被冬季強風所侵蝕，期地區能有更好的發展性與可能性，使地區不受天然環境的生產限制。由其地理區位與自然環境看來，東石地區是處於相對郡治中心偏遠的位置，地區建設性與發展性未能與郡治中心相媲美；對於要發展農業，也因地區土質本身的因素，與本郡其他地方相較，如六腳庄、鹿草庄而言較為不易，且產量也較不足。

然由清末與日據時代的地理環境因素來看，東石地區的經濟發展，因瀕臨海峽海濱，外又有一名為外傘頂洲的天然沙洲作為屏障，此海域之內風浪相較其他地區平穩，且有豐富的浮游生物與漁產。東石地區土質與土壤問題、再加上先民的謀生技能，種種因素的相契合，促使東石地區對於發展漁業與養蚵業的可能性提昇了許多，然而也降低對其他產業的可能性。也許受到向海性維生方式的牽引，使得維生方式與所在地的生態環境有著強烈的地緣關係<sup>59</sup>。

---

<sup>54</sup> 同註 28，頁 9-3。

<sup>55</sup> 同註 43，頁 208-209。

<sup>56</sup> 同註 36。

<sup>57</sup> 同註 36，頁 6。

<sup>58</sup> 同註 28，頁 9-3。

<sup>59</sup> 韋煙灶，「新竹平原沿海地區生態環境的變遷與居民維生方式的轉變」，師大地理研究報告，

再者，地處河川下游，由沙洲所堆積而成，地勢不高且零碎的平原地，在面臨颱風與地層變動之時，則易受到水患的侵襲之苦，這之中也點出了天然環境因素，為一地域所伴隨而來的利與弊。

## 二、地區產業的發展

「東石」地區，乃由大陸先民來台拓墾所發展出來的，在當時東石地區與大陸的互往並未因台灣海峽的阻隔而所斷絕，反因其為與大陸航路最近的天然港澳，在清末時期，成為雙方的通商口岸<sup>60</sup>。自清代即稱台灣三大港之一<sup>61</sup>，廈門、福州、溫州甚至大連轉運來此者，往來絡繹不絕<sup>62</sup>，可想見當時兩岸的貿易往來之興盛。但至因甲午戰爭的發生，促使本地區的貿易有過短暫的終止。

本郡在進入日據時期，因嘉南大圳的興建、防風林的廣植與給水路的興建<sup>63</sup>，至昭和十一之時（1922），稻作全郡的收成達 97,835 石，甘蔗也有 528,808,050 斤的收成交量，而其他作物亦有不錯的收成，如米豆 26,333 丹、豌豆 35,762 丹<sup>64</sup>，農作物面積以有 16,706 甲。也足見農業已有不少的改善，殖民經濟模式的發展之重。

水產業的產量，自大正十一年至昭和元年（1921）之時，總共有 965,455 丹，每年基本上為小幅的成長，只有在大正十三年之時，有輕微的下降。然總產值之中，各業別的產量分別漁業為 60,474 圓、養殖業淡水與鹹水共為 555,808 圓、水產製造業共為 14,030 丹，又其中的蠔干為 12,250 丹、魚翅為 1,300 丹、其他 290 丹，而製鹽業更達為 106,867,600 丹，可知製鹽業的產值在水產業產值比重中之高<sup>65</sup>。養殖業雖位居第二，其在地區經濟的產值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可想養殖產業的開發規模之大，養殖產業之興盛。

再者，在東石的地理環境因素中，有一天然港口，而先民來台

---

第 29 期，1998 年 11 月，頁 69-86。

<sup>60</sup> 同註 49，頁 9-1。

<sup>61</sup> 同註 49，序文。

<sup>62</sup> 同註 49。

<sup>63</sup> 賴子清、賴明初等纂修，*台灣省嘉義縣志（三）*，（嘉義縣政府：成文出版社，1977 年 3 月），頁 68。

<sup>64</sup> 請參閱：同註 49，頁 29-33。

<sup>65</sup> 請參閱：同註 49，頁 52-73。

拓殖之時，與原先地區的交流並未有斷絕，促成彼此之間常有貿易的往還，或因其與澎湖群島的貿易需求，故因貿易進出東石港口的船隻，在大正十五年出港者 280 隻、入港者 281 隻，絡繹不絕，可見當時東石地區因貿易關係，促成港口之繁忙。然二次大戰的爆發，泥沙的淤積，又再一次的促使兩岸地區的貿易中斷，此一貿易中斷時程，即有數年之久<sup>66</sup>，直到光復（1945）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又重啟兩岸貿易之門。然而時至 1949 年，國民政府的轉進台灣，至此之後，台灣地區就完全斷絕了與大陸地區的直接貿易活動，相隨之下，東石地區從此也與對岸的東石或是其他地方（如廈門、溫州），互不往來，貿易斷絕，也減少與降低了地區社會發展多樣性與多元化的可能性。

至於工業，除家庭內的手工業外，精米、煉瓦的製造，都相當的發展，主要為民生的必需品或是初級的加工業；然關於製糖工業，為外銷賺錢，明治製糖株式會社於蒜頭設立製糖廠，於昭和十五年（1926）之時，製糖能力已達 2200 米屯左右，可說是相當大的規模<sup>67</sup>。然此製糖廠距東石庄，以目前的汽車里程來看，達有 20 至 30 公里，可謂不短的距離，故對於東石庄的人民來說，不免會影響其就業的選擇或是無法就業的可能。故對於一級產業的加工生產活動與投資，其對於東石濱海地區的人民而言，為一種海市蜃樓的景象，可見其形但其實質幫助卻不大。

再者，一地區的整體公共建設，也揭示出此地區的未來發展性，其他產業的發展可能性；教育的發展對於政府政策的宣達，人民新知識與新技術的獲得與運用，甚至人民未來進入就職市場的可能性與溝通，開發應付新視野的能力，都有著莫大的助益。

### 三、教育與公共工程的發展

原本教育應能使得居民較早適應變動迅速的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學習其本身所需要的技能，使其在社會工業化或都市化過程中，

---

<sup>66</sup> 同註 49，頁 74。

<sup>67</sup> 請參閱：同註 49，頁 73-74。

無論就經濟生產或就業機會而言，得以分享平等的社會參與<sup>68</sup>。但是，身處日人所統治的時代，東石地區的居民有多少人能進入教育體系之中？若是無法皆進入教育體系，則「教育」對於提升在地經濟，改善生活水準的意義何在？再者，即使所有居民皆可以進入日本教育體系，居民的家庭經濟狀況能否擔負此一教育成本，則又是另外一個問題。若是居民經濟可以擔負此教育支出，「願意」接受日本的教育觀念嗎？畢竟分屬於兩個不同的民族，且當時台灣屬於日本的殖民地。然則國家公權力是否所介入、介入到何種程度？可以進入教育體系畢竟是少數或是中上階級的家庭狀況 - 「有丫，嬾是有人踏切（讀書），不過沒坐（不多），要家境嗜好世，才有湯踏切」（村中老者，2003.05.03，訪談資料）。無法進入教育體系者，畢竟小孩在當時也是家中勞動與生產的一份子，亦是得擔負家庭的生計與收入來源 - 「...我從小漢時（小時候），嘔是要到做鍊饋（工作），從日時做到煤時（晚上），厝世那有錢湯乎你踏切（讀書），...」（村中老者，2003.05.03，訪談資料）。可見當時居民的家庭經濟狀況、文化上的差異，都可是一道鴻溝。

對於日據時代來說，日本為將台灣納入正式的國土，於各地設有所謂的國語講習所，以教導台灣人民講說日語，因而於東石庄設有東石公學校，用以教育學生與地區人民，至昭和十五年，其學校入學人數達 198 人，然而學校的教育並非極為普及，只有 70.7% 兒童入學<sup>69</sup>，故對於年紀較年長者來說，識字率並不高，學歷並非極普及，這樣的情況之下，是否會有影響著人民的就業意願與可能性？居民若是無法在其他產業發展，則子承父業的生活技能，是否會因近水樓臺先得月的關係，而被代際傳承下來？雖然如此，一些在此時期有受過教育者，其相較於其他人來說，對於社會資訊的接受與閱讀，知識的取得與相關技術流傳，受教育者能佔有相對優勢，其所能接受各面向的訊息也相對較為廣闊與流通，但也非即保證這些居民在之後的發展性相較於無受教育者為高，因為這並非是一個能有直接相關證明的因果關

---

<sup>68</sup> 請參閱：哈里·布雷弗曼 著，谷風出版社編輯部 譯，*勞動與壟斷資本*，（台北：谷風出版社，1988 年 8 月），頁 269-274。

係。不過，他們所學到的專門知識或技能，將給他們以起步的基礎<sup>70</sup>。

在日據時期，雖然現代化的教育機構已設立，能讓地區的居民較早接觸到正規的教育訓練與知識，但因家庭的經濟因素或文化之隔閡，並非所有的居民皆可或願意接受日式的教育系統，教育因而對於地區居民來說，改變養蠶的生產與脫離初級生產勞動的可能性，反而未能有極大的助益，其只是做為日本將國土延伸的一大策略，並未能針對地區的社會文化環境與產業經濟，有實質與全盤的改良規劃。

日據時期殖民地式的經濟發展思維，造成對東石地區的建設以發展初級產業的經濟規模，增加產業的相關產值為初發點，忽略了對地區基礎建設的投入與規劃，甚至對於民生建設的缺乏與不注重，留下地區的發展空間與其原有的發展缺憾，也使得地區發展在起跑點的落後。

就公共建設而言，雖有學校的設立、廳舍的建立，卻無關乎於一般居民，然而對於農業發展較攸關者，嘉南大圳的建立（1922），至1941年完成，灌溉的面積達13萬7千甲<sup>71</sup>，卻也未達東石本區。而港口建立之議，雖於日據時代已有，卻因日本的戰敗而胎死腹中，直至光復後才又有建港之請，但主以地區性漁港為考量。另者，於風沙大之區，廣植防風林，以防衛土地與作物，不被風沙吹襲而造成地表改變或作物死亡。而此一耗費不貲的措施，對於外來作物的引進或耕種，並不會有太大的實質幫助，因為作物生長的基本環境依然毫無改變。故對於東石地區的農民來說，其依然只能依靠原有的低產值作物，地區人民若想擁有較好的生活水準或積累資本，勢必「兼」營作其他產業，或是投入其他的產業別，以期有較高的收入或獲取利潤。

由日據時代的教育與公共建設來看，教育並非普及於地區的所有民眾，所以並非每個人都能接受教育（但也可能是因家庭經濟因素的不容許），大部分的人民是處於相對弱勢的狀況，然而這一情形也跟隨著影響到他未來的可能性，如村中老者常感嘆：「那時，阿有踏切（讀書）.....」（2003.05.03，訪談資料），霎時留下無限的感嘆；而

---

<sup>69</sup> 同註43，頁17。

<sup>70</sup> 懷德海 著、吳志宏 譯，*教育的目的*，（台北：桂冠圖書，1994年9月），頁1。

公共建設，日本出於對產業相關發展的提昇或保護而施，或是出口以賺取外匯，未見投資項目有直接與人民日常生活較相關(衛生、飲水)的民生建設，更可由「當時耶路是挪國麥囉(泥土路)」，「水要去西邊阿是廟埕的古井排隊擔」，「菜嘛是有人擔來賣，麥甲(吃)啥，買啥阿」<sup>72</sup>之中窺知一二，此地區的工作與生活型態並不具改變的「動能」。

### 第三節 光復後的轉變

自國民政府的轉進台灣(1949年)之後，國民政府承接著日據時代的基礎建設，用以發展當時的台灣，然因二次大戰的戰爭因素，台灣原有的基礎建設，於美國的空襲之下，既有的基礎設施毀壞不已，公共設施不堪使用，急需重建或修整。故在此情形之下，造成國民政府轉進台灣的前幾年，所有產業的發展，因基礎建設的毀壞，產業的產值相對弱於日據時代，進而影響著轉進初期的國民生產總值。

隨後民國四十、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政策，因其輝煌的成功，發揮了時代階段的重要功能，使其被認為是金科玉律不可碰觸<sup>73</sup>。但在工業發展改變了經濟結構的環境之下，因土地政策的限定，使得地區土地無法變更，轉為工業或是其他投資所用，造成地區其他就業機會或產業發展的缺乏。再者，地區大量土地掌握在國營企業手中，如台糖、台鹽等，更是加深土地難以轉換與變更使用的困境，成為地區其他層級產業發展的制約。

台灣地區在經過十多年的復建與改革之後，東石地區的產業發展，因而又重現活力，再加上政府對養殖產業積極的輔導與相關補助，於無形或有形之中，將會是對於一級產業或東石地區養殖產業的一股助力，因而使得人民更會有往一級產業或養殖產業從事生產勞動的意願。

#### 一、 地區產業的發展與變遷

---

<sup>71</sup> 同註 31，頁 68。

<sup>72</sup> 村中老者，八十多歲，2003.05.03 訪談資料。

<sup>73</sup> 陳月雲、郭金水，「台灣土地政策與農業發展關係淺探」，傳習，第 8 卷，頁 244-247。

地區初級與工商業的發展，象徵一個地區所能提供的就業機會與其就業型態，不足的工作機會無法提供與因應人口長期增加的壓力，增加的人口為求發展的可能或生存，陸續往外移動，以尋求其立身之「基礎與區域」。

在無法提供多元與多樣化的產業發展之下，地區產業停留在「原有的」與「既存的」模式，持續為這一產業貢獻心力，乞求在這產業中能夠賺取溫飽肚子的食糧，或為這產業投入更多心力或技術（新工業產品）的運用，用以縮短每日的工作時間或勞力，如此的循環，居民就在此產業的死胡同裡打轉，無法跳脫在地產業的既存觀念與生存法則。

#### （1）一級產業的發展

自民國三十四年光復後，國民政府雖然承接日據時代的農業基礎建設，唯因戰亂兵禍，堤防及農田水利受災慘重，肥料奇缺，農業廢墜<sup>74</sup>，因而農業生產的產量相對於日據時代而言，可說嚴重的後退。東石地區的農業戶數於民國四十年時，才逐漸增加至民國五十七年底的 4466 戶，比當時同為嘉義縣沿海的布袋鎮多出近約 1000 戶；同期從事漁業的戶數為 2710 戶，依然比鄰近的布袋鎮多出 900 戶左右<sup>75</sup>。因戰禍的關係，對於農作物的復興或食物的需求是急迫的，然而在此的情況下，又因肥料與其他物品的欠缺情況下，作物的無法耕種，造成生計的來源勢必往其他產業或地理因素的便利 - 海上或海濱來尋求投入，相對陸地作物種植的低收入，轉而向能有高利潤的產業或生產活動以求發展。

然東石地區的產業發展，至民國六十七年底，農業的從事戶數以達 3584 戶，比起同時的布袋鎮，還是依然高過於它近 900 戶，但卻比五十七年的戶數還低，其所產生的因素為何？如何造成？值得深思，是居民轉業，從事海上養殖，還是離開家鄉，遠赴他地另尋工作機會；而此時期的水產業從事人員達 11500 人，多出布袋鎮高達近 4000 人，可知東石地區此時從事漁業的興盛

---

<sup>74</sup> 同註 43，頁 68。

<sup>75</sup> 請參閱：嘉義縣政府，*嘉義縣統計要覽（第二十九期）*，（嘉義縣政府，1979 年），頁 47-101。

<sup>76</sup>。兩相比較，農民似乎已開始轉農為漁，投入海上的養殖或是捕撈活動。

至民國七十六年底的統計，東石地區的農業戶數為 3724 戶，比布袋鎮高出近 1500 戶，且本區有小幅的成長；而漁業 3532 戶，從事相關水產業的人員 7888 人，與布袋鎮相差人員只有近 210 人<sup>77</sup>，可見此時期的漁業從事有下降的趨勢，人們離開漁業或不選擇從事漁業工作，以使得產業人數降低近 3700 人。也就是說，在地的居民得以到其他地區就業，或是在此區域從事其他的生產勞動。

再據嘉義縣政府統計要覽第五十期（2000）的統計，漁業從業人員自民國 79 年底至民國 88 年底為止，總計達 7386 人，遠比同縣的布袋鎮的從業人員多出近約 1700 人<sup>78</sup>，高居嘉義縣的第一位，且其中又以海面養殖的人數為最次，水產養殖面積共達 3904.37 公頃，位居第二，且以海面養殖為主，計為 2120.00 公頃，位於第一<sup>79</sup>，可知人民若是以漁業為職的話，則又以從事海面養殖作為一主要的選擇，以維持家庭的生活收入。而同時期，從事農業為職的人員，戶數依然高於同樣靠海的布袋鎮，為 3165 戶，人員為 11603 人<sup>80</sup>。

由上述的資料可得知，東石地區從事一級產業的人數，在民國六十七年的時期，達到高峰，從此之後，逐漸走下坡，但是比起其他鄉鎮或地區，仍算是極高的比例<sup>81</sup>。地區居民主以初級產業活動，做為個人生計與經濟收入的來源，不具有二、三級產業的動能。

但在這之中更為重要的現實條件是，光復後東石地區，因先前的開發與拓殖，區域陸地的土地所有權，基本上是大已底定的。因而新增加的人口，若想在此地區有所發展或生存，則已無

---

<sup>76</sup> 請參閱：嘉義縣政府，*嘉義縣統計要覽（第三十七期）*，（嘉義縣政府，1987年），頁 136-167。

<sup>77</sup> 請參閱：嘉義縣政府，*嘉義縣統計要覽（第四十七期）*，（嘉義縣政府，1997年），頁 152-197。

<sup>78</sup> 嘉義縣政府，*嘉義縣統計要覽（第五十期）*，（嘉義縣政府，2000年8月），頁 134-135。

<sup>79</sup> 同前註，頁 142-143。

<sup>80</sup> 同註 43，頁 110-111。

<sup>81</sup> 依據嘉義縣綜合發展計劃的調查，一級產業的就業人口遠高於台灣省。

法從事農耕或魚塭養殖，相較之下需轉往臨近海上的無主權區去探險，以求得生存與發展空間，迄在這未知的汪洋大海中獲得生存下去的動力與可能性。

## (2) 工商產業的發展

據嘉義縣政府統計要覽第五十期（2000）的統計，在東石地區設立的工廠以塑膠製品製造業（11家）、食品製造業（6家）、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5家）位居前三名，相較於布袋鎮的塑膠製品製造業（20家）、金屬製品製造業（12家）、雜項工業製品製造業（11家）等58家而言<sup>82</sup>，雖然兩區前三名工廠所從事的生產活動不完全相同，然而也都只是較為初級的工業生產活動，且東石地區工廠所能提供的就業人數因工廠家數較少，相對工作機會也會較少。二級產業的就業人口僅佔3%，遠遠低於台灣省的37%；三級產業也只有15%，依然低於台灣省的40%<sup>83</sup>。

故對於二、三級產業不發達的此地區，其他產業就業機會少的情況下，居民若想在此區生存下去，其可選擇的方式，一則繼承父親的遺產或遺業，以作為個人發展的基礎，二則改往「未知」的汪洋大海區域爭取一片天地，三則為居民前往資本環境的就業市場與他人競爭。

所以，在以上述的機會之下，面對社會高學歷的競爭要求，居民若未有受到良好教育者，則難以有相對良好的就業機會。在地區自然環境的牽引、傳統的思維與保守的做法下，原有的初級生產，依然是居民最佳的選擇之路。

## (3) 根深蒂固的初級產業

由上述的資料得知，東石地區的人民以一級產業的就業為主，其比率高出台灣省許多；而二級以上的產業就業人口卻相對的低落於台灣省，使得地區內人民的收入，也相對低的許多。不足的高層級產業或其他產業發展，無法提供足夠的二、三級或其他產業的就業機會，促使原本即已留在本區或從外地回流的人

---

<sup>82</sup> 同註 43，頁 164-165。

<sup>83</sup> 同註 28，頁 9-9~9-10。

口，依然以初級產業的勞動做為快速的出發點。然而，更有意義與值得注意的問題是，為何海面養殖的面積勝過陸地的養殖？從事專業或兼業一級產業養職者的人數，會如此之多，以形成一個專業生產區。

在此生活打拼許久的人，或多或少會有相當程度的資本積累，然而這些資本的運用，則又關係到個人未來的發展潛力與可能，則資本是運用在投資生產機械的改良，還是運用於其他產業或事業的投資，又或是用於廟會的酬神上，則又會有不同的資本積累，是個人選擇，還是區域社會集體制約決定資本累資模式與文化定型？

## 二、教育的推展與地區建設

照常情而言，文化是教育的母體或材料。教育是篩選、保存、綿衍、與創造文化的工具。如果從文化與教育的本質皆為「改善」（betterment）人類生存適應與生命意義<sup>84</sup>。因而地區教育的推展，將可改善居民的生存方式與條件，藉由靈性理智，創造良性文化，並代代綿延，創造更好更新的文化<sup>85</sup>，以利地區居民的生存與改變生活。

「踏切（讀書）有啥嚙（用），切踏厂丫尼管（高），世用作啥，有啥嚙」（地區常聽到的一句話語），大意为讀書有什麼用，讀的（學歷）那麼高，能做什麼職業（工作），有什麼用。對於在地居民而言，「教育」並不能保證她們能克服生活中的風險，而無法認知經濟生產，社會競爭和知識訓練之間的關連，並且在家庭經濟因素、與地區傳統的文化思維下，使得居民的學歷普遍以國小與國中為主，深陷於基層勞動的桎梏之中。

然而受教育對居民為何無實質的助益呢？若從養蚶產業的勞動來看，養殖者所出售的乃是「時間」與「勞力」，認為付出最大的「心力」來從事養殖牡蠣，或是於其所能控制的勞動與生產過程，用以增加產量或減少損失，即可有收入，重複的慣性經驗與日常的訊息交

---

<sup>84</sup> 中國教育學會、國立中正大學成人教育中心 主編，*文化變遷與教育發展*，（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成人教育中心，1993年6月），頁56。

換，做為長期公共投資，教育反而可能被視為不必要的浪費，當勞動與心智只能固著於單向的思考時，主動改變或破除結構制約的契機也就遙遙無期了。

再者，「..從日時做到煤時（晚上），厝世那有錢湯乎你踏切（讀書），..」<sup>85</sup>「有丫，嬾是有人踏切，不過沒坐（不多），要家境嗜好世，才有湯踏切（讀書）」（村中老者，八十多歲，2003.05.03 訪談資料），在東石區域環境中，隨時可見到小孩在幫忙剖蚵或是串蚵條，幫忙家中的生計，這也道出即使居民想進入教育體系，家庭的經濟將會是一大重要的因素。

為了提升生活水準或政令施行或有效統治，教育與公共建設的發展，則為一必要的手段與措施（如推行國語運動、九年國教），如此人民才能為國家可用的人才與潛能。並且基本的教育，是人民能否進入就業職場的一先決要件，有了基本的才能，其會才有相當多的可能性與發展性，如此才使得國家或人民並不侷限於某種程度的發展，或只從事某一事業的發展<sup>86</sup>。

#### （1）教育的推展

光復之後，東石地區的學齡兒童就學率，民國六十七年底時達於 99.12%，及齡兒童的就學率依然有 98.12%，到民國七十六年底時，學齡兒童就學率達於 99.95%，而及齡兒童的就學率也有 99.64%，再者至民國八十八年，適齡兒童的就學率達於 99.86%，而學齡兒童就學率更高達 99.97%。然大專以上的學歷者，至民國八十八年底的統計，人數只有 1840 人，佔總人口比率的 7.1%，與民雄鄉的 14.6%或朴子市的 15.2%相比，可謂略低一些<sup>87</sup>。可知東石地區居民的學歷以國小、中（較低的學歷）為主。

由此可知，國民政府在台的教育推展，在相關的政策搭配之下，推展的相當成功，使得東石地區的人民，都能接受到基礎

---

<sup>85</sup> 同前註，頁 57。

<sup>86</sup> 藉由教育與國家發展計劃的相配合，以迎合國家建設與發展的需求，達到勞動力的充分運用。請參閱：同註 54，228-236。

<sup>87</sup> 同註 43，頁 42-45。

的國民教育，能夠有基礎的識字能力，進而使得個人基本發展或改變，不會出現極大的問題。然而若要有大專以上的學歷，則需視個人家庭經濟狀況或是其他因素相配合，才能使得人民的學歷提高，能為國家體系或社會工作市場所需求，以求可離開從事一級產業的生產工作。

但是在社會高學歷的競爭要求之下，居民離家後若無法進入其他層級或產業的勞動市場，則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則又回流到家鄉，從事著因公共建設、經濟發展、人口成長下的物質需求，而使得價格相對有所提高，而又可溫飽的產業；最快的方式，即進入資本需求又低的養蠶產業，如此重複著，則專業生產區的固著，成為個人生涯，區域產業的恆定連結。

## (2) 地區建設<sup>88</sup>的停滯

由歷次的國建計劃中，投資建設比例以基礎交通建設為主要的重點，且交通運輸建設透過可及性的改善，的確會造成地區間人口重分布、產業結構的改變、及房地價的變動<sup>89</sup>，可知交通建設對一個地區發展影響的重要性。再者，政府其他公共投資於基礎建設上，對於地區的經濟產出、生產力的成長，都有相當助益與貢獻，常被視為促進整個社會或地區進步的重要指標<sup>90</sup>。

由嘉義縣統計要覽第五十期（2000）來看，自民國 79 年至民國 88 年為止，縣政府對於東石地區並未劃入為一個都市計劃的考量內，故對此地區的都市計劃公共工程施政<sup>91</sup>，可謂無規劃與考量。若再依此來看，則東石地區將因其公共建設的缺乏，而導致其競爭力將低落於其他的鄉鎮，如朴子、大林、太保..等，有都市計劃的市鎮，在此情形之下，遑論東石地區能跟其他縣市的鄉鎮競爭或吸引其他產業與廠商的進駐，以提供其他層級的就

---

<sup>88</sup> 在徐宜囊（1996）的研究中，證實政府增加公共投資，將對經濟成長產生正面的貢獻。其他對產業活動對區域及地方發展影響進行相關研究者有：王素梅（1988）等。道路建設對地方產業的影響研究有：何依栖（1986）、馮正民、楊靜音（1989）。

<sup>89</sup> 馮正民、周享民，「道路建設對地區產業及人口之衝擊研究」，*交通運輸*，第 13 期，1991 年 6 月，頁 81。

<sup>90</sup> 連婉淳、賴宗裕，「公共設施投資與都市經濟產業發展關係之探討」，*人與地*，第 211 期，2001 年 7 月，頁 13-14。

<sup>91</sup> 同註 78，頁 176-179。

業機會。長久之後，地區因公共投資的不足，無法吸引其他人口的進駐，爾後地區稅收不足無法再進行公共建設支出，以將形成一個「結構性循環」<sup>92</sup>的落後發展。

因而回頭看東石地區的建設，夜幕低垂之時，在進入東石的主要聯外道路，道路兩旁的路燈並未開啟，需伸出雙手在黑暗中摸索前進，一不小心，就可能跌入池塘與魚兒共嬉戲，弄得滿身狼狽回家。可知東石地區的基礎建設之不足，無法產生「吸納」的效用，吸引外人進入投資與進駐，以達到繁榮地方的作用。

### 三、 未來發展計劃與現實的失衡

根據嘉義縣政府委託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系暨研究所所作的嘉義縣綜合發展計劃（1997.07）的規劃，東石地區因總體產業的結構以一級產業（農林漁牧業）為主，次以社會團體及個人服務業<sup>93</sup>，故此地區屬於一級產業的區域，且二、三級產業的發展有限，不足以自給自足<sup>94</sup>，希未來能推動區域內的三級產業的發展，以帶動區域的發展，然而如此的規劃與發展計劃，其是否能真正對於地區經濟有所助益？能否符合當地居民的要求或是配合當地居民生活技能？居民們能否在此規劃下，而轉職他業？還是只帶入更多的紙上作業。並且所有的建設與規劃能否與當地生態環境相契合，符合現今環保與生態保育呢？不能讓鄉村地區變成好像只是在侍奉都市地區的人民，而是讓生活在這裡的本地人過得更好，才是成為此地區發展的最終目的。

#### （1） 與地區發展脫節的「發展規劃」

在蔡明哲教授「台灣農村社會的變遷」（1987年）一書中，提出鄉村發展的三個問題所在：（1）對社會變遷適應不良，（2）是相關資源分配不均，及（3）無法從依賴中自立。可見若依

---

<sup>92</sup> 詳見：連婉淳、賴宗裕，「公共設施投資與都市經濟產業發展關係之探討」，*人與地*，第211期，2001年7月，頁16-17。

<sup>93</sup> 同註78，頁9-10。

<sup>94</sup> 同註78，頁9-11。

照綜合發展計劃（1997.07）的規劃，將其規劃為「濱海遊憩及轉運生產中心」，期能以區域內的文化觀光資源，提昇本鄉觀光休閒價值及吸引力，如此的發展只是更加提昇本區的困境。如政府對於相關遊憩技術的認證與核可、遊玩設施的變更與製造、居民能參與的程度或輔導，亦需相關的法律與規定配合或輔導、相關公共建設的投入（如道路、路標、路燈）或政策設計與發展規劃讓居民能有加入此一計劃的可能性，藉以改變當地居民的生計與產業結構，免讓居民則淪為政策的犧牲者，依然只是停留在一級產業的勞動。

關於工業方面的設置，則希望將東石鄉海岸線以西至外傘頂洲東側間的海域空間，設置為「貿易加工出口區」。西北地區的鰲鼓海埔地改設為一工業用地，然而如此的設置與考量，洽與現今的自然保護與生態維護背道而馳，並且無法使得原有資源被彰顯出來與運用。卻反而更加破壞地區的自然生態景觀，落到兩頭空的局面。

由於此海域為一潟湖，故區內有豐富的海洋資源與生物，可供此區居民的養殖所需，然若改設置為加工出口區，則必與當地居民的意願，收入來源產生相互衝突，則是否轉變成為一個新的衝突點？對於海埔地的開發，也因牽涉到此區有高達五十種以上的鳥類於此定居，開發則將對此生態環境有所破壞或改變，因而也引起愛鳥人士的抗爭與關注<sup>95</sup>。經濟發展與自然生態該如何取得平衡？

再者，對於地區開發與廠房的設置，則因居民是否有就職技能與技術，未來居民是否可被接納入生產體系當中（因居民人口大都為中壯年以上），藉此以改變其家庭收入或地區產業結構，提昇地區生活品質，則亦是令人有所質疑的；還是只因為開發地區而強求開發（設置工業區），卻無全盤的考量與更深入的思慮。

此外，本區因內陸養殖業者大多抽取地下水，以輔助養殖，

---

<sup>95</sup> 依據統計，目前溼地之中有植物種類超過 70 科 300 種，鳥類超過 45 科 230 種，保育鳥種高達 29 種，鰲鼓農場被國際鳥盟（保育界的聯合國）列為台灣第 21 個重要野鳥棲地，生態與資源

地下水過度的抽取，造成地層逐年下陷，每逢颱風期間容易淹水，期望協助漁民變更經營或轉型，發展為一個「有漁的都市」<sup>96</sup>。原有的地層下陷問題<sup>97</sup>，需如何改善與解決，並且在將來如預防問題再度發生與擴大，在將來亦是一重大的影響因素。

再者，經濟發展方面，將依據行政院所通過的「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計劃」，對於開發東石地區的外傘頂洲，以塑造東石地區為「次區域物料加工轉運中心」，並藉此以保存外傘頂洲，以免國土流失<sup>98</sup>。其所需投入的預算、資源、時間，地區居民的參與（配合度）將亦是所需面臨的問題；再者，設施將來的產出是否會達到預期狀況，亦是難題<sup>99</sup>。

一個地方的發展有其固有的文化、地區生活、天然資源、產業活動。政府對地方未來發展的關心與振興，未能經由地方居民自主性意識及生活意義的覺醒，與居民尋找出其地區展歷史、文化、產業脈絡、及天然資源的優勢，來整體規劃地方的發展方向、建設地方的需求，讓居民能夠展現出自我的潛力來從事工作，帶動與發展地方的文化、產業，則只是留下更多的憾事。

## （2）被動性的地區發展

地方產業是地方經濟的依賴、地區社會的穩定力，牡蠣養殖產業直接提供居民從事生產的活動，它創造了地區就業機會，充裕地方居民的資本。以綜合發展計劃（1997.07）的規劃加以分析，其所規劃的發展事項中，政策規劃與目前的居民工作技能或技術相去甚遠，居民無法納入產業的就業體系，因而地區相關的發展產業或開發土地，對居民而言於事無補，如此情形只是更加突顯出此東石地區的困境。因而地方建設目的應著眼於適合當地

---

之珍貴，不容忽視。

<sup>96</sup> 請參閱：同註 28。

<sup>97</sup> 依據省水利處預估年平均下陷量 0.15，可見問題之嚴重，其引起之立即效應為沿海地區海水倒灌、積水不退、堤防保障程度減小、土地鹽化....等。請參閱：東石鄉發展計劃綱要，*課題與對策*，( [http://gis4.cpami.gov.tw/CPIS/cprpts/chiayi\\_county/county/dongshi/txt/sec6.htm](http://gis4.cpami.gov.tw/CPIS/cprpts/chiayi_county/county/dongshi/txt/sec6.htm) )

<sup>98</sup> 請參閱：同註 28，頁 9-30。

<sup>99</sup> 因此地區在冬季與台中港相似，風沙過大，且地處邊遠之區，無相關的港口設施以支撐其原料的進出，產品的外運。

人居住，亦適合外地人樂意來觀光或造訪的地方。

對於地方未來建設的需要，是應當符合誰的需求？這樣的地區規劃與發展計劃，真的是能符合於當地居民的需求或改變地區發展？還是只因政府在地區發展的壓力之下，而所提出的一個勉強發展計劃？對地方未來建設的需要與方向更是以地方居民為主人翁，共同為地方的建設發展整體構思未來的建設藍圖<sup>100</sup>，不應只是所謂的「為地區發展而強求發展」，並在未有充分的政策考量與居民溝通協調之下，了解與剖析當地居民原有的生活技能與社會型態。如此之下當人民無技能或資本得以進入此一資本體系當中，則其是否會選擇所謂的「認命」，這一「理性」的退縮<sup>101</sup>。

#### 第四節 多重矛盾的地區發展

東石地區內部「多重矛盾」的發展問題，困擾著當地居民與養殖業者，他們身陷其中，卻不知該如何加以處理，進行選擇或是回應。造成嚴重的問題依然日復一日的重複，或是即將爆發問題；而居民依然是照著日常生活作息，面對著波濤洶湧的時代環境，以求在這環境的狹縫之下，依然能夠生存或是從事養蚵勞動。然而這些矛盾的發展是如何引發？對當地的居民或是區域發展，產生或造成什麼的影響？

自然生態與工業發展：經濟發展與自然生態該如何取得平衡？對於縣政府將規劃鰲鼓海埔地（溼地）<sup>102</sup>「用詞的不同，也許已透露出對其價值的認定」成為工業區或加工出口區，亦或是近來的軍事遊樂園<sup>103</sup>，都引起了愛鳥人士或是生態保育人士的嚴重抗議與關心，害怕當地的自然生態遭受破壞，或是鳥禽的棲息地不復往昔，台灣的國際保育形象遭受重創，然而這只

---

<sup>100</sup> 翁徐得，「地方產業與地方振興」，*台灣手工業*，第 55 期，1995 年 7 月，頁 12。

<sup>101</sup> 見：方孝鼎，*台灣底層階級研究：以台中市遊民、拾荒者、原住民勞工、外籍勞工為例*，（台中東海大學，2002 年 7 月），頁 98。

<sup>102</sup> 溼地整體情況可參閱：中華民國野鳥學會，*台灣沿海濕地資源簡介*，（<http://bird.org.tw/report/wetland/wetland11.html>）。

<sup>103</sup> 大紀元，*鰲鼓溼地興築軍事遊樂園 鳥會反對*，（<http://www.epochtimes.com/b5/2/7/15/n202487.htm>），2002 年 07 月 15 日。

是站在保育生態的人士角度而言。對政府或相關的投資者，鰲鼓地區只是一個新增開發的工業用地，或是相關設施的基點，其作為投資的出發點。站在居民的眼光來看，將會是改變其經濟生活狀況的一重大轉變，然而，真會是如此嗎？

然而，就雙方的觀點而言，是屬於對立的局面，但真不能如嘉義縣長陳明文所言，「他拼觀光絕對兼顧保育」<sup>104</sup>的情形嗎？對於污染環境的擔心，亦已悄悄地瀰漫在養殖者的心頭。海埔地的開發與否，還是在香港米埔保護區、台南二行社區的人工溼地的案例<sup>105</sup>下，早已有了註腳。然而，不同的溼地，有著不同的命運，溼地的價值究竟在哪裡呢<sup>106</sup>？卻是端看地區居民的選擇與考量在何處，也許居民想藉由海埔地的開發，一改當地的經濟生活環境 - 如「當地民眾都快沒有工作了，那會反對。」<sup>107</sup>，可想見居民對開發的急迫需求。

養殖牡蠣與工業區開發的利益衝突：牡蠣受到污染，價格崩盤，養殖業者抗議聲隆隆猶延在耳<sup>108</sup>，東石地區的工業區開發，是否將成為另一個抗爭焦點？還是一個全台的工業示範區？工業污染的疑慮，在養殖業者與居民的心中，因相關污染報導的不斷推陳出新，污染是否存在，人民好似早已有了明顯的答案。對於工業區的設立，污染將會是居民與養殖者關心的焦點之一，因為污染將造成前述的情形 - 牡蠣價格崩盤，蚵農生計將受影響；對於居民來說，將影響到其原本的生活品質或是呼吸的空氣，故相關污染的控制與監測，將會是一項重大的說服指標。法定合理的污染範圍之內，將造成居民心中的拉鋸戰，該是為求發展經濟，如同國民黨所宣傳，「力爭八輕，

---

<sup>104</sup> 同上註。

<sup>105</sup> 詳見：聯合新聞網，*我們的島 - 溼地新生*，

(<http://archive.udn.com/2003/1/27/NEWS/TRAVEL/TR4/1174864.shtml>)，2003年01月17日。

<sup>106</sup> 同上註。

<sup>107</sup> 蔡長庚，*李雅景招手 拜耳擔心梧棲經驗*，

([http://www.gcaa.org.tw/env\\_news/199712/86122306.htm](http://www.gcaa.org.tw/env_news/199712/86122306.htm))，1997年12月23日。

<sup>108</sup> 參閱：張朝欣、*牡蠣污染遲未解決 三百餘台西蚵農 群起抗爭*，

([http://www.taiwanwatch.org.tw/env\\_news/200103/90030401.htm](http://www.taiwanwatch.org.tw/env_news/200103/90030401.htm))，中時晚報，2001年03月04日。

與曹以會、*香山、金馬牡蠣 污染嚴重*，

([http://www.taiwanwatch.org.tw/env\\_news/200101/90010916.htm](http://www.taiwanwatch.org.tw/env_news/200101/90010916.htm))，中時晚報，2001年01月09日。

發展經濟」的情況，而讓步了呢？還是堅守原本的養殖生活。再者，合理程度內的污染還是為一種污染，對於當地未來的牡蠣行銷，消費者的接受與否，亦會是一大考驗。最後，還是整個工業區的開發與發展，都在法定的監測範圍之內，沒有造成任何衝突，成為全國示範的工業區呢？

該求「牡蠣浸水」還是「家園淹水」：在整個牡蠣的生產過程，蚵仔需經「浸水」此一過程，以利蚵工開剖、增加牡蠣重量...等，然而在冬季或是雨量不足期間，養殖者會將牡蠣送到「浸水場」，以利浸水的作業。而浸水此一過程，場主將需地下水<sup>109</sup>來與海水進行綜合動作，降低海水鹹度比率，以利牡蠣浸水過程的順利。然大量抽取地下水，將造成地層下陷、海水倒灌的情形發生，所帶來的「外部性」效應，當地居民或是養殖業者，應該持續使用「浸水場」場主大量的抽取地下水來進行浸水工作，以求雙贏和居民經濟生活的保全。但是，發生地層下陷、海水倒灌的情形或事件，其所付出的成本，將由誰來擔負？該是當地居民或業者，或是由社會整體來共同承擔。

地區勞動工時與資本主義工時：東石地區養蚵者的勞動工時，主要依據牡蠣的生長期、其口中的「潮水漲退」，來安排其海上的勞動時間，受到天然因素或作物生長過程的侷限，並非可以自我安排或有固定的勞動時間；相反的，若以蚵仔出售到市場的情況，則其又必須是適應資本主義社會下，一般勞動者的勞動時間安排（朝九晚五），因而使得養殖者須事先生產或採收，讓蚵仔得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進行交易行為，獲取利潤或工資。

由前述言論來看，當地的居民與養殖業者，其平日生活是處於一個「多重矛盾」的狀態之下，經常有兩方意見對立的局面出現或利益的衝突、甚者為個人工時的一種矛盾。然而在如此的情況之下，卻因在地生產條件的難以轉換，使「無解」的狀態得以持續或是依然的存在地區之中。

---

<sup>109</sup> 不利用自來水，乃因成本需求的考量。

### 第三章 養蚵產業的勞動世界

沿著嘉義縣 168 縣道，一直往西行，「跨越過」剛修築與擴建後的東石主要聯外大橋之一 - 「東石大橋」。不久，最先映入眼簾的是陳列於道路兩旁，一望無際的「魚塢」，魚塢裡簇立著兩三隻正低頭覓食或嬉戲的白鷺鷥，或魚塢主人撐著膠筏打撈其中的青苔或散撒著飼料以餵食所養殖的魚兒。再直行莫約兩三分鐘，即進入所謂的「東石」。而頭一眼見到的是兩家「機車修理店」與所謂的「甘仔店」，機車店的老闆也蹲身正修理著顧客的機車（至家中移回店面修理，完成後再歸還顧客），在機車店旁有著一家近來才開張的「藥局」與「診所」（兩家合一），服務著鄉里間居民的病痛。更深入村庄而去，即見三三兩兩坐在自家門前的騎樓或三五成群的坐在棚下從事著「剖蚵」工作的婦女與一間相對『甘仔店』現代化的自家商店。而到村莊中之後，又發現到幾家間從事著「小吃」的住家與一些從事著「剖蚵」的住家雜陳在一起，看似雜陳無序，卻又有著那一點點的在地規範。

來到村庄的主要信仰中心 - 先天宮，廟口旁也有著幾家「甘仔店」、兩家「家庭理髮店」、一家「藥局」、消防隊與警局的對面和郵局旁有著一家生產冰塊的「冰廠」、幾家剛開不久（近一至兩年）象徵現代化的「網咖」、「速成冰飲店」而圍繞在信仰中心廣場的附近，讓附近看似相當「熱鬧」與「繁華」。午後三、四點左右，一些開著大貨車或箱型車的老闆，載著青菜水果、或是賣食物的攤販<sup>110</sup>，到此「擺下午市」（黃昏市場），賺取漁夫或蚵工因工作一天後亟需填飽肚子，所花費的錢財。

順著「港口」的方向而去，路上依然可見到在自家或在家旁一個自行搭起的「棚架」下忙著「串蚵條」或「剖蚵」的老人、婦女或小孩。離開村庄至「海埔新生地」，浮現出一區一區高於路面五十公分或一公尺，新建完成卻未完全出售完畢的樓房，與一塊一塊雜草叢生的空地，相間排陳。而其中有一區卻是興建至一半，卻未完成而已荒廢的樓房，無人問津，荒廢在此。

---

<sup>110</sup> 這些小吃攤販是近幾年來才陸陸續續出現與加入的。

另一邊，可見到一堆堆的「育種蚵殼」與串好的「蚵條」<sup>111</sup>放置在稍微淹水的人行道上或是無建築物的空地上；另者，堆放在自家住宅旁邊的空地或棚架下。還有就是種植在防風堤旁的一大片木麻黃的防風林，與位居海埔新生地中的新落成樓房，形成對比。

至港口區，路旁有一棟嘉義區漁會東石分會的建築物，而這裡就是每天處理東石漁獲的交易中心，午後一點左右（視每一位漁民返回的時間），會看到一艘艘進港的漁筏，停放在港口卸貨區旁，開始整理今天出海所捕獲的魚貨。稍晚的三點過後，漁會即開始拍賣整理好的漁獲，人聲鼎沸，好不熱鬧。

轉往防風堤岸而去，沿著堤防往朴子溪上游而去，則又呈現出另一番景色。再轉往堤岸旁而去，可見到一塊塊使用廢蚵殼堆積而成的空地，在這塊空地上，使用竹子與塑膠帆布，或是木板..等物品，不一而足，而搭建成一間間的工寮（主要作為剖蚵之處，次放物品，如塑膠線、塑膠籃子、竹子...等），好似泰國的水上人家，依水而居，又似台北縣淡水老街的店面，一一排列在此，準備大展身手的展售他們的引以為傲商品 - 蚵仔。

在這附近可見到一些出海採蚵回來的養殖者，膠筏停放在堤防旁，養殖者正在加工處理著採收完畢的牡蠣，先敲開整串的牡蠣，然放到運轉中的機器，使牡蠣經過水柱沖洗而變得較為乾淨，裝進塑膠籃去，再使用棉繩將籃口網綁起來，使牡蠣不外露。再往上游去，在此見到一叢叢的紅樹林簇立，樹頂停著為數不少的海鷗、白鷺鷥或是其他的鳥類，與西落中的夕陽形成一幅漂亮的美景。

然若從村庄向北行，則出現一幅頗令人驚訝的景象，道路的左邊是一區因地層下陷而半沉在水中的墳墓區，其正對面有一處堆積著高達二三層樓的廢蚵殼，可知此地處於村庄的邊陲之區其中之一。而在廢蚵殼的旁邊，可見幾位婦人坐著小板凳，低頭正在撿拾著未剖乾淨的棄蚵，希以貼補家用。廢蚵殼場的旁邊，又緊鄰著一座小型資源回收場，處理或回收村庄居民視為垃圾的塑膠、鐵灌或器具、紙張..等等可回收的資源物品。

然而，在這短短五十公尺的馬路，卻可見到兩間寺廟，興建於此馬路

---

<sup>111</sup> 「育種蚵殼」與「蚵條」是此地養殖者主要的生產原料與財產。「育種蚵殼」是挑選牡蠣殼其中較厚且大者而為之；「蚵條」則是經過一定程序處理完畢後準備作為採苗的生產原料。

的兩端，主侍著「國姓爺」與「萬善公」，香火還算不錯。

整個景象與環境特色，就此勾勒出此純樸村庄的大略特徵，居民的平日工作、日常活動，而其中最引起個人注意的乃屬「養蚵」此一產業。因養蚵在此看似平淡無奇，被社會體系視為是低層級的勞動產業，然而養蚵產業，在此卻有著何種獨特與不為一般社會所知的產業特性、社會網絡、產業結構、勞動特性？並且地區特有的廟會慶典與活動、及其綿密的產業分工和波濤洶湧的產業起落，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呢？在這小小的村庄裡，歷史的洪流中，居民的勞動與產業活動，每日地重覆播放著與真實呈現在社會體系中。

## 第一節 東石地區產業的在地性與封閉性

地區產業是地方生活、文化、歷史的結晶，也是地方產業經濟的重要支柱<sup>112</sup>。東石地區牡蠣養殖產業的「獨特性」，促使養殖者長時間的勞動，身心俱疲之下，無多餘時間可用以思考如何加以突破或改良，其養殖牡蠣的現況與流程；另者，位處封閉與偏僻的地理環境，使得資本主義社會變遷迅速的訊息流入不易，更是改良養殖技術與新方法難以習得，外在市場刺激的短缺，讓養殖者更易於只是關心既有的投資，希能從既有的投資中，獲取最大產出回報。

### 一、超長、緊湊的工時與高強度的工作量

嘉義東石地區是著名的蚵仔出產地，一直有著「東石蚵仔」的著稱，然而蚵仔的採收之前，卻有其繁複的工作要執行 - 因需配合牡蠣的生長過程<sup>113</sup>（附錄一）。採苗<sup>114</sup>季節到來前，養蚵人家每天從事著

---

<sup>112</sup> 同註 100，頁 10。

<sup>113</sup> 牡蠣的生長過程大約分為五個階段，一、種苗：尋找適合的母貝產卵與適合地點；二、產卵：牡蠣要經過一年才會產卵（有些只需幾個月），集中在 10~12 月產卵，因而較適合採苗的期間；三、幼生期：卵在水中授精後，在二天後成為 D 型的幼生期；四、幼生附著期：在幼生之後，又經過 10~12 天之後，隨著水流尋找適合於它的附生點；五、成長期：在附著適合地點後，牡蠣即過著濾食生長的生活。曾文陽，「淺海養殖 - 牡蠣」，《中國畜牧雜誌》，第 7 期第 2 卷，1975 年 2 月，頁 18-23。

<sup>114</sup> 利用牡蠣特有的習性來為之。牡蠣雌雄在海水中產卵與射精後，受精卵在水中經過 5 至 6 小

把分類過後的蚵殼（適於採苗的種殼「較大與較厚」），一一整理蚵殼的外表，然後利用特製的「蚵捌」將其打洞，再使用現今的塑膠線，依照養殖的不同長度，按照一定寬度綁串起來。而在以便於管理的方式與前提之下，依照十為單位的方式，將其整理網綁在一起成為一小單位，再依個人習慣把二至三的小單位整理成一大單位，以利事先的整理和堆放，之後的採苗季節（10月~12月，然可依個人判斷與資訊的獲取，而提前或延後）用以方便施放至海中，採取海中游移不定的蚵苗，以利蚵苗附著。等到蚵苗有相當附著之後（一個蚵殼大約10至20蚵苗的情形），將附著蚵苗的蚵串取回（或未有附著的蚵串取回重新整理），回到港口邊（或直接於養殖場所工作），在膠筏上將其蚵條一一分開排放，隔天（1~3天，若未處理者，先浸泡在海水中，以免蚵苗枯死）回到海上自家的竹蚵棚<sup>115</sup>，一一放入海中並綁在竹棚上，為一既耗時又耗力的過程，然而這樣的工作依照每一個養殖者的養殖量之不同，所需的工作期間可達近二至三個月之久。

爾後的採苗工作期亦達一至兩個月，然後將牡蠣放養三到四個月（養殖海域「選擇潮水交會、養料豐富之處」），任其濾食浮游生物，等其殼長超過七或八公分，即可進入採收期。而這樣的工作，有時從凌晨一兩點月亮依然高掛，一般人還熟睡之時就已出門去工作，到所謂的「正常」下班，並非是一般人心中的下午五點半或是六點，而是真正的一天工作量的結束，回家已經是晚上七、八點的時候。從月亮高掛工作到月亮再度高掛，這樣一天的工作強度與工作量下來，「勤勞」程度依照養殖者當日所養殖的牡蠣量，而有不同的工作時間。

時節進入採收期間，養殖者有時每天為應付盤商所要求的收購量，工作時間從凌晨之時，出海採收蚵仔（須先駕駛動力膠筏十分至一小時不等，才能至個人的養殖區），到了養殖區忙著固定好

---

時，孵化成為幼蟲，在海水中游泳，經過三十小時，背部出現貝殼，再經過二十天左右，為了結束游泳生涯，遇著堅硬物體，立刻附著定居成長，循環綿延牠們的裔族。王文斌，「牡蠣養殖」，*中國畜牧雜誌*，第5卷第20期，1973年2月，頁24。

<sup>115</sup> 東石地區目前主要的養殖方式為深水竹棚垂下式，故需採用如此的方式來進行養殖。此方式是由政府於民國六十五年，在澎湖試辦（試驗），成果良好之後，推廣至台灣本島的西海岸，在民國六十七年的中央加速農村建設計劃項下「輔導」嘉義漁民從事深水牡蠣養殖，已引起當地漁民投資之興趣。同註15。

膠筏後，養殖者到浮棚<sup>116</sup>上採收蚵仔放回膠筏，以利另一人將整串與大模（坨）的蚵仔敲開（因洗蚵機的進步，已可再簡略一些），便於後續的沖洗工作（十多年前並不沖洗「之前並非如此養殖」，進步到用雙手使用鐵籃在水中左右搖擺，十多年前第一代蚵仔清洗機出現，三四年前改良式的第二代清洗機被使用）。然一天所需的牡蠣量（籃/簍為單位）採收完畢後（大部分敲開此一過程並未結束），再急忙駕駛著膠筏回港邊或選擇一適當地點以處理未敲完的蚵仔，等到全部的蚵串敲開完畢，啟動蚵仔沖洗機，把敲完的牡蠣送進沖洗機，藉由高壓的海水柱沖洗，然後裝進塑膠籃，準備浸水（過程大約一至兩鐘頭「因為要視海中淡水量的多寡，牡蠣是否有真正浸水」），讓蚵工們易於開剖、牡蠣增加重量、過濾初牡蠣體中的砂土。完成浸水過程後，快速回到港邊後，再煩請幫忙運送的工人至港邊取貨（會開車者，大部分自行車運），車運至各個蚵工家中或自家門前，以利蚵工們隔天的加工作業。養殖者接續準備隔天一早要工作的器具與瑣碎的事務（如加油、準備籃子、停放與固定膠筏等），而如此的工作又佔據一天高達八至十小時工作時數中的三十分至一小時不等，到下午五、六點或晚間的七、八點，才有可能算是真正完成一天的工作。

養殖者的工作時間就如同方孝鼎（2001.07）在描述外籍勞工一般，「從早上 7:45 開工算起到晚間 9:10 下班為止，.....每天在工廠的時間是十三小時二十五分鐘，這中間只有一個小時二十分鐘的休息時間，.....每天紮紮實實的勞動量高達十二小時零五分鐘。」一天高強度與長時間的工作下來「體力通常支撐不到午夜 12:00，即使精神還好，為了儲備第二天的體力兩人總會在 11:00 左右就寢，以維持每天七個小時以上的睡眠量。」然而，今晚的一覺，養殖者還不知是否有達七個小時以上的睡眠量，因為隔天又不知須在凌晨幾時起床工作

117。

---

<sup>116</sup> 養殖方式約為深水竹筏垂下式、平掛式（一、二式為現今東石地區養殖者多數採用方式）插竹式.....等六~八種方式（視有否更進一步細分）。可詳見：同前註，頁 24。黃政賢，「台灣『淺海養殖業-牡蠣』之現況與問題」，*產業雜誌*，第 67 期，1987 年 6 月，頁 31-32。

<sup>117</sup> 因為養殖者的工作時間並非按照一般上班族的朝九晚五時段，其工作需配合所謂的「潮水」

在此情形之下，養殖者是否還有其他時間得以從事思考改變，或求有其他更加快速的養殖方法或改進技術？亦或是學習其他的產業技巧？筆者無法確知養殖者是否會主動學習改變或願意改變。但目前能夠知道就是，此項養殖工作通常是未達到正常的法定退休年齡（六十五歲），大約是在五十歲到六十歲之間（或是更早），即必須換退為「次要」角色（因為個人體力已無法負荷）。然退休之後，又無法進入正式就業部門，因為工作的年齡要求，至少要在三十歲之前（或更年輕者）；或本身的技能與技術，無法與產業相結合。故大部分的人，就留守在原有的家園之中，但憑其身上頗具專業性，然而又不被認定的剖蚵技術，賺取一斤十八至二十元（現今價格）的薪資，如此「一天趁幾百塊，買菜的錢著有啊！」<sup>118</sup>既無須向家人拿錢，又不會成為社會福利需援助的一群。

但是，這些人在還能勞動之時，也許不用靠政府的救濟或幫助、也許不用伸手向小孩拿錢。然而問題在於，這些人到了真正無法工作的時候呢？或是臥病在床，無法料理自身的日常生活行為呢？其家庭生計須從何處而來？或許小孩的工作性質也無法支撐或給予幫助（一般的上班族是無法長期請假與擔負額外的事務，因為體力可能無法負荷），如此情形之下，是否又有一新社會問題在隱隱浮現或早已呈現在衰敝的漁村社會中？

## 二、封閉性的訊息交流、互換與幫忙

地區內低教育程度者、未訂閱報紙的養殖人家，藉由其他養殖者的通風報信與互相幫助，得到最大的訊息來源與資訊分享。養殖者若遇家中工作已處理完畢，或無須採收牡蠣之時，則大部分的人會習慣性或定時性出海巡視蚵棚（有時須特地抽空），用以整理蚵棚（可能附著漂木或其他垃圾）或蚵仔，以免蚵仔串糾結在一起；或者是在颱風過後，出海關心個人的蚵棚，是否有被風浪吹襲或損壞，若有毀損者則需於隔日再度出海工作，整修蚵棚或處理善後工作。

---

（也就是看農民曆而行），搭配潮水漲退時間，而出海工作。

<sup>118</sup> 轉引自：同註 16，頁 106。

然則，必有一些養殖者因為懶惰或其他原因，而不願出海巡視，故會先至港邊等待其他出海者的返回，趨前詢問自家蚵棚狀況，亦或打電話詢問詳情（互不孰識的養殖者亦會如此）。可知村庄中人情之重，彼此訊息流通之快速，藉以維護與保有個人的財產與資本。

有出海者，若遇孰識之養殖者的蚵棚被風浪吹襲（因會作特殊記號，若是批棚而飼養，故會熟知），而漂流於海上，則幫其將蚵棚拖回港外並固定後，爾後打電話告知於他，而飼主大都於處理完蚵棚後，帶上些許禮品，親自登門道謝，用以感謝幫助者挽救其不貲的損失。

在此情形之下，因有養殖者的互相幫助與訊息交流，因而減少養殖的損失，相對之下，也使得養殖者在此情形之下，相對放心的從事牡蠣養殖。再者，因為彼此的訊息會互相流通，故可以得知他人今年養殖的蚵仔情形，用以作為個人隔年養殖地點的參考。

然這樣的選擇，亦有機會成本的喪失。其網綁浮棚工作將被迫延後，或是在較為寒冷的天氣來進行；更甚者，對於未來的蚵仔放養工作也將會受到影響，進而影響到收成的日期，嚴重者更影響牡蠣收成的多寡。

封閉性的地區，教育水準的低落（大部分是國小或國中畢業者），對於資訊的獲得或收集，成果相對減低，造成封閉的訊息與資訊互相流傳和影響，形成地區人民養殖技術、其他產業開拓的不知如何突破、或是資本市場上的變化為何，只習以為常的從事勞動生產工作。

也加深了地區集體性文化的制約作用，使得地區居民對於新的投資方式或管道、賺錢的商業技巧不易嘗試或學習，而只願意以其能掌握或不被投以異樣眼光的生產勞動，來賺取個人或家庭的日常收支與積累。

### 三、額外勞動機會與綿密的分工產業網

在資本主義休閒風潮的帶動下，與消費者的興趣使然，地區的養殖者有時轉換身分與角色，成為都會地區，或其他區域，來此從事休

間消費釣魚的載釣服務人員；亦或是，轉變個人的身分，成為地區其他養殖者、盤商的臨時「雇工」。

在蚵仔採苗與放養<sup>119</sup>之前的季節或期間，養殖者在港邊正從事著浮棚的加工處理動作（也就是將長度相同的粗竹「大多為一丈兩尺」，依照相同寬度，交叉的運用塑膠線網綁在一起「而網綁的過程又有其專門的技巧與訣竅」，然後在上一層又網綁上同長度的細竹，以作為未來網綁放養的蚵串之用），以備後來放養蚵仔需求之用，此時也正是東石海域釣魚（魚種以黑鯛為最受歡迎）的最佳季節。在網綁浮棚的期間，若遇較好的天候之時，並有人預約釣魚的情形下（一般一個月會有三到五次不等的機會，需迎合釣客的放假或空閒時間），一般的養殖者會選擇放棄網綁的工作，而載著釣客出海釣魚，賺取從清晨五六點出門，至下午三四點（有時五六點，視釣況與船主而定，若有好的釣況會較晚回家「有些船主並不願意」，釣客會額外多付金錢以為補償。然漁貨主為自己食用外，有些人會贈送予親友或拿到市場販賣「漁貨較多之時，除有販賣以換金錢外，並可抵回給予船主工資，之外還有利潤」）回家的三千元（從原本的一千兩百元至現今）工資，可謂不錯的收入。或則本身若已有人預約，則會將釣客轉介紹予其他人（可抽取一成的佣金），但需徵求釣客本人的意願，因有時其並不願讓某些人載釣。究其原因為某些船主並不願意幫忙釣魚，如此漁獲量勢必較少；二則，某些釣客與某些船主有過不愉快的經驗或是互動；再者某些船主無法掌握較好的釣魚時機與地點，相對之下，釣客較喜歡有經驗與概念者，如此釣況與漁獲才會有好結果（雖然並非直接有相關，但釣客仍願意相信如此的判斷）；最後為某些釣客已有自己的固定船主，只願意請這位船主載釣。

從以上的情形分析，養殖者在較為閒暇之時，還是有其他或是額外的兼職可以從事。但這樣的機會仍需建立在平時早以培養出來的良好互動關係，或對於釣魚地點的常識、努力的收集釣況訊息、迎合釣客個人不同的需求，換言之，也就是努力的幫己身條件加分，作好將

---

<sup>119</sup> 牡蠣的放養用意於使其能濾食海洋中的浮游生物，而逐漸成長變大。詳見：建邦，「如何養蚵」，*今日經濟*，第 169 卷，1981 年 7 月。

自己行銷出去的動作，不讓自己條件落後於人，如此釣客才會轉介其他新人上門要求載釣。兼職的載釣勞動，亦被可視為具有專業取向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服務業，可知養殖者並非沒有轉換其他產業勞動的機會或可能。

這樣的選擇，亦有機會成本的喪失。其網綁浮棚工作將被迫延後，或是在較為寒冷的天氣來進行，更甚者，對於未來的蚵仔放養工作也將會受到影響，進而影響到收成的日期。

另一種兼職型式為，憑本身剖蚵技能或串蚵條的技術，或是幫忙其他養殖者採收蚵仔、施放蚵條/苗，以賺取代工的薪資。在這一段採苗與放養蚵苗的無金錢收入期間，家庭中的婦女，請區域的盤商運送牡蠣至家中，或個人隻身到其他養殖者家中，甚者到盤商所設置的剖蚵工寮(似小型加工廠)去從事剖蚵的代工勞動，用以賺取工資，貼補或支撐家用。

所以，可知地區內的其他勞動機會或可能，應仍然可謂不多與不少。但是若以載釣勞動為主要生產活動的話，其在本地區只能為「季節性」的密集服務產業，無法支撐養殖者個人全年的家庭經濟；若轉為「雇工」，則低報酬的薪資，又無法支應加家人開銷，因而養蚵產業在此地區，仍為生產勞動的主要選擇。

綿密的分工產業網，用以支撐養蚵產業的生產勞動。一項產業的生產或勞動活動，是許許多多的業別或是其他勞動關係的互相支撐，如此整個養蚵產業的社會互動才得以繼續下去。

東石地區的養蚵產業勞動，可從其產業的相關勞動中，窺知一二在東石地區的養殖業中，更細緻地處理養蚵產業中相關社會的分工，可分為以下數種，即有 - 冰廠、販(盤)商、車運工、塑膠商、製筏者、蚵工、蚵仔浸水業、竹子供應商，自成一個綿密的產業生產網絡。

首先為製冰廠：東石村庄中目前有兩家製冰廠，每日生產冰塊，一為供應捕魚的漁民，用以冰存隔日所補獲的漁獲；二則提供地區的蚵仔盤商，主因為蚵仔在回取之後，要裝運至各地市場販賣，需事先使用保力龍箱裝冰加以密封冰存(運送路程長與保持蚵仔的新鮮度)，故需冰量佔為主宗。且冰塊的運送交由冰廠負責，一通電話，

所需冰量即時送到，似於現今的宅急便，需保持高度的機動性與即時性；三則為一般民眾至漁會購買漁貨時，為保持漁貨的新鮮之時而使用。可見製冰廠在養蚵產業中，或是地區的產業結構環節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除冰廠外，養殖者所依賴的「盤商」、「販商」，亦是一個獨特的群體。

盤商、販（零售）商：其獨特在於為何能有其生存的空間？為何可興起此一職業？在這養蚵產業相關環節中，被一般人視為「相對」有錢者（資本積累較多者）被視為相對有能力者，然則其在這產業的環節之中，卻是扮演著商品（蚵仔）價值再生者與傳銷者。因地區牡蠣的行銷方式，造成牡蠣「價格鏈」的產生，在居民習以為常之下逐漸穩固且牢密，使得其能控制東石地區的蚵仔日產量。

早期沿海地區交通不便（道路以泥土路為主）-「過溪要等人撐簾，運輸器材又十分簡陋」<sup>120</sup>「..菜嘛人擔來賣」<sup>121</sup>「..燒水用的土炭(煤炭)嘛要去網寮擔，走去嘎回來要一廿早」(村中老者，八十多歲，2003.05.03 訪談資料)，牡蠣品質鮮度無法掌握，販售問題一直未能解決。甚至台灣鐵道部為避免蚵汁水漬弄髒車上其他商品，而禁止載運牡蠣<sup>120</sup>。然則日據時代，牡蠣的經營事由日人所統收，私人不得販售，若有私售，將收到鞭罰 -「..像阿公丫，就有偷賣，被抓去打兩三次」(村中老者，八十多歲，2003.05.03 訪談資料)，管制之嚴格，令一般人不敢觸法。光復後，雖然政府不再嚴格的管控，然而交通建設與相關設施的缺乏，使得一般人經營販售牡蠣依然困難 -「..像我廿早阿，要袂擔去朴子賣，早時五六點出門，走去到那，已經七八點，賣完回來已經廿波（下午）五六點，歸身窟都是囉咕噴土（泥土）」(村中老者，八十多歲，2003.05.03 訪談資料)，加以養殖者長時間的工作量、現今家中子女人變少，家庭無多餘的人力可幫忙勞務，無法再有額外的時間來從事販售行為。促使地區「販商」有崛起的機會與空間。再者，地區漁會先前所試辦的「共同運銷業務」<sup>121</sup>機制，後來也宣告無疾而終，更是加強與穩固地區「販商」的地位與功能。

<sup>120</sup> 同註 3，頁 35。

<sup>121</sup> 吳錦明，「檢討嘉義縣試辦牡蠣共同運銷業務得失」，漁友，第 45 卷，1981 年 9 月。

車運工：將產品運送分發各地，類似人體中的血液，可分為兩類，一為產業內部，幫忙將蚵仔運送至各個剖蚵工家中或是養殖者家中（工資一籃 10 元）；另者幫忙清運廢棄的蚵殼至集中場丟棄（一籃 5 元），然由飼料公司清回處理以作為飼料之用（另有研議將蚵殼輾碎作為砂土使用，回填海埔地）；再者幫忙運送油料或蚵條，因有些養殖者並不會開車，需請求運工載運塑膠桶至加油站補充油料，運送回家堆放（一次工資為 200 元）。或養殖者幫忙在採苗季節，將事先串好的蚵串運送至港邊下放至膠筏上，以利採苗作業（工資為 200 至 300 不等或更高，需視工作量而定）。二為產業外部，亦即為貨運公司，每天（有採收牡蠣的日子，依照農民曆而定，原為月休二日至現今月休四至六日）下午三點過後，將大貨車停放在海埔地的空曠之區，等待販商運送裝箱完成的牡蠣來；或是開著小貨車至各販商家中收取商品，爾後集結完畢後，運送至各縣市的漁市場，等待拍賣或是販（零售）商領取。

塑膠商：產業生產工具、物品的提供者。養殖者的生產工具 - 膠管，需由外部的塑膠公司提供，再由地區的製造者經火坏塑型（前段為近 2 公尺的 10~15 度向上彎曲「以抵風浪」，中段為 5 至 6 公尺以上的平直膠管「工作場所」，後段為 1.5 公尺的 5 度以內向上彎曲「以利海水排流，降低阻力」）（視養殖者的個人需求，但亦會因工作的方便性與否而有所限制），交由有經驗或技術的綁膠筏者網綁固定膠管，再釘上木板與安裝引擎，才成為養殖者的生產工具（資本投入 50 至 70 萬不等）。串蚵條的塑膠繩，亦視養殖者的需求而定，通知塑膠公司個人的需求量，以利其裁減長度，運交當事人，有時亦當為網綁物品的繩子。保力龍塊主要作為浮力支撐之用，因在牡蠣成長之後，所有重量將會使得浮棚無法支撐，故需藉由保力龍塊的浮力（有時會事先加工，加裝膠條或是套上膠袋以保護或避免保力龍的毀損過快，然而這又是額外的工時與工作量），以使得浮棚不致於陷入海中造成損失（需另尋工作時間或是採收之時順道施工）。再者，盤商密裝牡蠣的保力龍箱，亦由塑膠公司製作，然於盤商訂貨之時以提供。

製筏人：有養殖者更新膠筏或有訂製時，需經由有經驗的製筏者

網綁，如此膠筏才會牢固、安全。然而其技能就在此時傳交親人，或是傳授予其他人，可知代際間傳承技能的嚴密與牢固，區域內居民技術互通的普遍。

蚵工：計斤取薪的勞動者。其勞動代價需由開剖牡蠣，以賺取工資；亦是所有養殖者仰賴的一群廣大勞工，因牡蠣因藉由他們的手工勞動，才得以更有價值。（但出現生蠔之後，將會是一大衝擊）

蚵仔浸水場：餵蚵仔喝淡水與加重並濾出砂土、海蟲的重要加工場所。一般的浸水過程養殖者會自行處理與加工，用以節省成本，但若遇到長期不下雨或是海水中的淡水量不足之時（海水鹹度過大，牡蠣並不會開口濾水，此動作將會白費），養殖者會將牡蠣送至此區，藉由其幫助加工；或是，有時養殖者過於疲累，亦會將此一動作外包處理。再者，本產區非主要盛產期之時，盤商由外地買入的牡蠣會到此加工，以利蚵工開剖牡蠣。然而在此又產生一向社會成本的問題 - 地下水（用來中和海水的鹹度）的盜取，造成地層下陷，此一問題又需由誰來加以承擔呢？是當地居民、還是得動用國家資源來繕修呢？首先面臨衝擊的即是當地居民，地層下陷造成颱風季節的海水倒灌淹沒家園，居民需花耗資本來改善居家環境；二者，整體的環境改善卻需由政府拿錢買單，然而從中所賺取的利潤卻早已進入了私人的口袋當中。

竹子供應商：在牡蠣的採苗期間，養殖者在此段時間大多從事著網綁浮棚（會在竹棚上懸掛旗幟，以作為識別與指示航路之用）的工作，以利未來的放養牡蠣作業。在此之前，有某些與竹商熟識之人到家中尋問是否有需要竹子（一般較熟悉的掮客，會上門而來「早有固定的客戶，因而其他人不會破壞不成文規定，搶食生意」），養殖者就將所需的用竹量與長短告知於他，請他向竹商「代訂」用竹。所以在此可知，一些不成文的規定或販售管道早已深植居民心中，且會努力去遵守這些不成文的規定，不加以破壞。但主要前提，此人與竹商之間的商業信譽必須良好，否則養殖者亦會嘗試與他人買賣。

## 第二節 商品價格鏈與利潤的控損

商品的價格產出與利潤，掌控在商品最後的市場銷售狀況，盤商利用其本身的優勢，運用競爭策略，促使養殖者的被動接受價格安排，卻苦無他法加以突破此一限制。

養殖者為求投資報酬的最大化，投入更多的時間精力與生產成本，用以控制報酬的減低與降低投資的耗損，期能在最小投資情況而有最高的產出回報。

### 一、 商品的價格鏈

若從蚵仔最後販售於市場的情形觀之(依銷售市場的遠近與需求規模有不同的販售價格)(附錄二)，則蚵仔最後的銷售價格掌握在小販售商或零售商身上(因其需訂定迎合消費者所能接受的消費價格)。而所謂最終的代理販售(商)人，其商品來源大略會有這幾種情形，一為商品從各縣市的魚市場所在地標得來販售；二為販售人與商品來源地的盤商有所認識，請其代為收購，然後運交商品(有專門運送牡蠣的貨運公司到產地「東石」收取牡蠣)於他；三則養殖者的親人或親戚從事販售商，而將商品轉其代售(然而銷售量是有限的)；四是盤商親人或親戚直接從事販售者；五養殖者本身放棄養殖，而投入銷售牡蠣，但大部分為嘗試養殖失敗者，且擁有駕駛執照者，在訂買貨源上最為自由的一群體，任何養殖者皆可成為其供應商，但仍以同地區的養殖者為主(誰的牡蠣好，就有訂單。此群體人數不多)。其做法是在前一天跟牡蠣養殖者訂購隔天貨源，然後當天牡蠣販售完畢回家後，先開剖部分蚵仔(有時工作到晚間 10 點或 11 點)，留下部分蚵仔(隔天市場上展示用)，隔天五點起床，開車到鄰近的消費市場販售(大部份以嘉義市為主，距離四十~五十公里)。

以商品的最終販售者的角度來觀察，則生產區的盤商，最易於掌控的銷售管道乃為親人或親戚，因而對於蚵仔的銷售量亦是最容易掌有控制權的一環，故對生產區的收購量產生相當的影響性。再者，請當地盤商代購商品的販售者，因是從本區移出的居民，故對於所販售

的商品，較不易更換貨主，以免產生所謂的「派些啦」(不好意思)。對於更換貨主一事，只因一句「派些啦」，而抹殺了其「自主性」的選擇；或因大家為「同鄉」的因素，不好意思跟較不熟識者訂取貨源；再者，還是因為跟熟識的盤商訂取貨物，可降低產品不新鮮的不確定性、產品來源的穩定性、降低「被倒錢」的風險性呢？

對於商品在市場上，自有銷售管道的養殖者來說，視其從事販商的親人或親戚數的多寡，其本身每日所採收的蚵仔量，大約最高在五百至六百斤左右，對於親人或是親戚來說，其一日的銷售量就以相當足夠，亦無法再銷售其他養殖者的商品（蚵仔），而當日若有多餘的蚵仔，亦得交由較大的盤商來吸收，不然就要血本無歸了。然而對於最後的銷售者來說，是否可能為養殖者所爭取的目標呢？答案是有可能的，然而這卻是一條不易走之路。因為若從養殖者一天的工作量與工作強度來看，則其無多餘之時間來處理牡蠣的整箱與收集剖好的牡蠣、秤重包裝。

故商品（蚵仔）的銷售管道，則易控制於此一產業中所型塑出來的「當地盤商」手中，並使得養殖者對其「依賴」，進而成為一個養蚵產業分工下特有的中間群體。

故對於牡蠣的價格安排，大以消費市場的接受度為主要考量，由最終的販（零）售商，訂定出市場的銷售價格，再由此一市場價格自動降低 20~30 元做為盤商的出售價格，盤商再依此價格降低 20~30 元來做為向養殖者收取商品的主要收購價，因而到了養殖者的價格大多維持在 50~80 元之間，未能有完全的獲利。換言之，養殖者無法像資本主義市場中，「價格」由生產者來訂定，再輔以行銷策略或手法，而提高本身的獲利率；卻只能做為一個利潤的剩餘接受者。

## 二、 養殖者作為價格的接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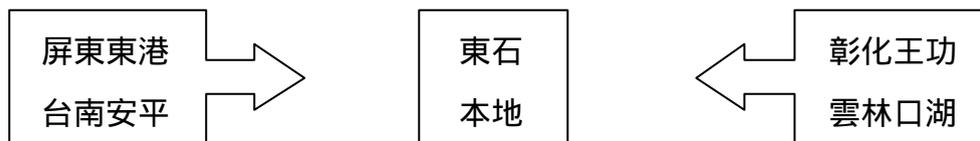
現今，養殖者所採收的牡蠣，一般販賣於個人所熟識的朋友或親戚，收購價格由原先十多年前的一斤五十元，到現今的一斤六十五到八十元不等（地區產量多寡有不同的價格），然而其中亦需償付出代請剖蚵的工資（某些產量可能養殖者自行開剖），與其所投入的生產

成本（油錢、膠筏保養費、膠繩、竹棚、運費..等）扣除之下，所得的實際報償約在二十至三十元（一斤）之間，或許更低。

而在此商品價格鏈的機制之下，價格風險並非完全固定不變，「價格」會因季節性<sup>122</sup> - 本區在 6 月初至九月底為主產期 - 而增減變化。從國曆的四月底至五月初，一直到九月底左右，進入本區蚵仔的盛產期，價格亦是蚵仔最好的期間（蚵仔較為肥碩）。但此期間，蚵仔卻飽受颱風的威脅，因而養殖者的搶收蚵仔，進而造成市場的供需不均，又使得價格下跌。故，盤商可從中要求養殖者配合其需求量，以進行採收作業（如此一來颱風的損失將會侵襲養殖者的潛在所得），或是要求養殖者以較低價格讓售於他，進而使得養殖者不得不屈從，因而旺季的蚵仔價格，並未因此而有所提高。

在本區蚵仔產量淡季的時候呢？本區的盤商又將會遠從屏東的東港或台南安平，亦或者從彰化的王功地區，引進牡蠣（因其他地區的牡蠣可能比本區肥碩）『見圖一』，進而又使得本區在旺季蚵仔未採收完畢的養殖者，又面臨其他地區的牡蠣競爭，因而在淡季之時，本區的牡蠣價格，又面臨另一次的「挑戰」。故，盤商給予養殖者的利潤只是維持在一個所謂的「相互保證生存價格」。

#### 牡蠣貨源



（圖一）

在資本消費市場呢？競爭的情況，亦不遑讓於東石地區養殖者彼此的競爭或其他地區牡蠣的爭奪。在主要的都會地區或次消費市場，近年來台灣的加入 WTO，國外生蠔的引入，早已佔據或吸引某部分消費者的目光；在國內，其他產區的牡蠣，如彰化、雲林、屏東等地，在國內的牡蠣需求市場上，也是彼此的競爭對手，佔領一片天。

<sup>122</sup> 本省牡蠣採收期並不一致，高屏一帶大部分在每年 4 月上旬前採收完畢，新竹至嘉義區域，因屬內海性質養殖，遲至 6 月初才進行採收，台南地區則為 4 月中旬致 5 月中旬，夾在二者間。

所以，在市場上，國內外產品的相互競爭與排擠、價格鏈的機制安排下，更是加深東石地區牡蠣養殖者，做為牡蠣銷售價格上，一個被動的接受者，而非主動的訂定者。

### 三、養殖者的損失與利潤

養殖者的損失來自天然災害或蟲害、人為的偷竊，盤商收貨價格的壓低、清洗過程牡蠣的流失、養殖環境的變化<sup>123</sup>..等等，而對於養殖環境的調查與分析，需資本與技術的投入，因而養殖者只在其能「掌控」的生產過程中，投入更多心力來加以彌補。對於天然災害，由於台灣地處亞熱帶，進入盛產期之時，亦是台灣的颱風季節，因為對於養殖者的損失來說，莫說為大，損失大者，養殖者也許一年的辛勞就血本無歸，更嚴重的，養殖者需賠進老本（原已積累的資本），明年才有可能「再生產」。再者，天然的蚵螺之敵害，依照統計研究，損失率最高維持在 50~60%<sup>124</sup>，故也會造成養殖者為提高其投資報酬率，再投入人力與時間去摘除蚵螺的災害，使其額外成本與勞動，相對的又增加許多。

由於牡蠣是養殖在廣大的海域，養殖者無法時時刻刻就近照料或是看顧其養殖的牡蠣（且每一蚵棚的位置不同），因而增加其失竊的可能性。尤其牡蠣進入盛產期，部分養殖者若其收成快速或是養殖量不多，然盤商仍持續需求牡蠣，將有部分的有心人士，進行海上偷竊的行為（「陸地偷竊可能發生在蚵工身上，偷取一二斤蚵仔」防不勝防），多則造成一個養殖者近一、二萬元以上的損失，達成無資本投資的資本再積累，相對之下，也造成其他養殖者，需花費心思的照料

---

同註 116，頁 32。

<sup>123</sup> 如：水溫需在 10 度以上、海水比重以 1.014~1.021 之間發育最好、酸鹼度為 8.25~8.50 之間、混濁度會影響浮游生物與水中含氧量之多寡、風力影響水流，水流會造成蚵苗附著之難易、養殖場域的扶養高低，都將影響到養殖者採收蚵苗的多寡，進而影響隔年牡蠣的產量。陳世欽，「東石養殖牡蠣著苗減少原調查報告」，*漁牧科學雜誌*，第 3 卷第 1 期，1975 年 6 月，頁 69-70。另一探討，鹽度在 33%~37%、比重在 1.015~1.020 之間、赤潮所帶來的海水成分為何、水中氧量與硫化氧的高低、牡蠣的生長過程、風暴、海流、濁度；光線（日照長短）天然蟲害（蚵螺、藤壺..等）氣象（風向的影響）養殖過密（密度高低）工廠排水（水質污染程度），其中作者認為與台灣有關者為溫度、鹽度之變化；混濁度與氧量；疾病；密度高低；工廠排水；赤潮。同註 2，頁 26-31。

<sup>124</sup> 見：陳清春，「台灣牡蠣養殖隻經濟分析」，*中國水產*，第 479 期，1978 年，頁 98。

與巡視、損失。

從盤商的收取商品到販商（零售商）的市場上出售，才能使得蚵仔的價值性顯現出來，而盤商的收取價格每依季節的不同，有不同的收取價格；更有甚者，盤商與盤商之間串聯，形成價格機制的壟斷與控制，然而養殖者卻對此舉做法，無法表達出不滿的心聲。其主要原因有幾點，一為養殖者人數較多且分布地廣，較不易集合起來，聯合反抗盤商；再者，養殖者為讓自己的牡蠣能較快採收完畢，形成養殖者彼此之間的無形競爭，可降低價格以讓售；三為盤商其有足夠的資金（原以積累的資本）與人脈（與其他地區已有收取管道），能夠從其他地區進取其所需的貨源（不同地區的產季不同，價高者得），使其不怕蚵仔的斷源，進而可以威脅當地的養殖者，迫使當地養殖者讓步屈從；四為盤商從蚵工所在區回取蚵仔時，會要求養殖者「減讓」牡蠣斤數（大約二十分之一左右）。

在上述因素之下，養殖者把其精神與精力花在牡蠣的採收與照料上，甚至要防範其他養殖者的偷竊行為，使得其還能有心思於生產過程的改進，或是突破商品銷售的限制呢？亦或是，對於其他產業的嚐試投入與轉變。額外的利潤損失，養殖者更須投入心力，更使得養殖者無法有額外的時間或是空間，來思考與轉變其產業勞動。

那養殖者的利潤呢？需要有「利潤」才得以讓養殖者生存下去，才得以讓他持續從事此項工作。依照郭仁杰，陳鴻議與何雲達等人的研究顯示，不同的養殖方式有不同的養殖所得報酬率，至少達有 50% 以上，收入在近百萬元之間<sup>125</sup>，故養殖所得亦可謂頗豐；不過無形之中的資本損失與削減，如被偷、天然災害或蟲害、牡蠣盤商收取時的「減斤兩」、清洗過程牡蠣的流失等，亦將會造成養殖者的額外損失，減低資本的積累。

在長期辛勤工作，如此的利潤所得之下，使得養殖者有一定程度的資本積累，基本生活不虞匱乏，讓養殖者有願意「再」從事此項生產性的勞動工作，以賺取更多資本，更值得注意的是，它讓養殖者有「希望」，讓其覺得「故啦作，就有趁嘆（賺）」，他們並不因環境因

---

<sup>125</sup> 見：同註 14，頁 60-63。

素或其他條件的改變，認為自身無法生存下去，若有如此情形發生，只是自己的「無故啦」(不辛勤)。

養殖者的利潤標示出，其是否有足夠的資本，得以投入嘗試其他產業的轉變，或是可利用商業技巧來賺取更多的資本；自我意識的侷限，更是加深了其他「可能性」的無法開拓，只是知道投入更的勞動資源與時間。言明了，地區居民因資本或技術關係，對於其他產業的無法投入與轉變；更是無法了解在資本主義的時代裡，更多資本的積累須藉由更高層次的商業技術運用，而非只是停留在勞動資源與時間的大量投入。

### 第三節 區域產業文化下的資本積累與運用

地區養殖牡蠣勞動下，養殖者的資本積累不易，常需藉由投入更多的心力、擴大牡蠣的養殖量、儉約的生活環境等種種「內在」與「外在」因素的相互搭配下，經過長期的勞動之後，養殖者才能有不錯的資本盈留。

在長期辛勤工作，還算頗為不錯的利潤所得之下，讓養殖者有一定程度的資本積累，基本生活不虞匱乏。在此區域之內，隨著時代的變遷與轉移，現代的父母親對於子女的教育投資，莫不盡到最大的心力，但是也並非所有的家庭，都可如此的投入。

相對於現代社會，傳統的宗教信仰，在此地區其架構出當地特殊的社會交流機制，作為當地居民間的情感聯絡、人與神之間自然而真樸的溝通途徑。

然而，地層下陷、海水倒灌的陰影或是其他因素的考量（如兒女的娶嫁、門面的裝修）下，為求擺脫這些苦惱，居民紛紛將原本低矮與老舊的閩式建築物，或陳舊的木造房屋，在近幾年來，陸續拆建為透天樓房，並於其中置入大量現代與進步的科技產品。

#### 一、 產業下的資本積累

地區養殖者的原始資本，起於何處？如何積累？後代的子孫資

本又是如何而來？首先，從地區的發展起源來看，先民來台拓殖之時，利用原先以習會的技能或既有的經驗，來從事養殖或採集牡蠣，以達成初步資本的積累，爾後傳承後代。子孫再藉由「共同勞作」投入更多的勞動與心力，用以擴大資本的再積累。

在時代的變遷與科技的進步之下，養殖者逐步更新生產工具與相關器物，以擴大養殖量與增加生產量，加以長期勞動與儉約的生活下，累積與擴大資本的規模。

然而地區增長的人口與勞動力，又是如何的被吸收與運用？一則為外移，進入資本主義市場，從事如本文所述的「販商」或「零售商」，形成本地牡蠣的銷售網；亦或是進入資本市場，從事勞動或就業。二為留在本地，但憑先民所留下的「小額資本」，己身由「小」養殖量、長期勞動（或為雇工）、儉約的生活等因素的相配合，逐步擴大資本，再投入改良生產工具與購置新式生產工具（或投入較多人力），用以擴大養殖量，與個人資本規模。

國家資源的投入呢？可由幾個面向談起，國家資源的投入，補助或貸款於本區新增加或移入的人口，投入養殖的勞動，然而因政策的宣導不足，使得居民對相關消息所獲不多？居民教育程度的不足，對於資訊的獲取能力不足？還是在地區居民文化認知下，不輕易向有關單位貸款，來從事養殖牡蠣的生產活動？亦或是，在養殖牡蠣的生產勞動下，其資本積累的不易，「貸款」來養殖牡蠣或從事其生產，「利息」的支付對養殖者而言是一筆沉重的額外負擔，或是不可碰觸的資金來源。

因為筆者在此地區未有聽聞過，養殖者從國家資源中貸款來養殖牡蠣；亦或是，受訪者個人的因素，不易輕言說出個人家庭狀況，故無法知悉正確情形。可知的是，東石地區養殖者，需藉由擴大牡蠣的養殖量、長期的辛勤勞動（或從事額外的勞動機會、雇工）搭配儉約的家庭生活，經過一、二十年後，才有可觀的資本積累 - 可由房舍的改建過程略知一二。

## 二、 宗教的信仰

在一個已近似「靠天吃飯」的養殖區域 - 東石，宗教的信仰，提供居民一個利用心理作用的定律來操縱真實事物<sup>126</sup>的機制，祈求家人的平安健康、養殖豐收。在這傳統與封閉的地理內，宗教的信仰也是一種的社會結構<sup>127</sup>，提供人與人、人與神的各種互相交流、互動機制的出發點，帶出區域內生氣活力的一面。然而在這樣的面向之下，居民早期的發展，早已被妥善地保存與傳承下來<sup>128</sup>。

因而一年之中全庄性與宗族式的慶典，前前後後加起來約有 10 至 20 次，而每一次的慶典花費不貲，在這些共同的慶典或小區域間的慶典上，宗教的儀式與過程，成為地區居民此期間（一至三日）重要的事件，因而在此宗教信仰上的花費、支出<sup>129</sup>，也就變成此社會結構中的道德與價值斷定所在，在這慶典與獻祭的過程中，因而也就成為現代社會的人際交流場域。

地區的宗教信仰更是作為此地區，居民彼此之間的一種「集體性」制約文化，讓地區居民能遵從傳統與流傳下來的規約，不敢加以挑戰與思辯，侷限了居民自主性與創造性的開拓。

### 三、子女教育的投入

不同的家庭因素、不同的文化認知，使得家長對子女的教育，抱持著不同的態度與認知，所投入的心思與資本，亦有所不同，對於家庭未來階級的改變，將有所不同的產出<sup>130</sup>。在此情形下，將可見到區域產業下，養殖者家庭中子女的日常生活情形與作為，分為幾種類項。一是柯呈枋（1998.07）於文中所提到，「……像阮若甲囡仔出去攞剖欲 2、3 千塊了。」<sup>131</sup>「.家庭主婦攞嘛同款攞咱的工作，囡仔有

<sup>126</sup> 佛洛伊德 著、揚庸一 譯，《圖騰與禁忌》，（台北，志文出版社，1991 年 6 月），頁 5。

<sup>127</sup> 同前註，頁 6。

<sup>128</sup> 請參閱：同註 126，頁 13。

<sup>129</sup> 如遇到全庄性的慶典，廟方今年的主委將會至各戶家中，收取丁錢（男子為丁，一丁目前約為 200 元）。

<sup>130</sup> 在社會化過程中，教育往往已經安置在既有意義脈絡中，受到日常生活世界的分類體系所左右。家長態度其實代表著子弟所處的文化情境，是一個有意義的價值分類系統，文化資本正就是依循著此一邏輯而分配，社會階層也正依此選擇性的親近性關係而構築。因而家長態度的投入與選擇，對於子女未來所享有的文化情境及可能從屬的階層地位，將會是一重大的影響。請參閱：翟本瑞，「家庭文化資本對學校教育影響之研究：以農業縣山區小學為例」，《教育與社會研究》，第四期，2002 年 7 月，頁 192。

治咧著乎囡仔幫忙，若囡仔無治咧著鹹實再來款，剖蚵剖完再來款。」，小孩需幫忙家中的勞務（家中清掃、串蚵條、剖蚵..等），以「輔助」家中生計來源的穩定，或是減少父母親的工作量。在此，「輔助」並非直指小孩的「受教權」將會受到剝奪，其平日依然正常的上下課，過著與其他學童相同的生活，小孩於平時的假日（週末、日）或是寒暑假之時，在家庭的權力結構之下，亦需付出相當程度的勞力與貢獻<sup>131</sup>。二若養殖者為中上家境，家中小孩亦需對家中勞務有所貢獻或助益，然而家中小孩亦可上才藝班，以學習英語、珠算、鋼琴、跆拳道..等，以增加小孩本身的學業或課外才藝的實力。三為兒女於平時放學之後，完成今日老師指派的功課，立即投入家中勞務與生計的生產，幫助或協助父母親完成其今日未完成的工作或勞務。另者，為少數的家庭，其兒女不需協助父母的工作或勞務，專心於本身的學業上。

有時，學校教育讓差距不大的兒童，逐漸區辨成兩個不同的族群，文化資本較高的家庭子弟，學習取得更多的文化資本而社經地位不利家庭的子弟，透過教育與學習，在社會分類架構反到被安置在文化資本較低的範疇<sup>132</sup>。但是並非即表示，家庭較為不利者，小孩即無任何發展機會或改變可能，畢竟村庄中已有不少從事相對養蚵產業，勞動層級較好與收入穩固的其他職業，如警察、法官、教師、醫師...等。

然而對於子女的教育投入，能有實質或是相等的回報嗎？亦或只是為人父母的一種自我安慰與期許？還是鄉親父老間，大家拿來相較一番的題材？各面向與看法的呈現，亦是產釋出居民對於「教育」一途，其無法體認與認知到，教育驅動地區改變的可能，只是另其更早認清資本主義社會的無情與現實。

#### 四、生活空間、器物與生產工具的改善

---

<sup>131</sup> 如同筆者本身，在小學求學的階段，母親會要求在星期假日或是在寒暑假之時，將蚵殼穿孔（捌殼）三至五籃、穿串蚵條八十至一百以上不等、清掃家裏，這些工作量隨著年紀增長而略微小幅增加。

<sup>132</sup> 同註 130，頁 190。

在時間與空間相對緊縮的今日，現代人視為必需品的工業產品，如汽車、手機、機車、家電用品..等，陸續的引入村庄，用以縮減每日的家庭勞務時間、縮短與現代社會體系的空間距離、改善家庭的生活環境。在海水倒灌的陰影或是其他因素的考量（如兒女的娶嫁、門面的裝修）下，原本低矮的老舊建築物或居家環境，在近幾年來，陸續已向「現代」的摩天大樓看齊。

養殖者賴以生存的工具之一 - 動力膠筏。在現今的科技發展之下，引擎的性能與動力，已大大提昇或改善。養殖者為減少每日往返養殖場的時間，無不提昇或變換動力膠筏引擎的「等級」。然而在現實環境與經濟情況的改變之下，其他工業用品的運用與傳入，如升吊機，汽車、牡蠣清洗機..等，對於養殖牡蠣工作的勞動強度或勞動量，助益良多。

#### 1. 棲所的更新或置換、家中用品的迎新

在近年來天災淹水、海水倒灌的陰影、個人經濟家中經濟情況有所改善或是其他因素的考量（如兒女的娶嫁、門面的裝修）下，村庄內原本許多低矮的閩式建築物或老舊建築物，近幾年來，陸續改建為「現代化」的樓房，低者為兩層樓，高者為四至五層的透天厝。

所謂「萬丈高樓平地起」，在此區域應改為「萬丈高樓小丘起」<sup>133</sup>，改建後的建築物外觀，一家比起另一家更是富麗堂皇，外壁上的磁磚鮮豔亮麗、油漆粉刷一新、或為樸實的「洗砂」，互相爭奇鬥艷。進入屋內，首先迎來的是陣陣涼風，再往新買的皮沙發一坐，觀賞由大尺寸電視所播放出來的節目，真是令人舒服至極，讓養殖者於一天的工作完畢後，回到家中能有一個舒適的休息環境<sup>134</sup>。另者，若不在原地改建者，其亦會往其他地區或都會區，購置新的棲所。

#### 2. 生產工具的改善

---

<sup>133</sup> 因在原地改建的樓房，因害怕海水的倒灌或淹水，地基以 30 公分以上至一公尺為起點，不一而足。

<sup>134</sup> 並非所有的家庭都可進入參觀，或是到此一遊，需原有親戚關係，或較為熟識之友人，才能至其家中。

養殖者賴以為重生存/生產的工具 - 動力膠筏，在現今的工業技術與科技發展之下，膠筏用引擎的性能與動力，已由原小馬力（8cc）大大提昇至（200cc 以上）。養殖者為減少每日往返養殖場的時間，縮短牡蠣生產的時間，無不提昇或變換動力膠筏的「等級」。

在個人經濟情況的有所改善與居民訊息的互相通報之下，使得其他工業用品的運用與傳入，如升吊機、汽車、牡蠣清洗機...等，對於養殖牡蠣工作的勞動強度或勞動量，著實改善與減低不少，使得養殖牡蠣不似過往，需耗費極大的體力與時間，且牡蠣的產量與養殖量，相較從前有可提高許多。

由上述的各種積累資本之運用，讓我們可以知道，在東石地區的居民眼中，位處波濤洶湧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對於何種事務的改變與更動，是其優先重視與考量的。相反的，也就是居民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中，其他產業的無法加以接受或開拓；對運用產業的更替或其他技術的開發，來促使地區發展活絡或個人更加擁有資本，是一種遙不可及的空虛幻想。

## 第四章 在地生產的侷限與突破

華勒斯坦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理論已闡明，在國家化與全球化的歷史變動中，區域間生產關係的演變，才是推動資本主義不斷前進的動力。依此觀點，檢視本論文的研究區域 - 東石，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發展中，因有其衰敗的必然趨勢，但是，東石為何歷經不同的統治型態，卻都無法成為核心地區呢？「核心」、「邊緣」各有其牢不可破的經濟生產定律嗎？

「我視『中心』(core)與『邊陲』(periphery)為一種關係，涉及不平等的交換關係(unequal exchange)、不平等的地理關係，以及壟斷與自由競爭間的關係。愈靠近「中心」的愈有壟斷權，而愈靠近「邊陲」的有愈多擠破頭的競爭。中心化與邊陲化亦形成兩極分化局面」<sup>135</sup>

華勒斯坦對於「中心」與「邊陲」所提出的概念，認為彼此間有一種不平等的交換關係，以商品、技術等各種的形式來進行；二為兩區域間為不平等的地理關係，其中一者相對另一者佔有較優越的資源、技術，或其在資本主義的體系中，為主要的核心消費(進口)市場，另者為供應消費物品的地區；三則是壟斷與自由競爭的關係，壟斷權被掌握在能靠近中心者，或與中心較有連結關係之中間媒介；再者物品在邊陲地區或中心，彼此會產生激烈的競爭關係。

那核心與邊陲各有何特色呢？核心地區的趨勢是多樣性和專業化，而週邊(邊陲)地區的趨勢是單一經營<sup>136</sup>。然後產業勞動的專門化分工，在各地區出現不同的勞動控制形式和不同的分層模式，其又將對「國家」，產生不同的影響。作為國家權力體系下的一個區域，東石的「邊緣化」體現於何處？養蠶產業又是在何種因素下，成為地區固著且難以轉換的生產勞動呢？

<sup>135</sup> 柯志明訪問華勒斯坦，「資本主義社會體系與社會主義」，*當代*，第四期，1986年8月，頁109。

<sup>136</sup> 華勒斯坦 著、郭方、劉新城、張文剛 譯，*近代世界體系(第一卷)*，(台北：桂冠圖書，1998年2月)，頁134。

## 第一節 商品「關鍵技術」的控制權

依據華勒斯坦的見解，由於資本主義是一種「自願」的過程，其必然結果是，在本質上，沒有任何的社會交易能夠被排除在「自願」的過程之外<sup>137</sup>。這個過程包含著物（產）品交換（易）過程，並且涉及到物（產）品生產過程、物（產）品分配過程，以及對物（產）品的投資過程。因而當越來越多的區域被納入資本主義體系中，彼此間的生產關係也趨向於高度階層化（hierarchical），高度密集的生產程序集中化，成為資本與技術密集的製造業，然後技術就成為資本累積的核心要件，至此，中心與邊陲地區的發展更趨向兩極化。

然而社會過程的商品化是不足以支撐整個流程的。商品的生產過程是在商品鏈各種商品互相連接運用下，所生產或開發出來的。藉著區域分工與商品鏈銜接的強化，國家內部複雜商業網絡塑造了資本主義的動態市場。現今的養蠶產業，由在地的養殖勞動，搭配其他商品的開發與運用，使得養殖勞動愈趨簡易與輕鬆。但在商品鏈的「交換過程」之中，由於商品價格的「不平等」機制，使得邊陲地區「資本」流向核心地區。

### 一、工業成品技術

做為初級商品養殖專業生產區的東石區域，每日出售初級的生產品 - 蚵仔，至資本主義的核心消費市場與次消費市場，再從核心消費市場或次消費市場，購回地區的日常生活必需品；甚至是為了提高資本積累的能力，購買生產工具（如動力膠筏、塑膠繩、油料） - （「勞動力」向來是生產過程中一項主要因素，其又為勞動力供給<sup>138</sup>和勞動力的成本所影響）以縮短或補足勞動力、更新養殖技術或科技產品（如汽車、電子「器」用品），其彼此間的交易互換，因產品（商品）層級的不同、販售價值（格）的不相等，形成華勒斯坦所謂的不平等的交換關係，進而造成低度發展地區的低度發展。

---

<sup>137</sup> 華勒斯坦 著、路愛國、丁浩金 譯，*歷史資本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6月），頁3。

<sup>138</sup> 勞動力供給：在市場穩定和勞動力數量在某一時刻達到理想狀態的情況下，固定的社會生產關係（某一具體生產者擁有穩定的勞動力）可能會使成本較低。但當產品銷售減少時，如果勞動力數量不變，就會增加生產者實際成本；相反的，生產者就會失去營利機會。同前註，頁7。

從產業技術的關聯來分析東石地區的發展，則可知東石地區因工業「技術」的欠缺，導致資本積累的緩慢。現今資本主義所重視的商業資本，居民對此技術或技巧的掌握更為缺乏，使得地區資本無法快速與大量的積累。

東石地區的養蚵業，有其綿密的分工產業關係，不論是從養蚵業本身，乃至專業分工後的各生產過程與勞動，各自佔有一定的「專業」能力，然而「技術」的引入與開發，「技術」的從何而來與習得，卻成為地區與在地居民資本積累的首要要件。故分析產業內部的各項分工與勞動，以知悉「技術」的源處，尋找「資本」的流向，找出地區何以成為邊緣。

冷藏技術：在此所指的冷藏技術略分為幾種，一為製冰廠的製冰技術，據村中長者所言，在日據時代冰廠即已存在，使用了「電力」與「阿摩尼亞」來生產冰塊，成為壟斷的事業。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與進步，地區陸續出現其他的冰廠分食利潤，使得壟斷利潤分散至其他人身上。

牡蠣養殖方式的開發改進：中國養殖牡蠣可能已經有 2000 年歷史，據羅馬帝國時代記載說，在西方開始牡蠣人工採苗著床以前，中國人已經掌握牡蠣的養殖技術<sup>139</sup>。對牡蠣的取用，由原本的採集方式慢慢進步到養殖生產，至明代以後，大陸沿海地區牡蠣養殖十分普遍，石塊法、插竹法養殖均有<sup>140</sup>，然約於 200 百多年前傳入台灣，亦是東石地區有先民至大陸地區來台拓殖之時。所飼養之種類類似真牡蠣<sup>141</sup>，飼養於台灣的西部沿海潮間帶。因此可想而知的，東石地區的先民們，其原本即已掌握住石塊法與插竹法的養殖技術，然因台灣西部屬於沙灘地形，故以石塊法養殖實屬不易，因而大多是採行插竹法。

本區先民因是從大陸地區來台拓殖，故對於原先養殖牡蠣的方式 - 插竹法<sup>142</sup>早已嫻熟，後因插筴式養殖蚵適合面積有限，筴竹上蚵苗附著常不均勻，蚵苗生存競爭，相互軋擠，既易脫落又礙生長，植插筴竹的位置海砂受

---

<sup>139</sup> 同註 1，頁 40。

<sup>140</sup> 同註 1，頁 41。。

<sup>141</sup> 同註 5，頁 5。

<sup>142</sup> 將竹子的一頭剖開至中段，中間以上夾著數個蚵殼，另一端削為尖型，便於插入土中。

阻擋而堆積，遂至荒廢<sup>143</sup>。然整個時代背景與環境前進到光復後，由原本使用鐵絲或鋁絲來養殖，後因塑膠的發明與被引用、動力引擎的發明與使用，所以相繼的發展出不同的養殖方式：平掛式、浮棚垂掛式、延繩垂掛式……等等。經過政府的推廣與養殖者的試行之後，東石地區以平掛式與浮棚垂掛式較為適宜，其中原因如：投入成本考量、養殖區域的灘地問題、產量的多寡為主。因而在經過改良與試驗之後，使得東石海域在外傘頂洲的保護下，能有全國最高的牡蠣產量。可由村中老者口中證實養殖方式的演進 - 「啣開始是用插竹夾殼的方式，後來有用安仔線（鐵絲）或鋁絲來棲（飼養），更後來用塑家繩（塑膠線）來養」（村中老者，八十多歲，2003.05.03 訪談）。可見當地的養殖技術，並非由居民所拓展或研發出來的，是經由政府投入技術與資金的研究，在民國六十七年的輔導與推廣之後，經由當地養殖者的適應與考量，保留現今的養殖方法與技術；亦即說，當地的養殖者，無法在自身的養殖勞動與資本的考量、研發或改良養殖技術的不確定風險之下 - 如無有蚵仔的收成、家庭經濟的無法負擔與支援等，來加以改變養殖的方式，只能「被動」的等待政府的研發與推廣，才能有所改變。

運輸工具的技術與商品開發：早期養殖人家出海工作，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撐著竹筏出去 - 「啣開始的簾是真正世簾（用竹子作成）」（村中老者，八十多歲，2003.05.03 訪談），光復後，由於動力引擎<sup>144</sup>的自日本引入與推廣（但需視養殖者的資本是否充裕），輔以膠管的產生與引進，動力膠筏的產生，使得生產區域得以向更外與深度的海域拓展；另者，其減少了養殖者往返路程的時間，縮短了生產工時。再者，汽車的普及與運用，讓原本需依賴鐵道或是客運運輸（需搭配公共建設的建設），耗時較久的運輸管道，更加縮短運銷時空的限制，使得市場可獲得更加新鮮的產品。另者，汽車的普及化，也促使原本需由養殖者本身以扁擔或推車，運送牡蠣或清理廢蚵殼的勞動，又細分出一個服務產業 - 專業運送與清理人員，在區域內從事載運勞

---

<sup>143</sup> 胡興華，「台灣海洋養殖的先驅 - 牡蠣（下）」，*漁業文化*，第 108 期，1995 年 9 月，頁 37。

<sup>144</sup> 三四十多年前，剛引進台灣的引擎為 8cc，現今可達 200cc 以上。然而不同的引擎量需搭配不同的膠管，以致造成膠筏。大引擎量者，以作為捕魚的膠筏為主，因其動力需求較大，以便於拖行捕魚網，且配合大膠管以能有足夠的工作空間；然養殖牡蠣者，因要便於停放蚵浮棚旁，故膠管不適於過大，且較不耗勞力於膠筏的控制，故侷限於中小型的動力膠筏使用。

動與幫忙清理蚵殼的工作。最後亦最重要，因汽車的普及與大型化，因而造成盤商可僱請貨運卡車至其他區域購買產品（蚵仔），回到東石區域，與本區域產品形成既競爭又輔助（其他區域的盛產期亦是東石的淡季，因而許多蚵工將需其他區域的產品以賺取工資；另者當地養殖者若已無牡蠣可生產或無其他勞動事務時，亦會從事剖蚵以賺取薪資）的關係。

若從運輸工具的開發談起，從早期的低成本竹筏，居民掌有技術可自行製作與研發，而隨著時代的變遷，所有的「引擎」與「相關配件」的發明，所有的「技術」研發與資本投入，更優於養蚵產業中，任何一位使用商品的勞動者本身技術或技能，其需花費的購置成本，更甚於使用者積累的資本。也就是「技術」的價格上升幅度，大於「牡蠣」價格上升幅度，造成兩者價格上的「極化」差距。

塑膠製品的開發運用與影響：「塑膠」的開發與運用之後，產業的養殖型態與方式，有了重大的轉變或更新。在日據時代與較早之前，牡蠣的養殖以所謂的插竹夾蚵法<sup>145</sup>來養殖（受限於採收方便度、海水的深淺、養殖方法的開發，故養殖區只限於相對淺灘區），至光復之初，依然未能突破與改變。然民國五零年代至六零年代初期（村中長者的印象），塑膠繩的被發明與引用，使得養殖牡蠣可有更大與更多的養殖區域（但是需退潮時養殖者能下海採收牡蠣的淺灘）。至現今東石地區多數養殖者，採用的浮棚式養殖法，已可到達數十公尺深的區域放養牡蠣，使得養殖量與產量相對增加許多。再者，塑膠繩可使用於「網綁」的用途之上，使得原本需要鐵線固定的物品或是棚架，因塑膠製品的替代而降低牡蠣生產的成本，如網綁浮棚、棚架、膠筏..等等。二則為膠管<sup>146</sup>的產生與使用，讓原本使用竹子做成的真正的「竹筏」，遭到汰換。主因為竹筏無法承受過大的風浪，不能離沿岸太遠，以從事養殖活動，以免發生危險；竹筏的承重量無法與膠筏相抗衡，因膠筏相對竹子較為堅固與有較佳的承重量，故可裝配機械引擎，以增加行駛速度減少勞動時間；增加牡蠣的承載量。另者為裝盛器皿的研製，主為盤商的牡蠣裝箱作業使用時的器皿，與養殖業者為裝盛牡蠣所需籃子。在日據時代（遑論

---

<sup>145</sup> 為一傳統的養殖方式，其做法乃將對半竹子剖開，然後再將二分之一的竹子剖開至竹子的中段，剖開處夾以蚵殼，任憑牡蠣的附著生長。

在這之前所使用的器皿)與光復後塑膠製品為引入台灣使用之前,盤商為將牡蠣販售於各地的市場,需將牡蠣把包與裝盛(以免遺失或流失),然交運至各地消費市場。然在此階段,盤商起所使用的器皿為「竹簍子」,在其底部與周圍放上「大的荷葉或是樹葉(主以荷葉)」,裝入牡蠣與冰塊。然在民國五、六零年代之時,塑膠製品的出現,原本使用的「竹簍」,遂改變為塑膠箱,以增加冰塊對牡蠣的保溫度、減低冰塊的快速融化。

養殖業者,在日據時代或是較早之前,其裝盛牡蠣的器皿,亦是為「竹簍」。然以其特性而言,經不起碰撞與跌摔-在工作之時,不可能極其小心地搬運與放到地上,且其裝重量較今日的塑膠器皿而言-竹簍最大裝重為20~30斤,而今日的塑膠籃,可承載40~50斤,兩者相差兩倍,竹簍遜色許多,且保存不易,對於資本耗損而言,將是一筆沉重與高額度的開銷。

牡蠣清洗機械技術的開發:牡蠣從原本的不加以清洗,使得剖蚵者指破血流,到現今的機械化清洗,主要原因有,一為除了清洗外殼的泥污或雜物,進而使得剖蚵者不因鋒利的外殼因素,造成處理過程時受傷;再者,讓剖蚵者能更快速的尋找到位置(不為正確的位置,因只要可開剖者,即可;另者開剖牡蠣的地方,有分為從牡蠣開口濾食的開閉之處與開閉的連結之處)以增加開剖速度(也就是增加生產速度);三者為增加籃子的裝載量(清洗過的較為處理的蚵串不佔空間)。然則,清洗器具的轉變由原先是採用竹簍的裝盛,潑水的稍微清洗,到使用鐵簍(留有一定的交叉空隙,以利雜物掉出,但相對也會使得較小的牡蠣失去,形成損失)站在淺水區左右搖擺清洗,在此時亦會使用腳(穿著膠鞋,消耗量頗快,平均2~3星期需更換一雙子)踩開牡蠣(有時腳也會受傷)。至十多年前牡蠣清洗機械的使用,又加快了生產的腳步,也使得養殖者不需冒著高受傷機率來從事生產工作;然近幾年來,又針對原先的清洗機加以改良,使得原先需消耗許多體力的送洗工作(將敲開的牡蠣使用鐵「鋁」鏟,鏟起或裝入籃子送「倒」入清洗機的入口「約半個人的高度」;現今有加裝運送帶的清洗機,降低了高度),又更加簡略與省力。另一種機械為,加裝牡蠣絞開器的新式清洗機,使得從蚵棚採收上來的蚵串可以藉由敲開器的運作,而將牡蠣分開直接送洗,減少了人力

---

<sup>146</sup> 原本開發來為直徑6.5碼至現今的16碼,是否為膠管的塑型技術進步因素呢?

敲開的動作，然其缺點在於一段時間後需將機械停止，以清除絞開器上的膠繩，造成生產過程的延時。但是這樣的清洗方式與機械的使用，使得牡蠣清洗既快速有乾淨，不必付出勞累的洗淨工作，節省工資降低生產成本<sup>147</sup>。

起重機的發明、抽水馬達配以調和水質技術的運用：起重機減少勞力的付出；抽水馬達培養出「浸水業」的服務。近十年來，養殖者陸續在膠筏（承重量要足夠）上裝載起重機（成本 2~3 萬元，機械加安裝費），用以減少浸水後拉回牡蠣的「重」勞力勞動，或是其他需「拉高」的勞動工作；亦或是在岸邊加裝起重機，用以將牡蠣從膠筏吊回岸上，或是岸上物品上到膠筏上（因地層下陷的因素，海水退潮後，目前的岸邊與膠筏會落差達 1~2 公尺）。因天然因素的使然、配合抽水馬達的發明，使「浸水業」得以存在。因牡蠣浸水的動作，需在海水與淡水交接且鹹度適中之處進行（大都在海水與和河川交接處）。養殖者先將裝籃的牡蠣在海水比重較大之區域放入海中，然後使用棉繩將籃子網綁在膠筏邊的木頭上，並將動力膠筏固定住（使用鐵錨或是網綁在固定的物品「有時會是他人的膠筏」），等待牡蠣開口濾食後（約一個鐘頭左右），再將膠筏啟動，以緩速朝淡水區前進（以免速度過快，浪花過大而驚嚇到牡蠣，使得牡蠣又回到閉口狀態。如果牡蠣閉口則浸水此一動作將形同白工），讓牡蠣濾入淡水並濾出砂土，以增加重量與減低蚶工開剖的困難度。因而在冬季或是東石地區下雨量較少之時，海水的鹹度過重，不利於養殖者「浸水」動作，因而養殖者會將清洗裝籃完畢的牡蠣，請求運工將牡蠣運送至「浸水場」，以利牡蠣進行浸水過程（工資約 5~10 元）。因而浸水場利用「抽水馬達」- 用以抽取地下水調和海水，來進行牡蠣浸水工程。

剖蚶用具的進步：牡蠣殼硬、大小不一、邊緣鋒利，極易傷人，早時養殖者或是剖蚶者沒有適合的手套，勤儉成性，以竹管代替手套保護手指（或是未加保護），利用鐵籤或鐵片，將牡蠣開剖以取其肉，所以經常再開剖蚶仔時，指破血流<sup>148</sup>；然而今日的剖蚶者（有時養殖者亦會自行剖蚶，以降低生產的成本），已有棉套或是塑膠套可以使用（有時會兩者並用），以保護本

<sup>147</sup> 陳聰松，「牡蠣產銷現況與改進措施（上）」，*豐年*，第 35 卷第 1 期，1985 年 1 月，頁 25。

<sup>148</sup> 同註 3，頁 42。

身的手指與手掌。但是若有一時不小心或注意，依然會指破血流，嚴重者仍需找醫師以做止血動作。但這一處理的過程，相較其他環節，也是整個養殖生產過程中，「最」沒有再進步的一個生產環節，停留在「較」原始的處理方法上。

但是相反的，當技術與改良方式在商品鏈中被提出後，則首先面臨衝擊的 - 蚵工，其家庭生計與支柱，將被科技所替換，無法在繼續生存。另者，邊緣地區也許資本不足，無法提供研發或開發技術，則若向市場取得或使用技術服務，可想而知的，資本又再次的集中在核心地區。

## 二、交換技術

根據華勒斯坦的解釋，在資本主義的市場交易中，所謂的價格競爭，其實是反映出做為買主的一方，想從賣主身上奪取商品鏈上，一切勞動過程所產出的部分剩餘利潤。這樣的價格競爭，主要是通過壟斷的手法來加以操縱，與藉由「垂直一體化」的銷售方式，來影響各個環節的價格，形成所謂的「商品價格鏈」機制。所以可知交易或是交換活動，可營造出利潤，創造「勝」於直接從事生產活動的資本，掌握「關鍵技術」更是資本積累的重要所在環節。

因而以東石地區的養蚵業來加以檢視，商品的出售與購入、商品的競爭與排擠、在資本市場或在地交易，為何是掌握在特定的「中間」群體手中 - 盤（販）商，或是能夠使得牡蠣創造出更多利潤的人的身上，相反的也就是東石地區的養蚵業者，為何無法擁有開發其他管道的可能或是突破養蚵此一產業？

就養蚵勞動而言，生存上物理因素的壓迫，使得一天或是長期的緊湊與高強度勞動，地區居民無法從事產業外勞動，或是再經營其他的產業活動，更遑論進入從事商品鏈的交易活動，或在在地投入其他交易行為；加上近來家庭子女人數的減少，國家教育體系的建立，更使得家庭勞動力的不足，養殖戶無法再自行進入市場交易活動，需將產業中部份的勞動過程分出，成為產業專業分工下的一環。

若家庭中有足夠人數參與生產勞動，則情形又為如何？由主要或是次要的銷售市場來看，從前老者可自行走路到市場（朴子），從事小額商品兜

售，來回已長達 12 小時以上的時間。現今消費市場大以都會區為首，則距離東石最近的消費市場 - 嘉義也有四十至五十公里之遠。以作為最終的販售商而言，地區外移的人口，定居市場當地或外圍（辛勤工作以謀取棲所或是家中購置），減少路途來回奔波；若是本地外出從事販售者，其每天開車至最近的消費市場，進行商業行為，則至此即產生國家管制問題，在以低學歷且偏高年齡的東石地區，許多養殖者未領有「駕駛執照」，更是無法自行進到消費市場。

再者，防堵人為的海上偷竊行為、颱風過後的巡視或維護資產，更是讓養殖者無抽身從事他業，或是商品的銷售經營。

或者，養殖者但憑本身的專業能力，成為季節性載釣的服務人員，或是成為其他養殖者的「雇工」，也只能在養殖勞動額外的時間來進行，卻無法成為主要的生產勞動；若想成為「主要勞動」，則在社會現實壓力之下，需尋找「兼業」勞動。常言道：「高風險，就有高利潤」的產出，在國家意識的介入下、集體性文化思維的抑制、個人的無法承擔資本主義市場的「不確定」風險，造就個人或是地區無法擺脫初級生產活動的枷鎖。

產業的勞動過程中或相關專業分工活動，使用的機具或商品，由於核心地區「技術」的掌握與開發，昂貴的「現代化」商品與低層級的初級商品，在「不平等的交換」過程下，邊緣地區不易積累的「資本」，一時大量的流向核心地區，使得資本更加集中於核心地區，讓核心地區得以有足夠資本或資源再投入技術的開發與研究。再者現實的物質壓迫，外在因素的侷限，亦使得居民對於商業技術的無法擁有或進入。換言之，邊緣地區在生產條件與技術的重大限制下，慢慢失去了對資本主控掌握的權力。

## 第二節 「權力」的體現

權力偏遠的邊陲地區，做為體系中體現的一環，地區與產業的發展，在面臨國家機構的法令與規章之時，各種具體政策的實行之時，地區與國家、地區與整體間的矛盾與衝突，資源投入的無法達到預期效果，居民限於單向

的思維中，既有的生存法則與模式揮之不去，進而呈現固著狀態，創新與冒險的抑制，使得地區發展產生無法更替。

## 一、地區浸水業

東石養蚵業位於資本主義生產環節的末端，而此產業對在地生態所造成的浩劫也由在地居民承受。「邊緣」因此意謂著，該區域不只是經濟生產的底層，同時也是社會文化、空間權力結構的底層。對在地者而言，「牡蠣浸水」是生產活動必要的一環，但是，隨之而來的地層下陷卻也浮現日日可見的磨難。

然而隨著時代變遷，輿論與論述的指責，國家體系對於「抽取地下水」一事，也有了不同的認知與政策安排，然而這樣的政策安排與措施，對居民的養殖業與當地的經濟生活，產生了何種的影響？對地區居民帶來什麼樣的衝擊？

### （一）對居民有利（正面）的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

東石地區的養殖蚵產業，在「專業分工」的發展之下，形塑出在地的產業分工 - 浸水業。利用抽水馬達 - 抽取地下水與海水，進行牡蠣浸水的工作，乃是一個縮減養殖勞動過程的分工，對於地區牡蠣的養殖而言，在大量生產的情況、天候條件不佳之時、養殖者的勞動過程安排，在產業的地位（位置）日趨重要，為一無「取代性」的分工，與牡蠣養殖日漸形不可分。

其地位的重要性、價值性何在呢？則需由「蚵仔」在地區產業發展與地區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來探討之。在一個有超過半數居民依賴「蚵仔」維生的「專業生產區」中，「浸水業」使得當地養殖海域在淡水稀少，養殖者在無法進行浸水勞動之時，讓養殖產業不受影響，得以持續進行養殖或增加產量，也就是居民能進行「再生產」的活動、或是縮短產業生產過程的時間與成本，讓養殖業者、蚵工、車運工...等等相關產業勞動者，不因天然因素的阻礙，造成生計或收入受影響。

或者，在東石牡蠣產期淡季之時，盤（販）商由其他地區（台南、高雄、屏東）購買蚵仔進入東石，依然藉由浸水的過程，讓此時期的產業網

絡分工者，維持地區的生產與勞動；養殖者可以暫時轉換身分，成為臨時性的「雇工」，得以持續賺取收入維持家庭經濟；產業生產活動不致停擺，地區持續著資本主義的生產活動。

因而在如此的情況之下，浸水業對於牡蠣養殖所產生的影響，在地區的居民眼中看來，則是為利人利己的一項產業內活動，其所生產出來的「產出」 - 資本，地區居民得以「均沾」，維繫著產業活動的「再生產」。

## (二) 對環境生態不利 (負面) 的外部性 (negative externality)

在政府的大力推展養殖業之下，經過 70 年代至 80 年代的快速與盲目的擴張期，埋下產銷秩序失衡與生產環境惡化的問題，水資源的超限使用以及濫墾鹹水魚塢所導致的土壤鹽化等成為社會所詬病的問題<sup>149</sup>，加上相關研究的指出，地下水的超抽，將導致地層下陷的情形<sup>150</sup>，國家政策的轉變<sup>151</sup>，使得東石地區的浸水行業，目前面臨兩難的困境。浸水業別該是隨著政策的轉變而轉換其所的在產業中所處地位置，並且配合執行政策的施行，配合禁抽地下水；還是繼續執行其在養蚵產業中所扮演的角色，繁榮地方養殖產業與地方經濟發展。

## (三) 「國家政策」與「在地生產」的兩難

若以國家社會的整體利益做為出發點，考量整體的生態環境、注重多數的意見，符合大眾的利益要求。則東石地區的「浸水業」，該是配合國家政策的宣導，禁止抽取地下水，或是減少對地下水依賴，使地下水的使用程度能降至最低。相反的，「地下水」的禁止使用或是減少使用量，對於東石地區的養殖業而言、或是該地的產業相關勞動者，則是業者本身與地區居民的「生存」權利、「經濟」權利，一次的被剝奪。換言之，在國家政策

<sup>149</sup> 陳君如，「台灣養殖漁業發展沿革」，*中國水產月刊*，第 569 期，2000 年 5 月，頁 19。

<sup>150</sup> 如：賴裡耀，「雲林沿海地區地下水位變化與地層下陷之關係」，*港灣報導*，(第 27 卷)，1994 年 1 月。；周良勳、沈向白，「嘉義沿海地區地層下陷之量測調查研究」，*嘉義農專學報*，(第 46 卷)，1996 年 7 月。；陳志芳，「屏東大鵬灣地層下陷監測研究」，*港灣報導* (第 50 卷)，1999 年 10 月。；丁澈士，「屏東平原地層下陷問題之探討」，*看守台灣*，(第 2 卷第 2 期)，2000 年 4 月 6 日。

<sup>151</sup> 中央政府為減緩下陷，訂頒的「第一期地層下陷防治執行方案」，將雲林列為優先區域，將封填沿海地區水井。請參閱：魯永明，雲林縣水資源不足 地下水又超抽嚴重 慎防地層下陷 人工湖取代封井，([http://www.water.tku.edu.tw/sub91/frames/act\\_news/act\\_news\\_020829.htm](http://www.water.tku.edu.tw/sub91/frames/act_news/act_news_020829.htm))，90 年 08

的介入之下，當地的「養蚵業」或「地區內部經濟」，是否將會面臨產業危機、經濟斷糧呢？亦或是地區整體經濟的瓦解？

再者，若是國家政策禁止抽取地下水，業者或養殖者有其他的替代方案或措施，可供「選擇」嗎？還是只能被動的接受政策性安排與規劃？然而同樣的目的或目標，卻可由不同的手段或是方法來加以達成，誠如雲林縣政府的做法：

「去年經濟部水資源局指示縣府，封填沿海地區違法水井，縣府為避免養殖業反彈，原計畫十二月前，優先封填一百口養殖區荒地及廢棄水井，後考量「封井」窒礙難行，決定以「規劃下陷區土地利用」及「輔導養殖專業區」等新的方案，取代封井。」(魯永明，2000.08.22，聯合報)

由國家體系投入大量的資本與技術，研擬其他的可替性方案或是生產方式，一如「雲林縣府為執行中央訂頒的第二期『地層下陷防治執行方案』，研擬完成六項防治策略，決定持續推動下陷區「土地利用」，興建人工湖，取代「封井」，」，提供多種解決方式，以替代東石地區養蚵業中的「浸水」作業模式中，居民抽取地下水的來源；換言之，將浸水業中的地下水源，改由其他的水源來加以替代。

然而，在此又將引發「利潤私有化、成本公共化」的爭議又引發此政策「正當性」的問題。因國家所投入的大量資本與技術，來興建或投資相關替代水源的公共設施，如海水淡化廠、電析廠..等，所投入的成本或資金，將會是納稅人的稅收，而公共設施所產出的「經濟效益」，直接獲利者將是東石地區的養殖業者與地區的居民；而其他地區的人民，將無法感受到設施「利益」的產出或體會到難以察覺得「地層下陷」的改善。

再者，若是國家扮演「技術」指導者，由地區居民投入「資本」，來加以興建相關產業設施。在這社會體系中相對落後邊陲的東石地區，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居民資本累積的速度慢或不易的情況下，對於一個動輒需耗費上千萬以上的設施，地區居民是否有能力或資本來加以擔負呢！？

#### (四) 貧窮與停滯所箝制的在地發展

在面對各種經濟社會風險的同時，東石地區的敬神歡宴依舊輪替上演，循著固定的時節鑼鼓齊鳴、酬天謝地。資本主義世界的激烈競爭只被視為「外在」環境的不可抗拒，而非必須立即因應的重大挑戰。「理性化」的牡蠣生產程序提高效率，卻可能不敵極速躍進的跨國競爭。或許，單面向生產所伴隨的「外部污染」，正是僵化封閉的在地社會文化。

## 二、教育體系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體系中，為人所讚揚的優點之一，它創建了 - 教育機構，並且擴大教育機構，使得人人有機會接受教育訓練。在這教育體系之中，社會體系內某部分的人材，可以因本身的才能，而衝破「階級」的障礙與限制。在國家意識形態之下，東石地區不例外的設有相關教育機構 - 國小、國中。地區居民亦想藉由教育體系的機制 - 「那時，阿有踏切（讀書）……」，藉由提高學歷，以獲得相對開闊的就業機會，來改變自身的發展。

但是，教育機構不斷的擴大化之下，直接產生的影響 - 就業者教育程度要求的不斷提高<sup>152</sup>，也就是社會高學歷現象的產出。職場上高學歷的要求，對於子女教育的投入，不確定因素與認知的不足，投入與產出能有相互平衡的抵銷嗎？在東石地區，居民學歷的提高，則需是個人的家庭經濟狀況、或是相關因素的配合，才得以實現。又筆者在東石地區所見，家庭中的子女需協助家中盈取生計，在「人力資本」的投入與社會現實的逼迫下，家中所投入的各項花費，與未來的利益所得相較，誰能知悉真正的產出情形？對於「未來」的不安與退卻，居民反過頭來，退守在已能掌控的部分，不敢與無法再開拓出更能激勵自身的文化思維與意識。

「教育」在多大的程度上，引導「東石地區」的居民走向或發展出更具有廣闊的視野？由「踏切（讀書）有啥嚙（用），切踏厂丫尼管（高），世用作啥，有啥嚙」的詞語中，可知做為長期政策投資，教育在東石地區反而被視為一種浪費，居民主以「單向」思考方式做為價值的斷定。教育在此無法讓居民開拓出更開闊的視野，相反的，更使其提前「認知」到，在這社會體系架構之中，個人只能居於社會較低層次的範疇，從事初級的勞動生產活

---

<sup>152</sup> 同註 137，頁 81。

動，無法擺脫宿命的命定，因而更是抑制了個人潛在可能的挖掘。

在不確定的情形與社會現實的逼迫下，做為國家投資的教育一途，依然只是讓居民停留在低層次的勞動，外在的認知與文化思維的告誡，重複性的循環，人民的思維愈加固著、原有產業也就愈加牢不可動，地區也就愈無法脫離「邊陲」的位置。

### 三、國家階層體系的一環

自清朝納入為權力體系中的一環，東石地區的發展，即是「自由發展」態勢；在日據時代，著重於殖民經濟的發展與建設，對於地區的基礎與民生設施，也未有顯著的貢獻；到了 1950 年實行「縣市地方自治」之後，在國家階層體系當中，改為「鄉」級，經過四五十年的發展與變遷，依然停滯不前或未有大幅變動，反因地方青壯人口的外移，使區域人口愈趨高齡化的現象，呈現衰老的局面。

地區公共建設的不足、土地開發的難以取得（土地的侷限、土地政策的限制），促使地區無法吸納其他層級產業的進入。地區產業以初級產業為主，其他二、三級產業發展的不足或缺乏，造成地方稅收不足以再投入公共建設，而形成一個「結構性循環」的落後發展；再者，地區無法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也就造成地區人口的外移，更是加深地區發展的停滯。

做為國家權力體系中的一個層級，權力，隱於無形的制度，國家資源的缺乏，資源的投入無法達到預期目的，甚出現了反效果，使得發展停滯與貧窮在邊緣地區形成一個「結構性循環」，也就是說，邊緣地區是處於低度發展中的發展趨勢。但是相反的，在現今的民主制度中，為何居民無法透過「集體性」的力量，對國家意識形態來要求或提出任何「回應性」的聲音，而只是順從於國家體系的安排；甚至是，在集體文化的籠罩下，地區無法提煉出自我改造的能力。

## 第三節 養蚵業的固著化

處於經濟生產活動邊緣位置 如東石者，勞力密集的初級產業遭逢困

境有其結構上的必然，「初級」自有其在地屬性，日益衰落的初級產業，透過傳統的文化思維，現實與理性的爭鬥，既有的家業傳承，初級產業依然固著，限於既有的模式，使得養蠶產業，逐漸成為邊緣的生產活動。

相反的，專業化的養蠶生產區 - 東石，為何無法轉變為高層次的生產活動？或是轉變為其他的產業活動？是何種因素的侷限或固著？造成產業的無法變遷。因而從技術、文化層面來加以解析，技術的開拓在東石地區，有何困難性；技術，在文化思維上，有何的制約性存在。

## 一、技術

首先由養殖技術的取得來看，養蠶此一產業勞動，在東石地區已有近三百年的歷史，地區居民對既有技術的傳承與習得，早已自有一套辦法，不需再耗費時間與精力，另行取得與熟知，因而成為地區世代傳承的技術。那為何不願意再學習或開拓其他技術呢？只要擁有既有的技術，即可心滿意足呢？也許從地區的文化觀，區域的地理區位，可窺之一二。

對有學習意願或開發新技術的居民而言，其有管道、額外資本或時間來從事學習與開發的新技術嗎？若所有條件皆能備齊的話，則新的技術開發，也許能帶動東石地區成為另一產業的新天堂。但是新的技術，能否確定「適合」於東石地區，讓所有的居民接受嗎？若是可行，則對地區而言，將是可喜可賀之事，能夠脫胎換骨，擺脫邊陲命運。但是，通常不是如此，因為「不確定」的因素與風險，將會令人怯步，不敢嘗試，阻擋了新技術的開拓與迎入；然而能承擔風險的人，願意嘗試的人，將可佔得先機與獲取利潤，但是在地區的「文化意識形態」之下，又有幾人能夠跳脫其束縛。

但，各項條件的無法全備，又為何種因素的阻撓與侷限？就東石地區養殖勞動的時間而言，一天或是長期高達 12 小時的緊湊與高強度工作量，養殖者拖著疲累的身軀回到棲所休息，以備充足的體力，應付隔日的工作。為何其不能在回到家中，利用一天工作後的時間來思考與學習新的技術嗎？對大部分的養殖者來講，長期的高強度勞動之下，體力的負荷與需求是異於一般勞動者，隔日生產活動所需求的體力，令養殖者每日早早入眠（晚上 10 點不到），以求得到充分的休息，獲得足夠體力來從事生產活動。

再者，養殖者每日從事生產工作，或未有出海工作時，其依然沒有充

分時間或空間，來思考「技術」的突破嗎？在此，我們必須考量養殖者，從事養殖活動的各項「先前」勞動，剝蚵殼、串蚵條、綁蚵棚、巡視蚵棚，甚至膠筏的保養..等等，更需在沒有出海工作時，一一事先完成或處理，不然，養蚵的生產活動就不能再持續進行。

也許，「社會分工」的機制能把以上各項工作分擔，或令其成為養蚵產業中的另一項分工勞動？但是，在不易積累資本、相互競爭的養蚵勞動中，養殖者是否有足夠的資本，僱用工人分攤各項養蚵所必備的勞動。

再者，處於現今世代中，一項「技術」的開發，動輒需耗費無數的資源，才得以有機會被嘗試出來。回頭來看東石地區，做為不易積累資本的初級產業，不具備足夠的資源得以投入嘗試新技術的開拓。即使其有足夠資金，資本主義世界中的風險，亦將令其考慮不移，產生了「保守」心態。

但是若求助於權力體系的投入支援，則地區居民的政治力，是否可說服權力當局來加以協助與支援呢？以「鄉」的層級而言，養蚵產業的總家庭人數，在約萬人上下，能投入政治力者約為半數，可產生的震撼力應屬不小，但由近來的例子 - 「牡蠣淨化設施的開發與設立」<sup>153</sup>可知，資源爭取需藉由較大的組織力量，才得以實現，因而對於東石地區養蚵業者而言，相互彼此競爭且分布不一，想結合為一股組織力量，不是輕而易得之事。

故在既已熟練的技術，與面對新技術開拓後，資本主義社會充斥的風險、與不確定因素之下，能滿足與達到基本生理需求的產業勞動，在各種思維評估之後，卻反而成為地區居民一種「理性」下的自主選擇。

## 二、文化意識

長久以來何以此在地產業無明顯地變化呢？是已有的生產模式，讓居民們滿足！？亦或是傳統與既定文化意識的牽絆？導致地區產業無法變革，始終脫離不了對此產業的依賴。

現今，相較於發達的整體社會環境，略顯封閉的東石地區，在已有的訊息溝通與互助模式、社會人際網絡互動下，造就現有居民資產與資本，能得到相當程度的護衛，使其在面對資本主義與自然風險之際，減低其帶來的

---

<sup>153</sup> 透過「嘉義縣政府」向農委會漁業署提前申請補助經費。江俊亮，「台灣生蠔：五星級觀光飯店餐桌上的明日之星」，中央日報，2003年4月5日。

衝擊，進而產生了集體抵抗意識。長期之下，集體意識所產生的擴散效應，更加促使居民不易思變，安於接受與停留在產業勞動的固著。

然而若是投入其他產業或是居民外移，原先在地區已建立的人際網絡、個人資產或技術，將失去固有優勢，獨自面對不確定風險的侵擾。再者，就各層次技術的改變而言，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早已被熟習運用；在此地區，勞動者醉心於原本的養殖技術上，縮短生產過程與投入心力來獲取利潤的單向度思考，商業技術卻被認為是「難以」施展地商品鏈高層次生產。

在短淺視野與侷限眼光之下，居民只是一味從事養殖勞動，孰不知資本主義市場中，大量利潤的產出點，源自於商業的交易行為而非單純的勞動轉換，長期下來，將使得初級產業勞動更加固著。但是若知從商業交易出發，在面對社會價值集體性判斷制約時，實質上能否有突破性作為，在突破制約後，其又該從事何種的商業交易？這都是讓居民遲遲裹足不前的因素之一。

權力邊陲的偏遠地區、日益衰落的初級產業，在資本主義不斷擴展的輪替中，早已是常態而非稀有。無法翻轉與固著的初級產業，資本與技術，在移動之中牽引邊緣地區的衰亡。換句話說，商品競爭與不平等的交易關係，創造了核心地區的最大利潤與資本，卻將邊緣地區的產業與勞動者推向風險與沒落。

## 第五章 結論

在面對資本主義波濤洶湧的市場交易時，做為初級產業專業生產區的東石，出售初級的產品與勞務，賺取自身翻轉的所需資本。但是，處於「不平等交換」的機制中，專業養蚵的活動，是否註定其衰亡；在地文化的凝滯固著，是否代表它貧乏與老化。

長期的養蚵發展，居民在產業特性的侷限，物理生存因素的壓迫下，依靠理性的生產效率提昇，養殖規模的擴大，來提高自身資本的積累。卻在如此的情況下，無額外的時間來思考或學習，在既有的基礎上，開拓出更多「無形的技術」。讓地區依然停留在做為初級產業，出售低層級產品的一個專業養蚵生產區。

### 一、 邊緣化的地理區

「東石」，此地名源於明末清初（西元 1683-1722 年），大陸先民來台墾殖，而為表示對故土的眷念，故將其所拓殖的區域，取名為「東石」。位居嘉義縣的西端，西臨台灣海峽，北以北港溪與雲林縣的口湖鄉毗連，南臨布袋鎮，東接朴子市<sup>154</sup>，西側有一名為「外傘頂洲」的天然屏障，使得東石、布袋的沿岸海域成為一個內海。因地處朴子溪與北港溪的下游沿海區域之間，土地多為河流沖積而成的鹽土，且為一個不完整的平原區。所形成的地理環境侷限，致使農業的不興盛，與向海性的地緣發展牽引。

明鄭時期的無墾殖事實，至清朝攻取台灣後（西元 1684 年），將東石劃歸為諸羅縣所轄。日據時期（西元 1894 年-西元 1944 年），改名為「東石庄」，後來轄於台南州的「東石郡」，爾後無所變動。光復後，依台灣省省轄市組織暫行規程，東石下屬於台南縣，並改「庄」為「鄉」。1950 年的「縣

---

<sup>154</sup> 同註 28。

市地方自治時期」，東石鄉變為現今的嘉義縣所管轄，自彼至今，地區未因人口與社會的時代發展，與時俱進，使得地區停留在「低度發展」的層次上，在國家體系之中也只停留在「鄉」的層級。

東石自納入清朝的國家體系後，並未受到當時的統治權所重視，對於當時的地區未能有整體與完善的規劃建設；日據後期，卻也因日本的戰敗而未能建設成為一個擁有「現代化港口」的地區；光復之後，又因戰禍的牽連，地區發展退步與緩慢，呈現在「停滯」的狀態。

## 二、邊陲化的產業與建設

清朝之時，雖名為台灣的三大港之一，與大陸或是鄰近地區的貿易，絡繹不絕，但是地區卻未有得到政府完整規劃與建設安排。在日據時期，日人採以利用當地的「天然資源」或「地理環境」，來對於台灣經濟進行發展與開發，實行殖民經濟統治。雖至統治後期，有於當地投資與建設，用以發展初級的加工業，但也因兩地距離的相距，卻對東石地區居民為有產生實質的助益。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東石因兩地的斷絕往來、港口泥沙的淤積，使得原本興盛的貿易活動趨於沒落；又加上早先的地區開發與拓殖，讓區域內土地的所有權，大以底定；後輔以政府政策對養殖業的輔導與補助、地區二、三級產業發展的不足，就業機會的缺乏，使得居民逐漸轉趨向鄰近海域來從事發展活動。故，造成多元化發展減少與多樣性就業機會的缺乏，讓居民在天然環境、科技進步、已有技能的相配合之下，改為養殖的生產勞動，長期下來，東石地區養殖牡蠣的勞動，卻隱然成為此地區根深蒂固的初級產業。

然而公共建設的發展，與地區的發展性有著息息相關連。在日據時代，與農業發展有關的嘉南大圳興建卻未有達至東石；防風林的廣植，用以護衛作物，卻也因受限區域土質的關係，使得農業發展不盛，產值又低。對於地區的建設，也忽略了基礎的工程投入與規劃，甚至讓民生建設頗多，使得地區原有發展空間與潛力留下相當缺憾。

光復後對於東石地區的發展與規劃，卻也未納入都市計劃考量之中，使得地區因公共建設的缺乏，導致競爭力的不足與落後，不能吸引其他產業的進入投資，形成一個「結構性循環」發展。再看嘉義縣綜合發展計劃(1997)下的地區發展，卻因為未考量居民原有的生活型態與文化、自然生態環境的意識抬頭、居民能否進入規劃體系中就業，造成當地居民未能憑藉原有技能或資本進入此一資本體系當中，使其選擇了所謂的「認命」，這一「理性」的退縮<sup>155</sup>途徑。

對於教育資源的投入，日據時期雖建設了國語講習所，但是由於當時居民的家庭經濟狀況、文化上的差異，是為兩者間的一道鴻溝，使得日式教育發展，成效並非極為顯著，成為居民識字與學歷不普遍的因素。光復後，執政當局，依然投入大量的教育資源與心力，但對於居民而言，無法體認到經濟生產、社會競爭和知識訓練之間的關連所在，使得低學歷成為居民間普遍的現象，因而深陷於基層勞動的桎梏之中。相較的，教育做為一種長時期的公共資源投入，在此反而被居民視為不必要的資源浪費，讓其勞動行為與心智只限於單向思維，無力於自主改變或突破環境能力的提煉，己身限於產業結構制約中，而「突破」卻是遙不可期的契機。

一個地方固有的文化、地區生活思維、天然資源、產業活動，在國家對於地方未來發展的關心與提振上，若不能藉由居民的自主與生活意義的覺醒，尋找出地方發展歷史、特有文化、產業的勞動優勢，開拓居民的自我潛力，創造地方文化、產業的復興，使居民得以憑藉原有的技能，改變自身的經濟，跳脫低層次的侷限，讓居民進入資本體系，達到有翻轉自身的機會。

### 三、 產業的在地特徵

在優越的天然環境中、國家公共建設的不足、其他層級產業的低度發展、居民固著與單向的文化思維，多重因素的相互配合與形塑下，造就東石地區成為養蚵的專業生產區。

---

<sup>155</sup> 同註 101。

然在東石養蚵的勞動世界中，該地又呈現出什麼樣的景象？有何特殊的在地養蚵勞動呢？社會網絡又是如何的運行與架構？

養殖者的勞動生活，其勞動時間依照 - 潮水（視陰曆）而定（非資本主義社會中正常的勞動時間「朝九晚五」），搭配著牡蠣生長過程，安排自身每日的勞動作息。從凌晨一兩點出門工作（有時候），由月亮高掛天際，至再度升起之時，到晚上七八點回到家休息，從事高強度與高工作量的養殖勞動。其養殖勞動又可分為綁棚、整理蚵殼與捌蚵殼、串蚵條、採苗、育苗與巡視、爾後的採蚵與剖蚵等不同時期工作。因而在此超長、緊湊的勞動工時與高強度的工作量下，養殖者無法到達法定的退休年齡，才辦理退休申請，通常在五十歲至六十歲之間，或是更早的年紀，即由養殖勞動上退居幕後，然而個人退休後，卻也因過大的年紀、或己身技能..等因素的侷限，無法再進入正式的就業部門。

因而在養殖者己身，在其還有能力從事勞動工作之時，也許不需動用政府部門的社會福利措施，或各式的救助方式，但當本身無法再真正勞動之時、子女擔負照養工作，社會福利措施不彰之時，則又否成為社會問題的一大隱憂。

封閉的地理環境，低學歷的居民，形成以人情式的溝通與訊息傳接方式，來達到保有與維護個人的資產，並引領出彼此間的額外「兼職」機會，讓養殖者於一年收成勞動的完畢後，得以持續擁有勞動工作機會；使得居民無蚵仔收成之時，依然有賺取生活的基本開銷費用。

隨著時代的變遷與產業的分工，養蚵產業細分出許多體系內的勞動分工，與產業外的技術、商品奧援機制，成為一個嚴密的商品鏈關係。產業內的勞動分工有：當地的販（盤）商、浸水業者、車運工、蚵工、製作膠筏業者與替人製作/網綁膠筏的技師、製冰廠、修理與維護機械的技師等；與產業外的商品勞動相互支援，如竹商、塑膠商（又分保力龍塊/箱與塑膠繩業

者、藍子、) 科技產品的提供者(如引擎、升吊機、蚵仔清洗機) 貨運公司、當地零售物品供給者等，成為養蚵產業再生產所必備的基本生產用品物。

產業體系中所形塑出的當地販(盤)商，讓東石地區的一級產品透過「商品價格鏈」機制，出售到資本主義的消費世界，使得在地蚵仔(產品)轉換為資本主義體系中的消費商品，承擔資本市場體系中所帶來的各種風險，賺取資本主義交易市場中的利潤，營造出養殖業者利潤與再生產動力的來源，讓其自身成為當地產業分下特有的中間群體。

藉由「價格鏈」機制所營造出的「剩餘利潤」，均分於產業分工下的各個勞動階層，東石地區的養殖者，因面臨外部的競爭壓力，如國際進口的生蠔、國內其他養殖區的商品競爭；當地區域內部的養殖者相互競爭，使得養殖業者在價格上成為「被動接受」的群體。相反的價格或資本損失，來自各個層面，有如清洗過程的漏失、人為的偷竊行為(海上與蚵工的偷取) 冠冕堂皇的風險分攤下，盤商要求的「減斤數」(減讓) 天然災害的侵襲，如季節性的天候變化，促使牡蠣肥瘦不一，或颱風肆虐下的大額損失、蚵螺之敵害。兩相對照後的「最低生存餘額」，加以居民的文化思維，使其有「故啦作，就有趁探(賺)」，並不因環境因素或外在條件的改變，認為自身無法生存，若有此情形的產生，也只是本身的「無故啦」。

浸水業大量抽取地下水來進行牡蠣浸水的過程，使得養殖者能夠解決海域中淡水不足之時的浸水作業，讓整個產業在淡水不足之時，得以維持「再生產」狀態。然而，在國家論述與媒體報導之下，大量抽取地下水的後遺症 - 地層的下陷，直接衝擊著當地的居住環境、自然生態環境，使其成為國土破壞的萬惡之首；相反的，當抽取地下水一事，被國家意識所禁止之時，間接所帶來的產業衝擊，將對當地養殖者的生計、產業的生產過程，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壓迫。

辛苦後的資本積累，代表了地區個人資本的來源與再資累情形。在養

殖業者不願、無法得知訊息、或在地價值思維的判斷下，國家資源的投入與運用，無法正確的被了解與體認。並在時代的變遷與技術的進步下，養殖者擴大資本積累規模與速度的作法，購置了相關的生產工具與器物，輔以勞動過程的減少或降低勞動量，擴大牡蠣的養殖量，再配合家庭生活的儉約，使個人有較為快速與豐碩的資本積累，卻不知商業的交易行為，才是大量資本的重要來源。

再者地區個人資本的運用，闡釋著地區社會文化的思維、地區生活的建構情形。資本在此地，最常被運用到的出口，在於地區宗教信仰之下，慶典與獻祭的過程花費，成為現代社會人際交流的場域和方式一、人力資本的投入，成為父母的寄望與面子相較的問題、生活空間與器物的改善，逐漸成為此地社會價值斷定的標準，用來對抗外在環境變遷，區域集體的理性退縮與自我防衛意識型態。

#### 四、問題：社會體制？產業特性？地區思維？

權力邊陲的偏遠地區、日益衰落的初級產業，在資本主義不斷擴展的輪替中，早已是常態而非稀有。華勒斯坦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理論已有指出，在國家化與全球化的歷史變動中，區域間生產關係的演變，才是推動資本主義不斷前進的動力。藉著強化區域分工與商品鏈的銜接，國家內部複雜商業網絡塑造了資本主義的動態市場。

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發展中，有其必然的趨勢。在地產業勞動的專門化分工後，在地區間出現不同的勞動控制形式和不同的分層模式，其間的相互運作與互動，對「國家」權力體系，產生了不同層度的影響。

資本體系中的商品化過程，不足以單一形式而支撐整個流程的。商品的生產過程由商品鏈各種商品交相互補運用，所生產或開發出來的。東石地區的養蚵產業，由在地的養殖勞動，搭配其他商品的開發與運用，使得養殖勞動愈趨簡易與集中。但在商品鏈的「交換過程」之中，由於商品價格的「不平等」機制，使得邊陲地區「資本」流向核心地區。

邊陲地區居民在面對時代的變遷，與環境的改變與衝擊之時，其所投入最大的資源與資本在於勞動過程的改變與科技產品運用於縮減勞動量。產業的勞動過程中或相關專業分工活動，所使用的機具或商品，因核心地區「技術」的掌握與開發，昂貴的「現代化」商品與低層級的初級商品，在「不平等的交換」過程下，邊緣地區不易積累的「資本」，一時大量的流向核心地區，使得資本更加集中於核心地區，讓核心地區得以有足夠資本或資源再投入技術的開發與研究，做為生產初級商品的東石區域，每日出售初級的生產品 - 蚵仔，在因產品（商品）層級的不同、販售價值（格）的不相等，在不平等的交換關係，進而造成低度發展地區的低度發展。

在越來越多的區域被納入資本主義體系中，彼此間的生產關係也趨向於高度階層化，高度密集的生產品集中化，成為資本與技術密集的製造業，然後技術就成為資本累積的核心要件，至此，中心與邊陲地區的發展更趨向兩極化。

做為權力的體現，國家機構能夠以各種具體的政策，介入資本主義市場的運作，帶來各式複雜的經濟活動。成為核心地區者運用其獲取道的資源與優勢來影響國家機構，使得國家權力制定相關法令與規章、或是任何的措施行為，讓其在這些保護措施或法令規章下，更能「吸納」邊緣地區的資本，造成核心與邊陲的差距更加擴大化。

處於經濟生產活動邊緣位置 如本論文的研究區域東石者，勞力密集的初級產業遭逢困境有其結構上的必然，「初級」自有其在地屬性，商品競爭與不平等的交易創造核心地區的最大利潤，卻將邊緣地區的產業與勞動者推向風險與沒落。權力，隱於無形的制度；資本，在移動之中牽引邊緣地區的衰亡。

在面對各種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風險的同時，東石地區的敬神歡宴依舊輪替上演，循著固定的時節鑼鼓齊鳴、酬天謝地。資本主義世界的競爭，只被

視為「外在」環境的不可抗拒之力，而非必須立即因應的重大挑戰。「理性化」的牡蠣生產程序提高效率，卻可能不敵極速躍進的跨國競爭。或許，單面向的思維，正是僵化封閉的在地社會文化。

當本文研究區域 - 東石，居民思維在地區文化的侷限，無法開拓出更為開闊與廣大的視野時，做為改變契機的教育資源投入，卻也在生存因素的壓迫之下，而被視為是一種不必要的浪費，在如此因素下，當國家意識型態要有所介入時，應是從居民的「最低生存保障」為根本考量，再進一步藉由社會福利體系使其更為鞏固，讓個人基本生存不於匱乏後，能促使地區進行「集體改造」。因而當停滯與貧窮在邊緣地區揮之不去時，以邊緣地區為主要取向的研究議題，也需要更多的關注。

# 參考書目

## 一、 書籍

- 丁庭宇、馬康莊 主編。《台灣社會變遷的經驗 - 一個新興的工業社會》。台北：巨流，1986 年。
- 中國教育學會、國立中正大學成人教育中心 主編。《文化變遷與教育發展》。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成人教育中心，1993 年 6 月。
- 安德烈·科斯托蘭尼 著、唐岫 譯。《一個投機者的告白》。台北：商智文化，2002 年 4 月。
- 哈里·布雷弗曼 著、谷風出版社編輯部 譯。《勞動與壟斷資本》。台北：谷風出版社，1988 年 8 月。
- 佛洛伊德 著、揚庸一 譯。《圖騰與禁忌》。台北：志文出版社，1991 年 6 月。
- 湯林森 著、馮建三 譯。《文化帝國主義》。台北：時報文化，1994 年。
- 華勒斯坦 著、郭方、劉新城、張文剛 譯。《近代世界體系（第一卷）》。台北：桂冠圖書，1998 年 2 月。
- 華勒斯坦 著、丁浩金、路愛國 譯。《歷史資本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年 6 月。
- 懷德海 著、吳志宏 譯。《教育的目的》。台北：桂冠，1994 年 9 月。

## 二、 期刊

- 丁澈士。「屏東平原地層下陷問題之探討」，《看守台灣》第 2 卷第 2 期，2000 年 4 月 6 日，頁 123-125。
- 王文斌。「牡蠣養殖」，《中國畜牧雜誌》第 5 卷第 20 期，1973 年 2 月，頁 24-27。
- 世征。「牡蠣深水式養殖成功」，《今日經濟》第 183 卷，1982 年 11 月，頁 39-44。
- 李宗霖、莊美英。「茄萣海域牡蠣養殖研究」，《漁業推廣工作專刊》第 10 卷，1993 年 6 月，頁 5-12。
- 周良勳、沈向白。「嘉義沿海地區地層下陷之量測調查研究」，《嘉義農專學報》第 46 卷，1996 年 7 月，頁 87-100。
- 林志遠。「試論華勒斯坦其世界體系理論的方法與內涵」，《社會研究》第 1 卷，1989

- 年 1 月。
- 吳錦明。「檢討嘉義縣試辦牡蠣共同運銷業務得失」。《漁友》。第 45 卷，1981 年 9 月，頁 29-31。
- 柯志明訪問華勒斯坦。「資本主義社會體系與社會主義」。《當代》。第四期，1986 年 8 月，頁 98-120。
- 柯依栖。「運輸部門與總體經濟成長之關聯研究」。《運輸計劃季刊》。第 15 卷第 4 期，1986 年，頁 519-534。
- 建邦。「如何養蚵」。《今日經濟》。第 169 卷，1981 年 7 月，頁 37-39。
- 胡克威。「世界體系理論初探 - 學術傳承與基本論點」。《思與言》。第 21 卷第 6 期，1984 年 3 月。
- 胡興華。「台灣海洋養殖的先驅 - 牡蠣 (上)」。《漁業文化》。第 106 卷，1995 年 7 月，頁 33-37。
- - -。「台灣海洋養殖的先驅 - 牡蠣 (中)」。《漁業文化》。第 107 卷，1995 年 8 月，頁 35-44。
- - -。「台灣海洋養殖的先驅 - 牡蠣 (下)」。《漁業文化》。第 108 卷，1995 年 9 月，頁 34-44。
- 韋煙灶。「新竹平原沿海地區生態環境的變遷與居民維生方式的轉變」。《師大地理研究報告》。台北：第 29 期，1998 年 11 月，頁 63-96。
- 洪楚璋、蔡敬弘。「台灣西部近岸海域重金屬之研究」。《中華民國環境保護學會》。第 14 卷第 2 期，1991 年，頁 11-34。
- 翁徐得。「地方產業與地方振興」。《台灣手工業》。第 55 期，1995 年 7 月，頁 10-15。
- 郭仁杰、陳鴻議、何雲達。「牡蠣養殖隻生產經濟分析」。《水產研究》。第 6 卷第 1 期，1998 年，頁 55-70。
- 陳月雲、郭金水。「台灣土地政策與農業發展關係淺探」。《傳習》。第 8 卷，頁 243-247。
- 陳世欽。「東石養殖牡蠣著苗減少原因調查報告」。《漁牧科學》。第 3 卷第 1 期，1975 年 6 月，頁 68-71。
- 陳志芳。「屏東大鵬灣地層下陷監測研究」。《港灣報導》。第 50 卷，1999 年 10 月，頁 37-48。
- 陳君如。「台灣養殖漁業發展沿革」。《中國水產月刊》。第 569 期，2000 年 5 月，頁 13-30。

- 陳清春。「台灣牡蠣養殖之經濟分析」。《臺灣土地金融季刊》第 15 卷第 2 期，1978 年 6 月，頁 81-102。
- 陳聰松。「牡蠣產銷現況與改進措施（上）」。*豐年*。第 35 卷第 1 期，1985 年 1 月 1 日，頁 24-26。
- 許嘉猷。「世界分工與國家發展 - 世界體系理論的評介」。《思與言》第 20 卷第 1 期，1982 年 5 月。
- 連婉淳、賴宗裕。「公共設施投資與都市經濟產業發展關係之探討」。《人與地》第 211 期，2001 年 7 月，頁 13-23。
- 曾文陽。「淺海養殖 - 牡蠣」。《中國畜牧雜誌》第 7 期第 2 卷，1975 年 2 月，頁 17-33。
- 馮正民、楊靜音。「台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紅線對沿線地區發展之研究」。《運輸計劃季刊》第 18 卷第 3 期，1989 年，頁 349-368。
- 馮正民、周享民。「道路建設對地區產業級人口之衝擊研究」。《運輸季刊》第 20 卷第 13 期，1991 年 6 月，頁 79-93。
- 黃政賢。「台灣『淺海養殖業-牡蠣』之現況與問題」。《產業經濟》第 67 卷，1987 年 6 月，頁 30-35。
- 曾鈞懋、魏慶琳、毛鵬程。「香山養殖牡蠣重金屬含量和生長環境之關係」。《臺灣海洋大學學刊》第 31 卷，1993 年 9 月，頁 101 頁 101-116。
- 翟本瑞。「家庭文化資本對學校教育影響之研究：以農業縣山區小學為例」。《嘉義：教育與社會研究》第四期，2002 年 7 月，頁 181-195。
- 劉莉蓮、宋克義、陳章波。「台灣牡蠣養殖改進的可能方法」。《中國水產月刊》第 472 期，1992 年 4 月，頁 5-8。
- 賴裡耀。「雲林沿海地區地下水位變化與地層下陷之關係」。《港灣報導》第 27 卷，1994 年 1 月，頁 13-17。

### 三、 博碩士論文

- 方孝鼎。《台灣底層階級研究：以台中市遊民、拾荒者、原住民勞工、外籍勞工為例》。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所博士論文，2002 年 7 月。
- 王素梅。《屏東縣產業結構變遷與產業連鎖分析》。國立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所碩士論文，1988 年。

柯程枋。非正式經濟之部分工時勞動者—嘉義東石漁村隻個案研究。嘉義中正大學勞工所碩士論文，1998年7月。

徐宜囊。財政支出對經濟成長之影響的研究台灣之實證經驗。國立政治大學財政所碩士論文，1996年。

曾繡吟。玉井鄉芒果產業之地理研究—專業生產區的形成與運作機制。台北：國立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1997年。

#### 四、政府出版品

東石郡役所 編。東石郡要覽（一）。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3月。

- - -。東石郡要覽（四）。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3月。

賴子清、賴明初 等纂修。台灣省嘉義縣志（二）嘉義縣政府：成文出版社，1977年3月。

- - -。台灣省嘉義縣志（三）嘉義縣政府：成文出版社，1977年3月。

- - -。台灣省嘉義縣志（四）（經濟志）嘉義縣政府，成文出版社，1977年3月。

嘉義縣政府。嘉義縣綜合發展計劃-鄉鎮發展綱要計劃（三）<<新港鄉、六腳鄉、東石鄉>>。嘉義縣政府出版，1997年7月。

- - -。嘉義縣統計要覽（第二十九期）嘉義縣政府，1979年。

- - -。嘉義縣統計要覽（第三十七期）嘉義縣政府，1987年。

- - -。嘉義縣統計要覽（第四十七期）嘉義縣政府，1997年。

- - -。嘉義縣統計要覽（第五十期）嘉義縣政府，2000年。

#### 五、網路資料

大紀元，鰲鼓溼地興築軍事遊樂園 鳥會反對，

(<http://www.epochtimes.com/b5/2/7/15/n202487.htm>)，2002年07月15日。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台灣沿海濕地資源簡介，

(<http://bird.org.tw/report/wetland/wetlnd11.html>)。

東石鄉公所，東石源起，(<http://www.tungshih.cyhg.gov.tw/>)。

魯永明，雲林縣水資源不足 地下水又超抽嚴重 慎防地層下陷 人工湖取代封井，

( [http://www.water.tku.edu.tw/sub91/frames/act\\_news/act\\_news\\_020829.htm](http://www.water.tku.edu.tw/sub91/frames/act_news/act_news_020829.htm) )  
， 90 年 08 月 22 日。

營建署區域計劃地理資訊查詢系統，第六章 生活圈與聚落發展，

( [http://gis4.cpami.gov.tw/CPIS/cprpts/chiayi\\_county/total/txt%5Ct6-1.htm](http://gis4.cpami.gov.tw/CPIS/cprpts/chiayi_county/total/txt%5Ct6-1.htm) )，

張朝欣、牡蠣污染遲未解決 三百餘台西蚵農 群起抗爭，

( [http://www.taiwanwatch.org.tw/env\\_news/200103/90030401.htm](http://www.taiwanwatch.org.tw/env_news/200103/90030401.htm) )，中時晚報，2001 年 03 月 04 日。

漁業資訊服務網，漁業統計年報 91 年版，

( <http://www.fa.gov.tw/tfb7/2002c/08cc.htm> )，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這絕對是合理的懷疑-香山牡蠣污染事件，

( <http://life.nthu.edu.tw/~labtcs/ls2143/Green.htm> )，

嘉義縣綜合發展計劃，東石鄉綱要計劃 第六題課題與對策，

( [http://gis4.cpami.gov.tw/CPIS/cprpts/chiayi\\_county/county/dongshi/txt/sec6.htm](http://gis4.cpami.gov.tw/CPIS/cprpts/chiayi_county/county/dongshi/txt/sec6.htm) )，

蔡長庚，李雅景招手 拜耳擔心梧棲經驗，

( [http://www.gcaa.org.tw/env\\_news/199712/86122306.htm](http://www.gcaa.org.tw/env_news/199712/86122306.htm) )，1997 年 12 月 23 日。

聯合新聞網，我們的島 - 溼地新生，

( <http://archive.udn.com/2003/1/27/NEWS/TRAVEL/TRA4/1174864.shtml> )，  
2003 年 01 月 17 日。

## 六、報章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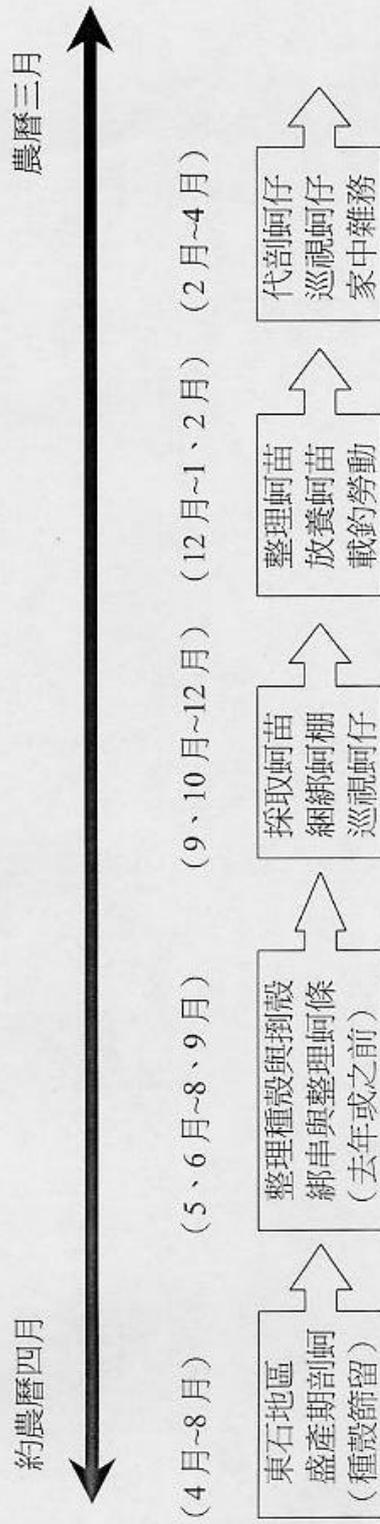
江俊亮。「台灣生蠔：五星級觀光飯店餐桌上的明日之星」。*中央日報* 2003 年 4 月 5 日。

曹以會。「英學術期刊披露台灣牡蠣致癌風險為美國標準 500 倍」。*中時晚報* 2001 年 1 月 09 日。

- - -。「香山、金馬牡蠣污染嚴重」。*中時晚報*。2001 年 1 月 09 日。

地方新聞新記者。「牡蠣污染報告 重創交易價量」。*聯合報*。2001 年 1 月 1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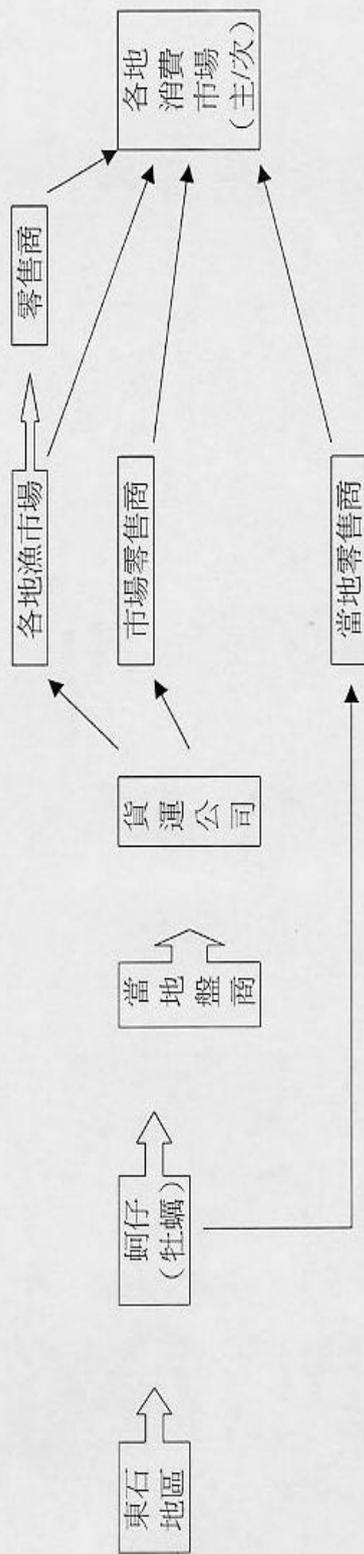
附錄 (一)：東石蚵仔生產過程



註：養蚵的生產活動非如圖示固定不動，會依照養殖者的工作時間而有所變動，提前或是延後。

筆者製作

附錄 (二)：東石蚵仔銷售過程



筆者製作